

陳慶浩博士·王秋桂博士 主編

三續金瓶梅(上)／清·訥音居士 編輯

思無邪滙寶 叁拾肆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三續金瓶梅](上)

／清・訥音居士　編輯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
成易圖書有限公司　編輯製作

明清豔情小說叢書

《思無邪滙寶》總序

很多中國古籍，因戰亂、政治或其他原因，再加上自然的淘汰，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其中尤以被視爲俗文學的小說、戲劇、唱本等，流失最多。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公私藏書亦鮮蒐集，且在元明清三代，屢遭禁止，毀版焚書，時有所聞。在各類書中，豔情小說，受害最烈。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社會輿論、各階層的社會組織，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但另一方面，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地下流行。不過，在強力壓制下，很多書籍都消失了；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印刷極不講究，錯漏甚多。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卻又質量太差，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眞面目，也難於作爲研究的對象。

好在自本世紀以來，西方文學思想東漸，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值，蒐集資料，編寫書目，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豔情小說作爲小說資料，漸漸被發現、介紹。另一方面，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因早年流傳到海外，獲得保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俗文學書籍，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但無論是在海內外，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因此，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

叢書總序

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閱讀條件亦差，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去域外讀這些書。前輩學人如鄭振鐸、孫楷第、王重民、劉修業、王古魯等，當代學人如李田意、柳存仁、吳曉鈴、馬幼垣、胡萬川諸位，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深知其間艱苦，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匯爲一編，影印出版，供研究者使用。而身在國外，需覓國內合作者。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石昌渝兩位合作，編纂《古本小說叢刊》，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然限於出版環境，豔情小說未能廁身其中。因此，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是必要的。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且以保存未精，常有缺文殘頁；且不少書文字已漶漫，即原書亦不易辨識，影印自難卒讀；若干書版本繁多，亦勢難全部印行。故當務之急，乃出校刊排印本；或據別本校勘，務求通讀；有不同版本者，又需一一校勘，作出定本，方能爲研究者使用。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值而清晰者影印。

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採用版本超過百種，另又收若干附錄。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俄羅斯、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其中如全本《姑妄言》、《海陵佚史》及《龍陽逸史》等，皆爲首次面世者。《海陵佚史》爲《醒世恆言》第二十三回〈金海陵縱慾亡身〉的前身，而比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主要是豔情描寫部分，這對我們了解《三言》的來歷大有幫助。《姑妄言》爲雍正庚戌序抄本，長達百萬言，是繼《金瓶梅》後的一部豔情巨著。此書未見記錄，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刊本《僧尼孽海》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肉蒲團》爲常見之書，然流行者多爲日本刊本或此刊本

之排印本；偶有用清刊本者，亦未經詳細校勘。本叢書所收之《肉蒲團》，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又收各種插圖達百幅。各書之出版說明，既述故事梗概，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亦加簡述。此叢書所收諸書中，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不超過三分之一。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清豔情小說的書，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但只採用一般坊本，整理粗糙，又隨意刪削，可稱劣本。禁錮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清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況，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

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有長篇，亦有中篇、短篇。這批資料爲我們展示了明清豔情小說的全景，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已漸衰落。明初瞿佑的《剪燈新話》，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可視爲文言小說的中興。以後一直要待到《聊齋誌異》問世，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但有一個過去少爲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嬌紅記》、《鍾情麗集》、《天緣奇遇》、《花神三妙傳》、《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這批作品大多爲言情之作，亦有豔情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時代早的作品，文體較純；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此類文言中篇，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在我們這套書中，也是有跡象可尋的。明清小說研究上常有繁本簡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

來處理這個問題，認爲簡本在前繁本在後。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三遂平妖傳》擴充爲四十回本的《新平妖傳》。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說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豔情小說同一部小說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爲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沒有例外。這或可成爲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說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其原因並不複雜，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說時，爲了爭奪市場，或以降低售價，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刪節者爲求省時省力，不會另外寫一本書，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要不是和繁本比較，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也有些甚不用心，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又明清白話小說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豔情小說更甚，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觀其流變，對了解各書之形成，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值，也是有幫助的。

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明清小說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豔情小說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性心理等，爲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有人還注意到道家和佛家的有關作品，但對明清豔情小說中之資料所知無多。本叢書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

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展現了明清兩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動。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比較西洋豔情小說，中國小說起源早，類型多，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日本的豔情小說，則是從翻譯到模仿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本叢書的出版，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亦爲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豔情小說或被稱爲風流小說、猥褻小說、穢褻小說、淫蕩小說等，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敍寫性愛或以敍寫性愛爲重點之一的小說。《天緣奇遇》、《三妙傳》等文言中篇，《空空幻》、《都是幻》等白話小說，皆以敍寫男歡女愛爲主，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故不選入本叢書中。有些書如《三續金瓶梅》、《梧桐影》等，雖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寫，然前者爲《金瓶梅》續書，屬《金瓶梅》系列之一；後者爲《肉蒲團》仿作，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故亦收入。《情海緣》、《歡喜緣》兩書，雖爲民國時期所編，但因雜抄自明清豔情小說，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爲附錄，此類資料不多，但亦有參考價值。

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五、六十年代，高羅佩就已寫出《中國古代房內考》及《秘戲圖考》兩書。隨著社會開放，性禁忌被打破，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有些豔情小說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金瓶梅》、《肉蒲團》、《繡榻野史》等，皆有多種外文譯本。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本叢書的編輯顧問，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都是出色當行。雷威安的法譯全

本《金瓶梅》，韓南的英譯《肉蒲團》都得到漢學界的讚許。但因爲中國豔情小說資料未經全面整理，不論是翻譯還是研究，都只是使用有限的資料。缺乏好的校勘本，自然不能希望有完好的翻譯本；缺乏全面的資料，亦難苛求出現原創性的論文。這套書將過去被禁毀最慘烈、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明清豔情小說，鉅細靡遺，盡數收集，經過校勘整理，匯爲一編，這是研究明清豔情小說的堅實基礎。明清豔情小說之欣賞、翻譯和研究都可開始了，我們期待著高水準的翻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

陳慶浩

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台北

《思無邪滙寶》編輯凡例

一、版本　廣收現存各種版本，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比較其價值，並以最初或最優版本爲底本。

二、文字一般按底本錄入；底本有誤時據別本校改者皆出校記。底本不誤而別本文字可供參考者亦酌量錄入校記。

三、俗體字、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一般依正體錄入；可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一交代。

四、本叢書一律以「。」號斷句，原書各種符號皆取消。句讀基本依原書；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不一一說明。原書無句讀者補入。

五、校勘符號：

(1)原書誤字誤詞應改正者，於該字或該詞後用（　）標示。

(2)原書文字衍出應刪去者，用〈　〉標出。

(3)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　〕標出。

(4)原書文字漶漫者逐字以□號標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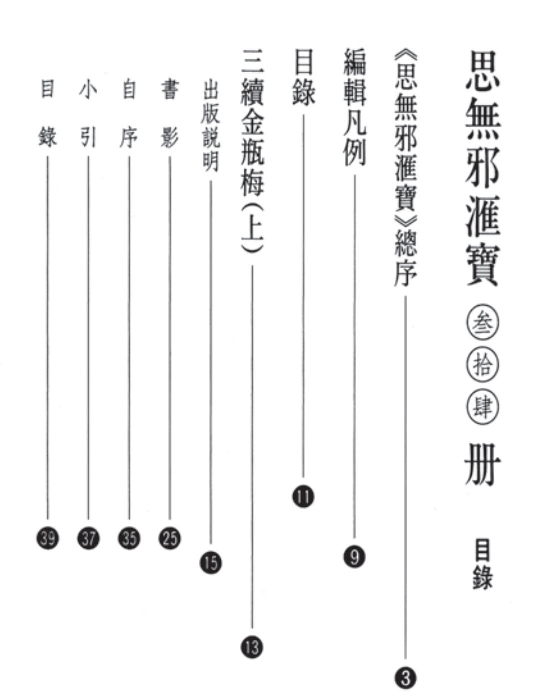
(5)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號標出；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

六、書影　所用各版本之扉頁、所有插圖、首回首頁、印記及其他有助了解版本特徵者皆

收；序跋則依其重要性收錄，或全收，或只收首末頁。

七、各書皆有出版說明，述故事梗概，介紹作者資料，記版本情況及校勘有關事項。

八、附錄　各書後人序跋及有助於了解該書之資料，皆酌量附錄入書中供參考。



思無邪滙寶 叁拾肆 册 目錄

思無邪滙寶 ㊂㊉㊃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三續金瓶梅」(上)

清・訥音居士 編輯

《三續金瓶梅》出版說明

《三續金瓶梅》八卷，卷五回，共四十回。訥音居士編輯。有孤抄本，原爲馬廉舊藏，現存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大學出版社有影印本。

作者訥音居士無考。其〈自序〉云：「余本武夫，性好窮研書理，不過倚山立柱，宿海通河。因不惜苦心，大費經營，暑往寒來，方乃告成，爲觀者哂之。寫一軸虎頭蛇尾圖畫，以嘲一笑云爾。」此書〈小引〉，亦以作者身分言著書之由，並謂：「余雖無才，粗知筆墨，不過止於至善，非敢妄談。故竭力搜求，效而續之。」〈小引〉末署「時在道光元年歲次辛巳孟夏穀旦滕（謄）錄　務本堂主人識」。「務本堂主人」名下，有「訥音居士」章，是知務本堂主人，即訥音居士。務本堂主人無考。清中葉有兩務本堂，一在杭州，專印彈詞，見著錄者有《新譜雙玉燕》（嘉慶五年，一八〇〇），《繡像六美圖》（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和《繡像九龍陣》，前兩種署「武林務本堂」，後一種署「武林顧氏務本堂」。另一務本堂似專刊小說，目前所存該坊所刻小說署日期者，最早是《駐春園小史》六卷二十四回，刊於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最遲的是《南北宋傳》一百回，刻於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在《續金瓶梅》出版說明中，我們指出務本堂本《續金瓶梅》大概刊刻於乾隆末嘉慶初。務本堂本《征西說唐三傳》（刊於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和《說岳全傳》（刊於同治九年，一八七〇）都署「上洋」。上洋指松江，在今日上海，是可知此務本堂所在。未知其主人，與《三續金瓶梅》作者有關否？

早在《金瓶梅》刊本還沒問世前，即有續書《玉嬌麗（李）》。謝肇淛（一五六七—一六二四）寫於萬曆四十五、六（一六一六—一六一七）年間的〈《金瓶梅》跋〉已曾言及。萬曆四十八年（一六二〇）左右，沈德符（一五七八—一六四二）從丘志充（?—一六三二）處借讀《玉嬌李》，並於所著《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五〈金瓶梅〉條對此書作了比較詳細的介紹。署泰昌元年（一六二〇）張無咎《天許齋批點北宋三遂平妖傳・敍》謂：「……他如《玉嬌麗》、《金瓶梅》，如慧婢學夫人，只會記日用帳簿，全不曾學得處分家政；效《水滸》而窮者也。」得月樓本《平妖傳・序》（署「張無咎述」）則謂「……他如《玉嬌麗》、《金瓶梅》，另闢幽蹊，曲中奏雅。然一方之言，一家之政，可謂奇書，無當巨覽，其《水滸》之亞乎！」則此時《玉嬌麗》仍在人間，自不待言。但明亡後此書佚失。丁耀亢於順治十七年（一六六〇）作《續金瓶梅》，即未提及此書。《續金瓶梅》面世後，有人就將它和《玉嬌麗》混爲一談了。《續金瓶梅》被康熙明令焚毀。大概康熙後，出現了四橋居士序本《新鐫古本批評三世報隔簾花影》四十八回。四橋居士〈序〉謂：「《金瓶梅》一書，雖係空言，但觀西門平生所爲，淫蕩無節，蠻橫已極，宜乎及身即受慘變，乃享厚福以終。至其報復，亦不過妻散財亡，家門冷落而止。似乎天道悠遠，所報不足以蔽其辜。此《隔簾花影》四十八卷所以繼正續兩編而作也。至於西門易爲南宮，月娘易爲雲娘，孝哥易爲慧哥，其餘一切人等，名目俱更，俾閱者驚其筆端變幻，波瀾綺麗，幾曾識其所自始。」此處直謂《隔簾花影》爲《續金瓶梅》後另一續《金瓶梅》書，其實除了更易人名外，只是《續金瓶梅》的刪削本。訥音居士相信四橋居士序，以《隔簾花影》爲「繼正續兩編」之作，故名其所寫之書爲《三續金瓶梅》。〈自序〉言及他寫《三續金瓶梅》是因：

「但看《三世報》，雖係續作，因過猶不及，渺渺冥冥。查西門慶，雖有武植等人命幾案，其惡在潘金蓮、王婆、陳敬濟、苗青四人，罪而當誅。看西門慶、春梅，不過淫慾過度，利心太重，若至挖眼、下油鍋，三世之報，人皆以錯就錯，不肯改惡從善，故又引回數人，假捏金字、屏字、瓶字，幻造一事。雖爲風影之談，不必分明理弊功效，續一部艷異之篇，名《三續金瓶梅》，又曰《小補奇酸誌》，共四十回，補其不足，論其有餘。」訥音居士不滿意《隔廉花影》對西門慶、春梅之處理，因此〈小引〉說要「法前文筆意，反講快樂之事，令其事事如意」云云。第一回首又謂：「掀簾看花，夢解三世報，返本還元，演一部《三續》的故事。正是：《紅樓》五續甚清新，只爲時人讚妙文。余今亦較學三續，無非傀儡假中眞。」其續書之意圖，亦甚清楚。

據訥音居士〈自序〉，《三續金瓶梅》又名《小補奇酸誌》，謂此書寫「如何因果報應，釀成奇酸」云云。似乎此書又與清代名劇作家李斗（一七五〇—一八一七）的傳奇《奇酸記》不無關係。《奇酸記》成於嘉慶年間，演《金瓶梅》故事，曲白多用《金瓶梅》中的口語，而故事情節則不盡相同。此劇四折，折六齣，共二十四齣。第一折〈梵僧現世修靈藥〉，第二折〈內相呈身啓秘圖〉，第三折〈邪尼種子授奇方〉，第四折〈禪師下山修孽業〉。《三續金瓶梅・自序》謂其書「自幻字起，空字結」，正與此相合。或訥音居士自《奇酸記》得啓發，故名之爲《小補奇酸誌》，亦未可知。

《三續金瓶梅》只存孤本，素白紙抄。首〈自序〉，言著書之由，主要指出不滿意《隔簾花影》之續書態度，其主要論點，如上所引。尾署「訥音居士題」。「自序」兩字下有「平妖堂」陽文長方形楷字章，「不登大雅文庫」陽文方形篆字章，及「國立北京大學藏書」陽文方形篆字

章。前兩者爲馬廉藏書章。接下〈小引〉，再言及續書之故，則自《金瓶梅》立論，謂「金、瓶之事，敍至八十七回之多，獨梅花只作得十三回，似有如無。可知作者神疲意懶，草草了結，大殺風景」云云。則知續書者非惟爲翻《隔簾花影》之案，亦補《金瓶梅》不足處也。乃「法前文筆意，反講快樂之事，令其事事如意，爲財色說法。一可悅人耳目，引領細觀；再看財色，始終是眞是假，因果報應，一絲不漏，可不愼乎。世人多被財色所惑，貪嗔迷戀，果不迂乎。若能於錦繡場中回首，打破迷關，修心種德，改邪歸正，雖不能超凡，亦可保身，豈不快哉。」〈小引〉後爲目錄，四十回，不分卷。回目皆七言聯。接下正文，半葉十行，行十七字。首回首葉首行作「三續金瓶梅卷之一」，下題「訥音居士編輯」。次行低一格爲回次，第三行頂格起抄回目。接下回首詩。按此書除首回外，回前詩文皆不錄，例於回目後另行書明「閒詩不錄」或「荒言莫敍」，未知原書即如此，抑爲抄錄者躲懶所致？所謂閒詩，大概是抄現成的詩；所謂荒言，大概抄已有的小故事或議論以入正文。此種「閒詩」或「荒言」可以不錄莫敍，可知與正文情節，無甚關聯，無非借以起興罷了。此亦非古小說之通行模式，而《三續金瓶梅》全書如此，估計是稿本的面貌，待刊刻時再補上者。此書每卷五回，合成一冊。同一卷內，各回連續抄錄。各卷首回，格式如第一回。又各葉皆無編葉次。各卷封面皆書「三續金瓶梅」，下小字註明卷次。

《三續金瓶梅》寫西門慶復活回家，與月娘、孝哥團聚，又娶復活的春梅及其他四女爲妾，官復原職，家業比前更盛。孝哥中舉，歷官至泰安府兵備道。過五十生日後，西門慶倏然悟道出家成正果的故事。反映出訥音居士心目中理想的人生，也許還可以看成當年和作者一樣稍具

知識的小市民階層共同的夢想吧？《三續金瓶梅》中有些語言或小情節自《紅樓夢》抄來，第三十七回眞假李逵一段故事，明顯搬自《水滸傳》。但總的說來，影響最大的是《金瓶梅》。此書不只情節上續《金瓶梅》，很多故事也是模仿《金瓶梅》來寫的。《金瓶梅》中西門慶有一妻五妾，此書也然，各人的性格，也與《金瓶梅》相似。如六娘馮金寶，就有潘金蓮的影子。《金瓶梅》中的吳神仙相面、胡僧藥、交通蔡太師、接蔡狀元等情節，都被改頭換面，寫入《三續金瓶梅》中。但《金瓶梅》描寫豐富的社會和家庭的生活，是一部十六世紀中國城市社會的風俗史，語言生動，人物栩栩如生。此書主要寫家庭，寫一年四季的節日及婚喪喜慶的行事，語言生硬刻板，是不成功的仿作續作。但本書亦提供較完整的當代民間風俗資料和語言資料。此書錯別字滿紙皆是。抄本第四、五回整回及第六、七、九回的一部分沒圈點，其他各回皆有圈點，然誤圈、誤點者所有多是，此次校勘時皆予更正。抄本有較特殊的語音習慣，如「好少」意爲「不少」、「很多」；「往」意爲「向」之類。又有頗多特殊詞語，如「吃釘」（「吃虧」）、「荒言」（「閒言」）、「起了秧」（「發情」）等，或可爲作品應用的方言，提供點線索。

抄本原沒批，只有偶爾誤抄的正文，在書眉上改正。但後來的讀者在書上加眉、夾批。有贊賞的，如在〈自序〉署名上方，有人批曰：「好好書！」但更多的是指出書的漏洞。如第二回何千戶死後，玳安致祭回來，「學說千戶夫人怎的會行事，今年才十九歲」一段上有眉批：「何千戶娘子，西門慶見過風流佳人。今則西門慶還魂七年，那時藍氏只有十來多歲？說的藍氏不像之甚。」第三回西門慶娶藍如玉入洞房，「西門慶仔細一看，果然好個女子」句傍有行間夾批：「『果然好個女子』不對，已經給何千戶肏了多年，還是女子？」但批語不多，眉、夾批合計，

亦只十來條。此書第一卷封面亦有批語：「《金瓶梅》一書，本出自才人之筆，不過敍事屬辭太覺淫褻，然當其未作書之先，命意亦自有□，所謂知我者聽之，罪我者亦聽之也。今何物疵奴，敢不避狗尾續貂之恥，亦竟敷衍數十餘回。非特道理毫無，亦且不通之甚。此等筆墨，何苦出醜，這眞叫做無恥之尤！」這也反映某些讀者對此書的評價吧。

因此書爲孤本，故校勘時原則上不出校記，而以校勘符號於正文內標示。至於底本多次出現之簡體、俗體、異體字，如「瘉」作「愈」，「碰」作「磞」，「雇」作「顧」，「竅」作「壳」，「癆」作「勞」，「瞇」作「迷」，「櫻」作「楧」，「鸚」作「鶧」，「綠」作「录」，「彈」作「撣」，「撣」作「担」，「掉」作「吊」，「鬢」作「髩」，「纖」作「孅」，「瞅」作「瞅」，「怗」作「墊」，「齣」作「出」，「躡」作「捏」，「潛」作「蹭」，「站」作「跕」，「廝」作「斯」，「瀟」作「消」，「盅」作「中」，「蘸」作「蘸」，「皺」作「縐」，「崑」作「昆」，「渺」作「眇」，「紮」作「扎」，「搗」作「握」，「睏」作「困」，「摳」作「扣」，「罐」作「礶」，「膠」作「膘」，「絞」作「繳」，「餵」作「喂」，「抵」作「刡」，「竄」作「躥」，「仗」作「丈」，「猶」作「尤」，「趟」作「盪」，「蹺」作「蹻」，「雜」作「襍」，「彎」作「灣」，「謔」作「虐」，「炸」作「乍」，「牽」作「撁」，「診」作「胗」，「嗝」作「咯」，「煎」作「美」，「攏」作「爖」，「啄」作「吁」，「擠」作「扱」，「誆」作「匡」，「涵」作「函」，「沾」作「占」，「闖」作「味」，「笏」作「芴」，「疏」作「數」，「續」作「緒」，「擋」作「攩」，「驛」作「馹」，「曆」作「歷」，「嘔」作「甌」，「癱」作「灘」，「揎」作「宣」，「擔」作「躭」，「拷」作「考」，「蹦」作「磞」，「綁」作「挷」，「霸」作「垻」，「愣」作「楞」，「怔」作「証」，「鉸」作「挍」，「楂」作「查」，「謝」或作「卸」，「整」或作「正」，

「瞧」或作「睄」，「置」或作「治」，「溜」或作「蹓」，「提」或作「題」，「乾」或作「干」，「瘋」或作「風」，「隨」或作「遂」，「雲」或作「云」，「攢」或作「撍」，「壽」或作「受」，「爭」或作「掙」，「挽」或作「免」，「鑽」或作「躦」，「捲」或作「卷」，「鋪」或作「甫」，「擡」或作「臺」，「爬」或作「跁」，「馱」或作「騍」，「揪」或作「搣」，「別」或作「彆」，「痛」或作「通」，「剝」或作「剖」，「鼈」或作「敝」，「敞」或作「廠」，「褲」或作「庫」，「腕」或作「宛」，「漢」或作「汗」，「吸」或作「帤」，「薑」或作「姜」，「亮」或作「喨」，「竊」或作「切」，「蹲」或作「墩」，「漿」或作「浲」，「漁」或作「魚」，「蓉」或作「容」，「蛋」或作「旦」，「慣」或作「貫」，「撂」或作「畧」，「臟」或作「髒」，「蠟」或作「爉」，「掛」或作「罣」，「盛」或作「勝」，「翻」或作「番」，「擄」或作「虜」，「暫」或作「⿰日斬」，「娘」或作「孃」，「網」或作「罔」，「環」或作「還」或作「寰」，「舅」或作「舊」或作「旧」，「隻」或作「支」或作「枝」，「覆」或作「復」或作「付」，「竄」或作「躥」或作「串」，「附」或作「赴」或作「付」，「銀」或作「艮」或作「硍」，「崽」或作「⿰犭宰」或作「⿰犭羔」，「臘」或作「腊」或作「臈」，「櫳」或作「攏」或作「籠」，「憋」或作「鱉」或作「彆」，「划」或作「滑」或作「搰」，「服」或作「伏」或作「付」，「趁」或作「稱」或作「襯」，「桌」或作「棹」或作「卓」，「撲」或作「哺」或作「捕」或作「鋪」，「裡」或作「里」或作「理」或作「狸」，「嬌」或作「姣」或作「驕」或作「喬」，與「悚」、「踈」不分，「被」、「彼」不分，「得」、「的」不分，「脫」、「托」不分，「塋」、「瑩」不分，「漫」、「慢」不分，「聚」、「緊」不分，「睹」、「曙」不分，「禮」、「理」不分，「盼」、「盻」不分，「免」、「勉」不分，「己」、「已」不分，「效」、「効」不分，「瓜」、「爪」不分，「耐」、「奈」不分，「抹」、

「摸」不分，「名」、「各」不分，「銘」、「銘」不分，「喚」、「換」不分，「講」、「獎」不分，「偌」、
「若」不分，「偌」、「諾」不分，「篷」、「蓬」不分，「鼾」、「酣」不分，「掐」、「搯」不分，「敞」、
「敝」不分，「臾」、「庾」不分，「諧」、「偕」不分，「籃」、「藍」不分，「事」、「勢」不分，「萃」、
「翠」不分，「練」、「煉」不分，「盡」、「進」不分，「炕」、「坑」不分，「蠟」、「臘」不分，「捱」、
「推」不分，「興」、「性」不分，「棵」、「顆」不分，「嵌」、「篏」不分，「拆」、「折」不分，「訴」、
「訢」不分，「腦」、「惱」不分，「扁」、「偏」不分，「綿」、「棉」不分，「壺」、「壼」不分，「擾」、
「優」不分，「雨」、「兩」不分，「壯」、「狀」不分，「找」、「我」不分，「鷹」、「鶯」不分，「柘」、
「拓」不分，「贏」、「羸」不分，「呱」、「抓」不分，「札」、「扎」不分，「第」、「弟」不分，「牝」、
「牡」不分，「等」、「筭」不分，「檔」、「擋」不分，「漂」、「飄」不分，「衲」、「納」不分，「耍」、
「要」不分，「慧」、「惠」不分，「曠」、「礦」不分，「摩」、「磨」不分，「根」、「跟」不分，「資」、
「姿」不分，「掣」、「摯」不分，「訂」、「定」不分，「既」、「暨」不分，「泯」、「抿」不分，「鐃」、
「撓」不分，「搬」、「盤」不分，「撩」、「瞭」不分，「古」、「右」不分，「祇」、「祗」不分，「計」、
「記」不分，「悔」、「毀」不分，「踩」、「採」不分，「而」、「尔」不分，「受」、「愛」不分，「搡」、
「操」不分，「聞」、「開」不分，「拇」、「侮」不分，「灑」、「曬」不分，「徙」、「徒」不分，「作」、
「做」不分，「訕」、「汕」不分，「詔」、「招」不分，「璣」、「機」不分，「紫」、「柴」不分，「方」、
「芳」不分，「千」、「干」不分，「致」、「緻」不分，「磬」、「罄」不分，「變」、「便」不分，「伴」、
「拌」不分，「逞」、「稱」不分，「抱」、「把」不分，「刁」、「雕」不分，「否」、「丕」不分，「漸」、
「暫」不分，「鑲」、「廂」不分，「哄」、「轟」不分，「薰」、「燻」不分，「慕」、「募」不分，「捐」、

「損」不分,「嗓」、「臊」不分,「訪」、「妨」、「防」不分,「慌」、「荒」、「謊」不分,「一」、「已」、「以」不分,「倒」、「到」、「道」不分,「賠」、「陪」、「培」不分,「悄」、「俏」、「睄」不分,「捎」、「梢」、「稍」不分,「慨」、「概」、「蓋」不分,「抵」、「低」、「底」不分,「和」、「合」、「何」不分,「着」、「看」、「爲」不分,「衝」、「沖」、「充」不分,「羅」、「纙」、「鑼」不分,「瓣」、「辦」、「辨」不分,「戴」、「帶」、「代」不分,「很」、「狠」、「恨」不分,「靜」、「淨」、「竟」、「逕」不分,「撇」、「撤」、「撒」、「徹」不分,「椿」、「樁」、「粧」、「裝」不分,「輕」、「青」、「清」、「情」不分,「炷」、「柱」、「住」、「註」不分,「夠」、「彀」、「勾」、「拘」、「鈎」、「搆」不分之類,則依文義統一逕改。

此外,底本又有以「付」代「傅」代「副」,以「元」代「圓」代「原」,以「甬」代「桶」代「捅」,以「克」代「嗑」代「剋」,以「岔」代「詫」代「差」,以「觔」代「筋」代「斤」,以「夕」代「膝」代「席」,以「押」代「壓」代「鴉」,以「撮」代「搓」代「簇」,以「幌」代「晃」代「恍」,以「鵞」代「峨」代「蛾」等情形;以及若干慣用語詞,如「夤夜」作「寅夜」,「收拾」作「收什」,「恍惚」作「幌忽」,「磕頭」作「嗑頭」,「登時」作「燈時」,「縹緲」作「飄渺」,「料理」作「了理」,「丫鬟」作「丫環」,「來歷」作「來例」,「益發」作「亦發」,「長銚」作「長挑」,「幾乎」作「吸呼」,「蘿蔔」作「萝卜」,「正值」作「正執」,「典雅」作「點雅」,「恰似」作「卡似」,「麝香」作「射香」,「淘氣」作「陶氣」,「咆哮」作「跑哮」,「地閣」作「地格」,「噗哧」作「哺嗤」,「婊子」作「表子」,「輕佻」作「輕調」,「疏頭」作「蔬頭」,「喇叭」作「拉叭」,「操心」作「糟心」,「糟擾」作「遭擾」,「糟蹋」作「遭遢」,「知客」

作「支客」，「社火」作「社伙」，「發達」作「發答」，「磨蹭」作「摩撍」，「抖擻」作「抖搜」，「揚長」作「洋長」，「崎嶇」作「奇曲」，「原諒」作「元量」，「窟窿」作「窟壠」，「迅速」作「循速」，「嘍囉」作「婁羅」，「酩酊」作「嚀叮」，「合適」作「合式」，「于飛」作「魚飛」，「牢成」作「牢城」，「險道神」作「顯道神」，「阿彌陀佛」作「我彌托佛」，「什麼」或作「什嗎」，「相思」或作「想思」，「一旦」或作「一但」，「尋常」或作「旬常」，「一邊」或作「一畢」，「稀罕」或作「惜罕」，「人氏」或作「人事」，「怠慢」或作「待慢」，「衣胞」或作「衣包」，「不枉」或作「不罔」，「分派」或作「吩派」，「蟢蛛兒」或作「喜蛛兒」，「攛掇」或作「躥哆」或作「攛鐸」，「執意」或作「至意」或作「至已」，「鞭炮」或作「便炮」或作「緶炮」，「行李」或作「行裡」或作「行禮」，「央及」或作「央激」或作「央給」之類，亦在此一併交代，不另一一出校。

自序。

閑窻靜坐。偶看到第一奇書。始[illegible]

（金〻針〻之〻細）

鳳洲先生手作。觀其妙文。[illegible]

粉膩香濃。至藏針伏線。令人毛髮踈

然。原本金瓶梅。一百回內。細如牛毛

千萬根。共具一體。血脉貫通。千里相

撵。自弟字起孝字結。天理循還。幻化

已了。但看三世報。雖係續作。因過猶

不及。渺〻宾〻。査西門慶。雖有武植

筭人命幾案。其惡在潘金蓮、王婆、陳
敬濟、苗青四人。罪而當誅。看西門慶、
春梅不過淫慾過度。刳心太重。若至
挖眼。下油鍋。三世之報。人皆以錯就
錯。不肯改惡從善。故又引回數人。假
捏金字。屛字。梅字。幻造一事。雖爲風
影之談。亦必分明理弊功効。續一部
艷異之篇。名三續金瓶梅。又曰小補
奇酸誌。共四十回。補其不足。論其有

餘。自幻字起。空字結。文法雖准。舊本一切穢言污語。盡皆删去。不過循情察理。發洩世態炎涼。消遣時恨。令人回頭是岸。移禍為福。讀者。不可以淫書續淫詞論。若看錯了題目。不惟失去本來面目。而更辜負作者之心。須觀其如何針鋒相对。曲折成文。如何因果報應。釀成奇酸。天下最真者。莫若倫常。最假者。莫如財色。譬如大塊

文章莫過一理。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已矣。余本武夫。性好窮研書理。不過倚山立柱。宿海通河。不惜苦心。大費經營。暑往寒來。方乃告成。爲觀者哂之。寫一軸虎頭蛇尾圖畫。以嘲一笑云爾。

好好先生

訥音居士題

小引。

嘗聞酒色財氣。四大迷溺。貪嗔癡愛。人所不免。但不思世事如夢。轉頭皆空。可發一笑也。此書[illegible]何說起。因看列傳諸書。皆以美中不足。令人悲嘆。為能人多。懶看。余借金瓶梅筆法觀其一線。串珠八面玲瓏。回回可愛。果稱奇才。寓意中。雖云月被雲遮。風定塵息。雪消花卸。報應分明。但看到甚

岫雲生。梅花復盛。自當有一片佳言。方合妙文。且書內。金瓶之事。敘至八十七回之多。獨梅花只作得十三回。似有如無。可見作者。神疲意懶。草艸了。結大殺風景。既云孝弟起結。想當有忠信二字收局。故以目注阿堵為基。說乃堆雲積翠。左盤右旋。至末卷有現見提得住。共成一體。以公為忠。以禪作信。法前文筆意反講快樂之

事。令其事〻如意。爲財色說法。一可悅人耳目。引領細觀。再看財色。始終是眞是假。因果報應一絲不漏。可不愼乎。世人多被財色所惑。貪嗔迷戀。果不迁乎。若能於錦繡場中回首。打破迷關。修心種德。改邪歸正。雖不能超凡。尙可保身。豈不快哉。此書斷不可視爲小說。草〻看過。用此作一服淸心藥。可分淸濁矣。余雖無才。粗知

筆墨。不過止於至善。非敢妄設。故竭力捜求。效而續之。

旹在。
道光元年、歲次辛巳、孟夏穀旦滕録、
務本堂主人識

三續金瓶梅卷之一　　訥音居士編輯

第一回

普静師幻活西门。　龐大姐還魂托夢

詩曰

恐是仙家好別離。　故教迢遞作佳期。
由來碧落銀河畔。　可要金風玉露時。
清漏暫移相望久。　微雲未接過水遲。
豈能無意酬烏鵲。　惟與蜘蛛乞巧絲。

這首詩。原是唐朝李商隱先生所作。言牛郎織女之苦、雖一年一會、尚有見期、金瓶梅是

歸上了馱轎家人安童上了馬圍隨着出了城別了永福寺有堂客在那里送行丟下不捨而別又走了几里到了十里亭衆親友先等多時領了孫月娘進城会有期趕路了一齐上了轎馬孫安引路前呼後擁赴任去了後來西门孝探母月娘受了封誥春梅受福蕃大戶攀親二人接昇知子成名不表一部

三續金瓶梅完結全始全終有詩爲証

夙緣了却萬慮空　向善回心在卷中

二降塵寰人不識　俊並毀過便超羣

自序

閒窗靜坐。偶看到第一奇書。始於王鳳洲先生手作。觀其妙文。金針之細。粉膩香濃。至藏針伏線。令人毛髮悚然。原本金瓶梅一百回內。細如牛毛千萬根。共具一體。血脈貫通。千里相牽。自弟字起。孝字結。天理循環。幻化已了。但看三世報。雖係續作。因過猶不及。渺渺冥冥。查西門慶。雖有武植等人命幾案。其惡在潘金蓮。王婆。陳敬濟。苗青四人。罪而當誅。看西門慶。春梅。不過淫慾過度。利心太重。若至挖眼。下油鍋。三世之報。人皆以錯就錯。不肯改惡從善。故又引回數人。假揑金字。屏字。梅字。幻造一事。雖爲風影之談。不必分明理弊功效。續一部艷異之篇。名三續金瓶梅。又曰小補奇酸誌。共四十回。補其不足。論其有餘。自幻字起。空字結。文法雖准舊本。一切穢言汚語。盡皆刪去。不過循情察理。發洩世態炎涼。消遣時恨。令人回頭是岸。轉禍爲福。讀者不可以淫書續淫

詞論。若看錯了題目。不惟失去本來面目。而更辜負作者之心。須觀其如何針鋒相對。曲折成文。如何因果報應。釀成奇酸。天下最眞者。莫若倫常。最假者。莫如財色。譬如大塊文章。莫過一理。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已矣。余本武夫。性好窮研書理。不過倚山立柱。宿海通河。因不惜苦心。大費經營。暑往寒來。方乃告成。爲觀者哂之。寫一軸虎頭蛇尾圖畫。以嘲一笑云爾。

訥音居士題

小引

嘗聞酒色財氣。四大迷關。貪嗔癡愛。人所不免。但不思世事如夢。轉頭皆空。可發一笑也。此書因何說起。因看列傳諸書。皆以美中不足。令人悲嘆。爲能人多懶看。余借金瓶梅筆法。觀其一線串珠。八面玲瓏。回回可愛。果稱奇才。寓意中雖云月被雲遮。風定塵息。雪消花謝。報應分明。但看到楚岫雲生。梅花復盛。自當有一片佳言。方合妙文。且書內金瓶之事。敍至八十七回之多。獨梅花只作得十三回。似有如無。可見作者神疲意懶。草草了結。大殺風景。既云孝弟起結。想當有忠信二字收局。故以目注阿堵爲基。說得堆雲積翠。左盤右旋。至末卷有觀見捉得住。共成一體。以公爲忠。以禪作信。法前文筆意。反講快樂之事。令其事事如意。爲財色說法。一可悅人耳目。引領細觀。再看財色。始終是眞是假。因果報應。一絲不漏。可不愼乎。世人多被財色所惑。貪嗔迷戀。果不迁

乎。若能於錦繡場中回首。打破迷關。修心種德。改邪歸正。雖不能超凡。亦可保身。豈不快哉。此書斷不可視爲小說。草草看過。用此作一服開心藥。可分清濁矣。余雖無才。粗知筆墨。不過止於至善。非敢妄談。故竭力搜求。效而續之。

時在

道光元年歲次辛巳孟夏榖旦滕(謄)錄。

務本堂主人識

三續金瓶梅目錄

校記

❶「招宣府」原作「昭宣府」，據《金瓶梅詞話》改，下同，不贅。
❷「龐大姐」原作「春梅姐」，據正文回目改。
❸「吹」原作「榮」，據正文回目及内文改。
❹「含」原作「嗋」，據正文回目改。

三續金瓶梅卷之一

訥音居士編輯

第一回　普靜師幻活西門　龐大姐還魂托夢

詩曰。

恐是仙家好別離。故教迢遞作佳期。
由來碧落銀河畔。可要金風玉露時。
清漏暫移相望久。微雲未接過水遲。
豈能無意酬烏鵲。惟與蜘蛛乞巧絲。

這首詩。原是唐朝李商期先生所作。言牛郎織女之苦。雖一年一會。尚有見期。金瓶梅是一部奇書。因何只寫半身美人圖。豈不可惜。今按原本第一奇書。西門慶自大宋徽宗宣和元年病故。算至幻化孝哥。正七

年的光景。朝中將除了蔡京。童貫。與高球。(俅)又出了奸臣秦檜。專權悮(舞)弊。私通化外。弄得天下慌慌。金兵壘(累)犯邊境。清河縣亦遭途(塗)炭之災。故引出千言萬語。掀簾看花。夢解三世報。返本還元。演一部三續的故事。正是。

紅樓五續甚清新。　只爲時人讚妙文。

余今亦較學三續。　無非傀儡假中眞。

話說吳月娘在永福寺。遵了雪澗禪師的指引。與吳二舅。玳安。小玉。四個人。無精打采。回歸了清河縣的舊路。進了城。見家家閉戶。路靜人稀。過了獅子街。到了自己的住宅。見門面都被賊燒毀了。滿院皆是馬糞。幸喜裡面房屋照舊。月娘落下淚來。吳二舅也是讚嘆。大家來到上房。只見箱籠大開。七顛八倒。月娘氣得大哭一場。只得叫玳安。小玉。按次收拾。權且住下。是夜睡至三更。小玉做了一夢。恍惚獨自走到一個去

處。只覺陰風慘慘。冷氣森森。有一座牌樓。三間黑甕門。門外一道臭河。三座大橋。都是牛馬形像。有人把守。嚇得小玉毛髮酥然。回身要跑。只見來了一個老媽媽。手提着涼漿水飯。說。不要害怕。跟我來。少時大王陞殿。是走不得的了。先在僻處躲避。等辦完了事。才放人行呢。於是把小玉帶到大門內穿廊下站立。但見正面五間大殿。兩傍設着滾油鍋。碓臼。鐵磨。夾板。大鋸。各樣異怪非刑。堂上設着黑漆公案。一團殺氣。好不怕人。官員侍者都是神頭鬼臉。在那裡伺候。少時下面喊堂。一位大王登了殿。頭戴九梁冠。身穿皀袍。面如龍獸。鋼鬚亂扎。一聲大叫。似半天打了一個焦雷。見一個文官呈上一本冊籍。上寫三世報三個大字。只聽堂上叫帶人犯。下邊衆多侍者。雁翅排班。帶上幾起人犯。非刑拷問。鬼哭神嚎。一件一件都發放了。末後帶上一起男女。陰陽相隔。看不眞切。只聽上面說。西門慶一名。罪當挖眼。宮刑。三世了案。潘金蓮一名。

罪當下油鍋。過奈河。三世了案。陳敬濟一名。罪當割舌。碓搗。三世了案。李瓶兒一名。事屬有因。罪當杖斃守寡。三世了案。孝哥改名了空爲僧。吳月姐爲尼。母子分離十年。現報了案。小玉聽到此處。嚇得篩糠抖戰放聲大哭。不覺驚醒。却是南柯一夢。把月娘也哭醒了。問。你怎麼了。小玉細說夢景。月娘也哭起來。說。此事甚奇。世上行善的少。作孽的多。想是你爹與衆娘。前生未做好事。死後在陰司受了報應。也是有的。哭也無益。你我只可安心度日。一心向善。吃齋念佛。修一個來世罷。小玉答應。點上燈。主僕睡不成了。月娘爬起。叫小玉溫了茶。喝了幾口。不覺東方大亮。按下不表。且說普靜長老幻化了孝哥。回歸雪澗洞。將入山口。只見一陣陰風。裹着西門慶的寃魂。在路傍不住的磕頭。長老便問道。我已度脫了你。還不托生。在此何事。西門慶淚流滿面說。弟子一生雖貪財色。未敢害物傷生。天理昭彰。報應已受盡了。從今改過。再不敢非

爲了。望祖師垂憐。恩有重報。言罷。磕頭如雞奔碎米。長老點頭說。善哉。善哉。西門慶原有善根。還有一段夙緣未了。也罷。出家人慈悲爲本。方便爲門。將他救回陽世。以了宿債。叫他自己回頭。貧僧度他未晚。想罷。叫聲。寃魂。隨我來。貧僧救你。帶着孝哥。仍回舊路。問道。你家祖塋在於何處。孝哥道。離此不遠。在五里原地方。長老說。既如此。同我去。自有道理。於是師徒過了些去處。來到五里原。長老說。我在此等候。你快到家叫你娘來。有要緊話說。孝哥不敢違命。即找大路回到家中。把月娘嚇了一跳。說。我兒。如何去而復返。孝哥落淚。將和尚之言訴說一遍。月娘道。又不是淸明盂蘭。叫我到祖墳上。有何事。孝哥道。他說自有奧妙。玳安在傍說。母親。就同兄弟到墳上。看是怎的。於是月娘雇了轎子。玳安。小玉。孝哥。跟隨出了城。往五里原來。相離不遠。果見長老在月臺上打坐。月娘下了轎。向前稽首。禪師說。你來了麼。快說。那是你夫主的墳墓。

月娘用手一指。說。那未長草的便是。問他怎的。長老向前。口中念念有詞。用手一指。說。西門慶的陰魂。還不歸竅。只見墳頭忽然裂了一條大縫。把月娘孝哥嚇得魂不附體。長老道。不須害怕。你的夫主活了。快着人刨開。看是眞假。月娘說。他死了幾年。如何能復生。長老道。只因你夫主塵緣未滿。當眞的活了。主僕半信半疑。即令張安與玳安。叫了幾個人。一齊動手。刨的刨。挖的挖。登時打開墳墓。衆人留神一看。見蓋子已開了。玳安動手打開細看。見西門慶面目如生。衣服照舊。月娘孝哥放聲大哭。長老道。不必哭。萬千之喜。把你夫主扶上坑來。貧僧還有話說。玳安答應。同張安下去。把西門慶搭上坑來。坐於地上。和尙取出一個葫蘆。倒出一粒仙丹。撬開牙關。灌將下去。只見手脚齊動。哎喲一聲。果然還了陽了。禪師道。善哉。善哉。寃寃不已。功成緣滿。後會有期。還你的兒子罷。言訖。化陣淸風。踪影全無。且住。你這個話。說得就離了。西門慶

死去七年。屍首如何不壞。骨肉如生。列公有所不知。因他在生服過梵僧的藥。乃壯陽仙丹。雖氣絕身亡。藥性仍在。漫說七年。就是七十年。亦不能壞。故陽魂入竅。復舊如初。閒言少敘。且說月娘見西門慶呼吸氣轉。睜開二目。大叫道。一場好睡。月娘。孝哥。悲喜交加。見眞活了。忙灌了些茶水。攙入房中。定了定神。似好人一般。西門慶道。我是醒着。還是夢裡。月娘將死了七年。雪澗長老如何救活的話。訴說一遍。西門慶如夢方醒。嘆了一口氣。將陰魂縹緲要去托生。路遇普靜禪師。如何哀求帶轉還陽。一切述說一回。人人稱奇。孝哥拉着西門慶的手。喜之不盡。正是。

父子相逢活枯樹。　夫妻聚會鏡重圓。

這裡西門慶還陽。早驚動了淸河縣軍民百姓。五里三村都來看新聞。把五里原都圍滿了。紛紛議論。擁擠不動。月娘見人太多了。恐大官人

傷神。開發了幫忙的。說。天晚了。咱們回去罷。西門慶點頭。月娘攙扶。上了轎坐好。孝哥。小玉。玳安。都是步行。慢慢的回到家中。早有左鄰右舍。吳二舅。大妗子。二妗子。謝希大。常峙節等。都來看新聞賀喜。月娘置酒款待。悲喜交加。整亂了半夜。衆人三更方散。夫妻回後。小玉獻了茶。敍起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春梅。西門大姐。陳敬濟。王婆子之事。西門慶落淚。嘆息不已。不覺天交四鼓。小玉鋪了床。請官人與月娘安歇。次日早起。西門慶前後查看。無不傷心。睹物思人。令人可慘。幸有親友瞧看。少適(釋)悶懷。過了三日。是夜月娘剛然合眼。似睡不睡。見從外面進來了一個老者。帶着一個女子。望着月娘說。你認得我麼。月娘一看。說。不認得。老者道。吾乃當方土地。奉普靜禪師法旨。帶了你家陽魂。特來托夢。月娘未及回言。只見那女子雙膝跪倒。四雙八拜。不住磕頭。月娘定睛一看。不是別人。原來是春梅。月娘道。聽見你已死去。從何

而來。春梅淚流滿面。說。自從離了娘。嫁到周家。因癆病身死。他兄弟將奴合葬周統制墳墓。不想周爺大怒。說奴不守本分。欺哄於他。施陰法。將我的屍首抛於荒郊野外。天不收。地不管。苦不可言。幸虧普靜禪師路過。大發慈悲。着土地老爺指引永福寺的道堅和尙。用仙丹一粒救活。屍首現在永福寺安身。無投無奔。陽魂見娘。可憐收留。感恩不盡。再雪澗長老指引。知爹已回陽世。望娘念舊日之情。求爹憐憫。情願疊被鋪床。說罷。放聲大哭。月娘睡中驚醒。却是一場大夢。聽了聽。天交三鼓。叫小玉點上燈。也不言語。自己思想說。奇哉。怪哉。整醒了半夜。次日天明了。西門慶起來。梳洗已畢。小玉遞上茶來。月娘道。昨夜三更。做了一個怪夢。嚇了我一身冷汗。將夢中情節。告訴官人一遍。西門慶道。有這等異事。你是見我還魂。就夢見他活了。月娘說。我也不信。但他說得像件眞事。何不着人看看眞假。於是着玳安。快到永福寺。探聽眞假。玳安

答應。急忙去了。等了半日。只見玳安笑嘻嘻的回來。稱奇道。果然和尚道堅收留春梅姐是實。春梅姐瘦得了不得。見了我。好不哭呢。那裡叫來。再三求我。帶了道堅來與爹娘請安。替求爹娘作主。西門慶喜出望外。說。把和尚叫進來。玳安把道堅帶到書房。見了禮。問了備細。官人大喜。說。你先去。我自有道理。道堅回廟。不提。西門慶來至上房。說道。果然是眞。龐大姐原是我收用過的。目今各房皆空。他既還魂。何不將他接來。作了妻室。不知你意下如何。月娘說。事非偶然。皆因前定。好極了。次日。西門慶一早着玳安雇了兩乘小轎。拿上五兩銀子。佛前上供。月娘備了一套裙衫。一匣簪環。叫小玉。問你姑娘好。說我請他說話。二人答應。上轎去了。這裡夫妻吃了飯。正在盼望。只見玳安跑進來。說。接了來了。少時小玉攙着春梅進了上房。見了官人月娘。離情所感。不由大放悲聲。昏將過去。西門慶月娘也哭得梗(哽)氣難擡。小玉勸了半日。又

把春梅搬過來。叫了些時。方才甦醒。與官人月娘請了安。敍禮坐下。月娘說。聞你還陽。是天緣奇遇。目今你爹無人。請你來與我作個姐妹。好不好。春梅忙雙膝跪倒。說。若得娘肯收留。恩如再造。那裡敢與娘並肩。月娘說。我說了。不必太謙。起來罷。春梅與西門慶月娘下了大禮。方才歸位坐下。正是。

若非二人重出世。怎了前生夙世緣。

當日西門慶收了春梅。也不問長問短。把他養在月娘房中。月娘見他衣服遭(糟)舊。打開箱籠。把自己的宦囊與官人春梅每人換了一套。又將大姐一分粧奩給了春梅使用。春梅道了萬福。說。娘又賞東西。感之不盡。小玉擺上飯來。大家吃了。這才提起周家之事。並不提陳敬濟一字。嘆息了一回。至晚安歇。這一來。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閒詩不錄。

却說次日。可巧是西門慶的生日。又是夫妻父子團圓之喜。有何千戶。張二官。李知縣。張團練。聞風送禮。吳二舅。喬大戶。謝希大。常峙節。亦來賀喜。在前廳擺酒。後堂是大戶娘子。應二娘子。大妗子。二妗子。薛姑子。王姑子。馮婆。劉婆。都來看新聞。人人誇獎。彼此稱奇。大家坐下。薛姑子道。阿彌陀佛。世上還是行善好。想大娘吃齋把素。燒香拜佛。才修得死的活了。走的來了。目今夫妻父子完聚。小夫人還魂。作了娘子。佛經上說得好。禍因惡積。福緣善慶。正應在大官人這個慶字上。大家點頭說。到底出家人講得通。酒過三巡。喬大戶道。目今闔家歡會。天下罕有。親家不可散了心。必須打點精神。重新整理才好。我看人也不夠使。門面

也得修修。一切辦理復舊如初。才成事體。不然不合局面。西門慶滿斟一杯。道。親家說得是極了。謝老兄金石良言。望吳二舅說。能者多勞。明日先求老弟叫幾個匠人。修理門面。再有相熟的人。找上幾個使用。別的事慢慢的料理。吳二舅道。這有何難。交給我。又飲了一會。吃了飯。撤去殘席。天晚了。先是何千戶張二官去了。喬大戶吳二舅也告辭了。謝希大常峙節溜之乎也。大戶娘子應二娘子也回去了。大妗子二妗子歸了月娘房中。兩個姑子亦住下了。西門慶帶了酒。手拉着春梅。竟往李瓶兒樓上來。睹物傷情。不免就景悲嘆。小玉忙搬床帳。設爐焚香。重開桌面。復斟仙醪。他二人兩世爲人。千里相會。推杯換盞。並肩疊股。不覺銅壺滴漏。攜手上床。不免巫山歡會。不必細說。單表何千戶。自西門慶家上壽回家。過了紫石街。走至半路。忽然一陣旋風。刮得塵沙瞇目。恍惚裏着個人形。撲了轎來。原來正遇潘金蓮的寃魂。罪滿托生。見何

千戶生得面如敷粉。齒白唇紅。生前相見。口內流涎。未能到手。今日撞見。慾心未退。餓虎捕食。上前一摟。何千戶打了一個冷戰。只覺四肢冰涼。即催轎夫。回到衙中。扶頭不起。胡話譫語不絕。把個夫人藍氏。嚇得魂不附體。忙請醫官調治。看了脈。道。此乃客忤之症。邪祟纏身。難治得很。只好服了藥看。連進二服。並無功效。又請了彈工子送祟。亦無半點好處。只聽說。吳(武)大的老婆又來了。我不要你。滿身摸什麼。藍如玉也無了主意。拉着丫鬟秋桂只是哭。日夜守着。湯水不下。還盼着有好的日子。一日不似一日。大睜着眼。整叫了三日三夜。嗚呼哀哉。氣絕身亡。藍氏放聲大哭。幾次死去活來。秋桂好容易勸住了。衙中不免接三念經。闔家掛孝。放了三七二十一天。發引埋葬。不必細說。這裡西門慶聞知。亦嘆息不已。着玳安備了祭禮。拿了一分帖奠祭。藍氏再三致謝。賞了玳安二兩銀子。玳安回家。學說千戶夫人怎的會行事。今年才十

九歲。正在年輕。無倚無靠。只有一個貼己的丫頭。名叫秋桂。今年十七歲了。又無所出。怎的哭得要死要活。西門慶聽了。忽然想起藍氏美貌。我的命是他要的。這也是姻緣湊巧。現今房下無人。何不叫文嫂做媒。說來做房娘子。豈不是好。主意已定。喚玳安。叫文嫂來。我有話說。玳安去不多時。帶了文嫂來。與官人磕頭。西門慶說。我有一事與你商議。目今何千戶死了。他的娘子我見過。要叫你說媒。不知他嫁人不嫁。你若能說成了。自有重謝。文嫂道。若說別人。敢不從命。這千戶娘子。是個讀書講禮的人。怕未必肯嫁人。爹既要娶他。小媳婦先探探口氣。才下得手呢。西門慶大喜。與月娘要了一兩銀子。又待了點心。說。事不宜遲。千萬上緊才好。文嫂道。小媳婦這就去。說罷。提了花箱。一直往何千戶衙門中來。到了衙中。門上通報了。文嫂隨至上房。與藍如玉磕了頭。說。小媳婦不知官人沒了。未來弔祭。望娘子恕罪。言罷。復又磕頭。藍氏道。人

無隔山之照。無人說。你怎麼得知道。喚秋桂看茶。你坐下。文嫂道了萬福。說。官人是什麼病沒的。藍氏流下淚來。說。並無病症。聞得西大官人還了陽。一爲賀喜。二爲看看新聞。飲了一日酒。回至途中。遇了一陣旋風。就不好了。來到家見神見鬼。只說撞見武大郎的老婆。拉着他不撒手。整叫了三日。醫藥無效。他就死了。說着。放聲大哭。文嫂道。可惜官人年輕輕的。福還無享夠呢。丟得娘子孤孤伶伶。又無所出。倚靠何人。小媳婦替娘子過不得。說得藍氏淚如雨下。叫苦道。人家死去怎麼就會活了。我們家的怎不活呢。文嫂聞聽。正對鵝脖。忙勸道。有句話不敢說。藍如玉道。自家裡頭。但說何妨。文嫂道。似娘子正在青春。官人去了世。又無倚靠。不如前進一步。強如自受孤單。白日裡還好受。到晚晌。連被臥都是涼的。藍氏紅了臉。半晌無言。文嫂又說道。我不是外人。寡是難守的。婦人無了丈夫。如同魚離了水。暫且還將就得。渴急了。邪火燒身。

得了病。就難好了。一夕話。說得藍氏活動。低着頭。弄裙帶子。說。你雖說得是。羞人答答的。又無見我叔叔。怎好自作主張。文嫂道。若小媳婦說得是。也不難。藍老爺現在宮中。即刻修書一封。差人將娘子無倚無靠。又無所出。難以守寡。情願前進緣由稟明。一面尋一門當戶對人家。重整花燭。豈不是好。藍氏道。話雖如此說。奴家那裡尋去。文嫂道。有有。現今西大官人回陽。他是清河縣第一個財主。人品。娘子親眼見過。有名的情人。幾位娘子都沒了。娘子若不棄嫌。小媳婦願効犬馬之勞。列公。文嫂若提別人。又作一論。提到西門慶是有名人焉。況神交意會過。怎不歡喜。連說道。嫂嫂。此人雖然很好。只不知我叔叔意下如何。文嫂說。天喲。自古先嫁由父母。後嫁由本身。娘子既然願意。全在小媳婦身上。明日到大官人家。討了口氣。回來與娘子道喜。說得婦人心如火熱。不由得堆下笑來。叫丫鬟拿了一對銀簪。兩方手帕。說。嫂嫂若肯上心。明

日做雙好鞋你穿。文嫂道了萬福。說。還要討娘子的賞呢。收了東西。提了花箱。告辭出門。回家去了。話分兩頭。且說王六兒。自從嫁了二搗鬼。倒甚和氣。住着何老的房子。還有幾畝田地。堪可度日。但狗改不了吃屎。韓二不在家。仍舊是坐家女兒偷皮匠。逢着就上。一日天降大雨。不能出門。夫妻打了一壺酒。買了兩個皮蛋。飲酒閒談。二搗鬼道。我告訴你一件新聞。昨日在街上。遇見清河縣販布的客人。說咱們的西門老爹死了幾年。從新會活了。你信不信。王六兒道。那有此事。韓二說。千眞萬眞。婦人道。死後還魂。自古有的。若果他眞活了。他是咱們的大恩人。連你我都該喜歡。你明日再細細的問問。我還有話說。說着。天交二鼓。二人安歇了。次日清晨。韓二找了布客人。問了備細。回家告訴老婆。王六兒道。既他眼見。是天從人願。咱們在此。有什麼好處。不如把房子變賣了。作了本錢。你我投到那裡。還是個紮根的地步。韓二道。你說得是。

變賣了銀子。在這裡販些假珠絨線。運至山東。賺些利市。也是好的。就到爹那裡住了。也得墊補。商議已定。次日找了牙行。將住房七間。田地五十畝。賣銀一百八十兩。還有零星衣物。打成包裹。雇了隻搪板船。裝好行李。二人上船。往山東而來。過了些碼頭鎮店。看了些綠水青山。一日到了揚州地方。上岸投宿。忽見一人招呼。韓二回頭看了半日。想不起來。那人道。離了幾載。就不認得了。我乃苗員外的主管。名叫苗青。韓二也笑了。忙奉一揖道。看着眼熟。想不到老兄在這裡。二人敘了寒溫。方知來歷。苗青道。舍下離此不遠。若不棄嫌。舍下吃茶。韓二甚喜。二人同行。到一門戶。讓入房中。敍坐獻茶。苗青道。那陣風兒刮你到此。韓二說。一言難盡。自去年。兄嫂往湖州去了。小弟因送姪女。投到那裡。不想哥子沒了。撇得嫂子孤單無靠。聞得西門爹死後還陽。因回山東。投到那裡。倒是本鄉本土。苗青道。那有此事。也無死了還會活的。韓二道。千

眞萬眞。不然我們也不往那裡去。苗青道。果然如此。這才是天緣奇遇。正有一事相求。韓二道。什麼事。苗青說。大官人有救命之恩。無以爲報。前年買了一名女子。名楚雲。❶上次令兄來。原託帶了去。不想女子一病不起。是以養到如今。也是三生有幸。官人若不還陽。那裡去報恩。今已十八歲了。幾次要送去。奈無伴人。今令嫂同行。十分湊巧。我修書一封。以了心願。韓二道。不難。也是好事。回去告訴嫂子。明日同行便了。苗青大喜。叫渾家置辦酒飯。款待韓二。至晚方散。韓二回到店中。將一切事體。告訴了王六兒一遍。婦人道。好是好。就只一件。人家如此報恩。咱們空着手。倒難見老爹了。不如將機就計。此處乃有名的水色。出的是小脚兒。買上一個小丫頭陪伴他。你我也好看。韓二樂了。說。到底是我的心肝。你說的。我句句愛聽。王六兒笑說。兎崽子。賊殺的。益發好了。於是叫店家找了媒人。十兩銀子買了個丫頭。名叫紫燕。才十三歲。生得

粉團兒一般。兩隻小脚兒。似旱地金蓮。次日。韓二雇了轎子。來接楚雲。苗青早已預備了。將小娘打扮得花枝招展。書一封。路費十兩。付與韓二。上了轎。苗青一同送到店中。見了王六兒。再三託付。又見買了侍女。十分歡喜。坐了一回。辭別而去。次日開了船。望楚雲敍話。見他滿面春風。說話語甜。生得長䠷身材。瓜子面皮。兩道蛾眉。一雙杏眼。口似櫻桃。牙排碎玉。上穿白綾衫兒。藕色比甲。沙綠裙子。桃紅膝褲。露出三寸金蓮。十指尖尖。如春葱嫩笋。未語先笑。眼內含情。韓二不由得神魂不定。心癢難撓。抖起不良之心。暫裝老誠。過了幾日。二搗鬼百般殷勤。遞茶送水。要勾搭他。女子毫不在意。韓二無處下手。急得乾轉。一日。來到山東交界。起了旱。換了馱轎。宿了一個大店。韓二夫妻在外間屋裡睡。楚雲與小丫頭在裡間屋裡睡。二搗鬼得便。半夜起來。滿窗月色。攢到屋內。見二人酣睡正濃。天氣熱。未穿衣服。喜之不盡。溜上床去。暗行雲雨。

楚雲夢中驚醒。已瓜破難存。一聲喊叫。把王六兒驚醒。忙進屋內一看。見韓二按着楚雲不撒手。連罵道。無臉的王八。人家一個處女。你那裡做什麼。又望女子說。你別害羞。已是便宜了他。你就將就了罷。你若不依。我就惱了。楚雲也無了法。推開韓二。忍痛不語。韓二跪在床上賠不是。不住的殺雞兒。楚雲只是哭。王六兒說。生米做成熟飯。哭也無益。從今我認你做個乾女兒。到爹那裡。咱們是門親戚。楚雲說。好是好。就只叫他老實些。明日我跟着乾娘睡。不許他進房。說着。天亮了。騾夫催着起程。大家上了馱轎。飢餐渴飲。曉行夜宿。這日到了清河縣。尋房住下。二搗鬼到西門慶門首。正遇玳安出來。將苗青致意。說了一遍。玳安答應。西門慶正與月娘商議娶藍氏之事。玳安道。湖州韓二替苗青下書。官人接來。展開一看。但見上寫着。

眷晚生苗青跪叩書奉西門大人臺前。自沾大德。活命之恩。

無可爲報。刻銘肺腑。没世難忘。今因𣏌揚州水色最好。百裡挑一。將上好女子一名。名楚雲。年十八歲。九月初五日辰時生。彈唱歌舞。粗知一二。奉上貴府。以報大恩。今因韓夥計回鄉之便。小心帶來。朝夕使用。萬望笑納。爲此謹寄。

西門慶看了大喜。即到書房見韓二。行畢禮。訴說王六兒同女子來一節。喜出望外。西門慶道。既如此。你們亦無住處。明日是好日子。接楚雲。連你們都搬進來就是了。韓二磕了頭。告辭回店。西門慶將書給月娘看了。亦是喜歡。春梅道。既是他們明日來。也得商量把他們擱在那裡。官人道。前邊西廂房閒着。前日修理門面。叫匠人都粘補好了。就在那裡作廚房。給他們住罷。正說着。文嫂來了。這一來。畢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校記

❶「楚雲」原作「楚錦雲」，本書第三回末以後均作「楚雲」，《金瓶梅詞話》亦作「楚雲」，今予以統一，以下不贅。

荒言莫敍。

却說文嫂見了西門慶。道了萬福。說。老爹大喜了。小媳婦奉爹之命。到了那裡。好不費力。憑着三寸不爛之舌。好容易才說得娘子允了。都無可說。但得宮中藍太監的回信。說明了方可迎娶。還賞了奴家銀簪手帕。趕着來的。西門慶又是一喜。將苗青送楚雲的話。告訴文嫂一遍。文嫂道。這才是錦上添花。可喜可賀。春梅說。保山你坐下。別白給他跑道兒。與他講價。謝候多少。若少了媒錢。就辦不成。西門慶說。我不好說。才梳櫳了幾天。就往我要嘴。月娘也笑了。說。行貨子。還未醒呢。你打量他還像先。如今作了二娘。我多大。他多大。別說是要嘴。就是叫你跪着。不敢站着。說得大家都笑了。於是留文嫂吃了飯。天晚了。文嫂回家去了。

到了次日。西門慶着玳安接楚雲到了店裡。王六兒早起來梳粧打扮。把女子紫燕也粧束起來。二搗鬼雇了轎子。又煩店家擡上衣包貨物。娘兒們上了轎子。韓二玳安跟隨。到了大門。玳安通報。一齊進內。見了官人。大娘。春梅。都磕了頭。西門慶一看楚雲。眞有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心裡早黑上了。又見跟着一個女娃子。也有幾分姿色。道。此女是誰。王六兒道。這是媳婦的孝心。從揚州帶來扶侍娘們的。月娘道。千鄉百里生受他。王六兒道。同不得先了。如今我們投到爹家。就是奴才。娘還如此太謙。折殺我們了。春梅道。把他們派什麼行檔。西門慶道。你屋裡無人。把楚雲留着你使。這丫頭多大了。叫什麼名字。答應道。奴才叫紫燕。十三歲了。官人道。這孩子倒伶俐。叫他扶侍大娘。他叔嫂外層西廂房閒着。叫他們那裡住。他嫂子會做菜。廚房就交給他。王六兒與韓二磕了頭。忙退出去。仍是叔嫂相稱。把衣包貨物搬進去了。按下

不表。且說藍氏一日得了藍太監的回書。上寫。西門慶還陽。早有京報到來。今姪婿去世。姪女既願改嫁於他。甚合吾意。我已奏明聖上。死後還陽。乃國家祥瑞。現有何千戶員缺。仍着他補授。不日部文即到。事不宜遲。急速辦理。女子看罷。喜上腮邊。即差人喚文嫂來。從頭細說一遍。文嫂亦喜之不盡。道。娘子福分不小。得這樣老爹。又官復原職。眞是雙喜臨門。連忙拜辭。兩步併一步來見大官人。正遇西門慶與月娘在一處坐的。文嫂道了萬福。將藍太監不但許親。還奏明聖上。把老爹官復原職。娘子吩咐叫快定日子。西門慶聞信。連月娘。春梅。喜得眉歡眼笑。即看了曆書。定於八月十四日迎娶。也不行茶過禮。寫了八個帖。請了吳二舅。喬大戶。謝希大。常峙節。大戶娘子。應二娘子。大妗子。二妗子吃酒。叫玳安小玉打掃東廂房。鋪設床帳。預備洞房花燭。到了十三日。先送過四匣首飾。四套衣裳。十四日。用兩頂轎子。四對燈籠。鼓樂喧天。文

嫂送親。玳安韓二跟轎。把藍如玉連使女秋桂擡到家中。送入洞房。不一時。衆親友到齊。前廳是官客。後堂是女客。西門慶新衣新帽。出來安席。上幾道山珍海味。把酒來斟。又叫了四個唱的。是李桂姐。吳銀兒。李銘。吳惠。琵琶箏笛。闔堂歡樂。話休饒舌。衆親友吃了一日酒。薛姑子王姑子同來晚了。另待素齋。天晚了。酒醉席散。點上燈燭。月娘春梅請官人入洞房。西門慶仔細一看。果然好個女子。正是。

面目比花花結(解)語。　身軀比玉玉生香。

比那年見時。越發嬌媚了。也不合沓坐帳。西門慶裝醉。說。我乏了。大家歇了罷。文嫂與月娘春梅嘁嘴。知他耐不得。拽上門。大家回房。文嫂在窗外聽喜。半晌。聽見官人說。我比何千戶如何。又聽見喘息之聲。就不言語了。又聽了半晌。只聞得床響。半個字兒說。饒了我罷。以後再無聲息。文嫂聽得如癡似醉。兩條腿都軟了。慢慢的溜出去。在廚房裡睡了。

次日。藍如玉早起。丫鬟扶侍。梳洗已畢。打扮得花枝招展。千嬌百媚。先拜了月娘。又拜春梅。稱春娘。插燭也似都磕了頭。月娘春娘各遞了拜錢。分了姐妹。丫鬟們都叫三娘。倒好脾氣。又大方。西門慶愛如至寶。一連與他歇了三夜。枕上柔情。被中風月。把西門慶就拴住了。且不言藍氏之事。再說陳敬濟的渾家葛翠屏。自陳敬濟死後。葛員外領回家中守寡。不意金兵犯境。把家財搶擄。一掃皆空。把員外嚇死了。安人帶着闔家逃難。半路葛翠屏被兵衝散。安人不知去向。葛翠屏大哭。藏在破瓦窰內等了半日。金兵人馬奔了別州去了。方敢出窰。舉眼無親。又無投奔。飢餓難當。放聲大哭。也是天無絕人之路。五行有救。幸遇喬大戶接貨回家。路遇女子哭得死去活來。喬大戶問其來歷。家鄉住處。女子哭訴以往情由。大戶心中不忍。道。孤身婦女。可憐可憫。你若願隨我去。也不下眼看待。將養起來。叫你嫁夫招主。翠屏連連叩首。說。謝老爹救

命之恩。大戶甚喜。於是雇了小轎。着婦人坐了。帶回家去。與大戶娘子行了禮。亦甚憐憫。好茶好飯。將養家中。原來王經也投到那裡。與家人進福進祿二人。是叔伯弟兄。三人最好。進福的媳婦叫碧蓮。進祿的媳婦叫芙蓉。王經認爲兄嫂。翠屏每日常與碧蓮芙蓉在一處。一日。王經從街上來。見了進福進祿。說。我告訴哥一件事。適才遇見玳安。聞西門爹又要續說娘子。託我打聽。我想你弟兄亦不願在此處。何不攛掇大娘子將屛姐續於他家。咱弟兄一同跟過去。豈不是好。借大娘子一膊之力。他們又是親家。有什麼不成。到那裡賺些利市。也是好的。進福道。此法甚妙。我們在這裡有什麼好處。眼睛都陪藍了。低錢不能到手使。殺人不償命。熬什麼。於是進福告訴碧蓮。至晚。見了大娘子。將西大官人要續塡房的話提起。大娘子道。雖是好事。也得個好模樣兒的才好。碧蓮道。易如反掌。咱家現放着葛翠屛。模樣兒又好。今年才廿一歲。養

到何日。是個了手。娘若肯進親家之情。豈不兩全其美。大娘子點頭說。你說的也是。等老爹回來。大家商議。說着。喬通進來說。爹來了。大戶進房。上首坐下。問。你們說什麼呢。大娘子將碧蓮說的話。學說一遍。大戶道。此事甚美。咱們欠他的情。若說成了。一者是屛姐的造化。二者全始全終。即吩咐進祿。明日把薛嫂叫來。我有話說。與大娘子又敘了些閒話。入房安歇。不提。次日。薛嫂與大戶磕頭道。老爹叫奴有何使用。大戶將。(說)西大官人要續填房。煩你與屛姐說媒。薛嫂答應。說。這是奴的本等。拜辭了大戶。往官人家來。來到大門。不用通報。直入上房。見了西門慶。只是笑。官人道。你笑什麼。薛嫂道。我笑的是肥豬拱門。西門慶說。什麼是肥豬拱門。薛嫂道。街房家一個母豬。我們家有個公豬。這母豬起了秧。把我的門都拱掉了。官人笑道。這小婆子。又說瘋話了。薛嫂道。不說不笑。今日喬老爹叫我。他家恩養了個女子。今年廿一歲。生得花

朵兒一般。原是葛員外之女。名叫翠屛。丈夫沒了。娘家守寡。被金兵衝散。逃到他鄉。路遇喬爹收養。家中聞得爹要說塡房。大娘子叫我來提親。豈不是肥豬拱門。官人說。我正要找你。但不知此女如何。你們媒婆子嘴。好比卸馬的。信不得。薛嫂笑了說。爹罵得好。這些年那一件辦錯了。別處是有的。爹這裡都是包管來回。說得大家都笑了。又說道。口說無憑。眞金不怕火煉。爹何不到喬老爹那裡偷相一回。看是眞假。若說得不錯。要大大的賞我。西門慶大喜。說。你告訴他家。說明了明日就去。薛嫂答應。回復了喬大戶。告明了屛姐。預備來相。到了次日。西門慶新衣新帽。騎了馬。玳安跟隨。到了喬大戶家。大戶迎進內書房。敍禮坐下。說了些閒話。假說道。丫鬟怎麼還不看茶。半晌。見一女子。香氣撲人。手捧着香茶。遞將上來。但見。

面似芙蓉放蕊。鬢如雲霧堆鴉。簪環珠翠滿頭揷。柳眉杏眼

光乍。十指纖纖嫩笋。綠裙紫襖粧花。金蓮三寸怕風刮。疑是
嫦娥降下。
西門慶一見。神魂飄蕩。幾乎把茶杯墜落。翠屏遞了茶。忍着笑就下去
了。大官人二目出神。半晌說不出話來。大戶道。親家今日無事。咱們暢
飲一杯。官人即說。不必。還有要事。不得工夫。另日討擾。說罷。起身告辭。
大戶也不苦留。送至大門。西門慶上馬回家去了。來到家。見了月娘。春
娘。藍姐。從頭至尾細說一遍。春娘道。我不好罵你。我說這行貨子。必是
偷着相看去了。吃着碗裡。看着鍋裡。才娶了三姐。又想第四個。門後頭
放滴滴金。等不到黑。忙什麼。西門慶道。不是我忙。是親家的好意。月娘
道。既你願意。就辦了罷。官人道。今日就是好日子。又宜結婚姻。先送過
定禮去。定日再娶。月娘瞅了一眼。一聲兒無言語。春娘即喚薛嫂拿了
一對金頭簪。四個鐲子。往喬家插戴去了。畢竟此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閒詩不錄。

光陰似箭。不覺的到了九月九日。西門慶與月娘。春娘。藍姐。在翡翠軒擺酒吃花糕。妻妾共賞重陽。但見菊花盛開。鋪地如錦。盆中有喬大戶送的玉獅子。燈下黃。大紅袍。粉鶴翎。滿天星。老僧衣尙網。硃砂蓋雪。更開得萬紫千紅。下邊是小玉。楚雲。秋桂。紫燕。打扮得千嬌百媚。學演彈唱。把酒來斟。行令猜拳。正飲中間。只見玳安跑進來說。報喜的來了。外面好少的人。爹快出去。西門慶即到前廳。見提刑所的書辦司房。捧着紫花印的部文上廳。雙手遞與西門慶。大官人接。拆開觀看。文內大書。奉旨東平府淸河縣正千戶員缺。着原任西門慶補授的旨意。官人大喜。即排香案。望闕謝恩。吩咐就此良辰。即刻拜印。走馬上任。書辦答應。

立刻預備在大門。西門慶進內。月娘。春娘。藍姐。都歡天喜地道了喜。月娘將收留當日衣帽拿出來。與官人換了。騎上馬。掛了踢胸。玳安韓二跟隨。衙役三班。旗鑼傘扇。喝道鳴鑼。上任去了。驚動了清河縣的軍民百姓。齊來觀看。議論紛紛。不多時。西門慶到了衙門。只見結彩懸花。西門慶接了印。張二官迎接。坐了堂。發放了公事。點鼓退堂。大官人回家。打發了報喜的。大廳上重新擺酒。大官人上坐。月娘。春娘。藍姐陪席。孝哥打橫。家人丫鬟都來磕喜頭。閤堂歡樂。好不熱鬧。有衆親友齊來道喜。官人一一款待。李桂姐。吳銀兒。李銘。吳惠。自備軟包。孝敬喜曲。直飲到日落歸宮。盡醉方休。有詩爲證。

白馬紅纓綵色新。　不是親者強來親。
試看西門前身事。　可作當時勸世文。

過了幾日。西門慶惦着葛翠屏之事。與月娘商議。定於十月初二日迎

娶。並請親友吃雙喜酒。商議定了。叫薛嫂通了信。問要什麼禮物。喬大戶道。又不是我的女兒。何必行茶過禮。拿頂轎子。胡亂娶了去就是了。薛嫂回覆了。西門慶即命玳安收拾後面罩房。鋪設床帳。到了初二日。月娘。春娘。藍姐早起。擦抹調臺。一頂轎子。四對燈籠。兩匣首飾。四包衣裳。薛嫂娶親。進福進祿夫妻與王經。都明辭了喬大戶。跟着轎子。鼓樂喧天。大吹大打。把翠屏娶過門來。送入罩房。準備洞房花燭。王經帶着進福。進祿。碧蓮。芙蓉。與官人磕了頭。又與月娘。春娘。藍姐。孝哥磕了頭。西門慶道。我聽見薛嫂說你們願意來。果然來了。問進福的媳婦叫什麼。稟道。叫碧蓮。廿二歲了。又問進祿的媳婦叫什麼。稟道。叫芙蓉。廿三歲了。官人說。叫碧蓮管佛堂。帶做針指。叫芙蓉管茶房。帶漿洗衣衫。又叫王經說。你暫看書房。叫進福進祿管馬圈。隨班使用。分派已畢。都磕了頭。玳安稟道。張二官送了一班戲子。與爹賀喜。長班與爹磕頭。西門

慶道。既送了來。叫他們在前廳唱罷。說着。清河縣也差人送了豬羊。雞鴨。喜軸。喜對。酒菓來。西門慶叫每人賞銀五錢。擡盒子的每名二百大錢。天當掛午。官客到了。張二官同李知縣先來。後是吳二舅。喬大戶。謝希大。常峙節。祝實念。孫天化。吳典恩。白賚光。玉皇廟的吳道官。永福寺的道堅。任醫官。張團練。薛劉二相。都來賀喜。後邊是喬大戶的娘子。應伯爵的娘子。大妗子。二妗子。薛姑子。王姑子。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董嬌兒。申二姐。郁大姐。一齊到來。月娘。春娘。藍姐。出房迎接。都與西門慶見了禮。前後大擺筵宴。把酒來斟。只聽得鑼鼓齊鳴。開了大戲。先唱天官賜福。衆客點了幾齣小戲。跳了加官。放賞畢。開了正本的還魂記。後堂是四個唱的。琵琶箏笛。吹彈歌舞。又有李銘。吳惠。打南十番唱小曲。十分熱鬧。正亂着。官人得便。溜入罩房看新人。見王六兒在那裡作伴。見了西門慶。呶了個嘴說。與爹說句話。就出房點手兒。西門慶會意。跟

着他來到藏春塢山洞裡。王六兒撒嬌撒癡說。爹想殺六兒了。忘不了香疤的情分。西門慶那裡受得。不由舊情勾起。遍體酥痲。掩上門。不免殢雨尤雲。陽臺楚夢。不想春娘驀地走來。聽見山洞裡有人。躡步潛踪。從窗縫裡一看。見官人與王六兒正在妙境。春娘笑了。點了點頭。咳嗽了一聲就走了。把西門慶嚇了一跳。忙與王六兒拽上衣裳。王六兒先跑了。西門慶走到前邊。才唱了半本軸子。復又讓酒。上了割刀點心。吃了飯。無人知覺。獨春娘看見。當晚席散。都回了家。申二姐與大妗子二妗子無回去。薛嫂也住下了。春娘揪着西門慶的耳朶。拉到樓上。說。我問你一句話。官人說。什麼話。春娘說。王六兒那淫婦。與你在花園裡。又是什麼首尾。三不知就合了把了。西門慶道。沒有什麼事。怪油嘴。單管瞎說。春娘說。你不說。很好。你們今日不用想圓房兒了。官人道。好乖肉。我不敢了。就此一遭。千萬別告訴人。春娘也笑了。說。我行個好罷。於是

把大官人送入洞房。與翠屏成親。他二人乾柴烈火。旱苗得雨。顛鸞倒鳳。魚水和諧。夫妻恩愛。不必細說。次日。拜了堂。分了姐妹。作了四房娘子。把陳敬濟丟到爪四(哇)國去了。月娘道。屏姐屋內無人。叫紫燕丫頭扶侍他。翠屏與月娘道了萬福。衆僕婦丫鬟拜了婦人。屏姐說。我也無有什麽。明日每人給你們做雙好鞋罷。衆人道了謝。婦人回房去了。正是。

前人田土後人收。　還有收人在後頭。

一日。月娘與西門慶坐着。月娘道。此時比不得先前。如今添了幾房娘子。丫頭們不夠使也。得買幾個才好。官人道。不難。叫媒婆揀好的。帶上幾個咱們瞧。於是叫王經告訴薛嫂文嫂二人。說要買丫鬟。此處缺得很。即找了陶媒劉婆。各處又聽。好的少。平常的又帶不進去。費了幾日的工夫。好容易湊了四個。一個叫天香。一個叫玉香。一個叫珍珠兒。一

個叫素蘭。都有八分人才。獨珍珠兒分外出色。原是鄉宦家的使女。因與書童有首尾。因此打發了。是陶媒領的。陶媒道。你們那三個。都是女娃子。是有價的。我的這一個。雖不是整的。會彈會唱。一身武藝。少了錢可不賣。商議定了。雇了四乘小轎。掛上皮子。擡到大官人門首。四個媒人一齊進內。見了西門慶。四人道了萬福。文嫂道。主家要人。小媳婦好不費事。幾日的整工夫。找遍了清河縣。才湊了四個。帶了來。與娘們過目。西門慶說。好的才要。文嫂說。哎喲。小媳婦是做什麼的。差遲的。你老也看得上。可先說下。有一個大些的。可不敢畫押。那三個都是女兒。包管紅子紅穰。(瓤)這個大的。比上那三個。他是帽兒。你老看。管保破的比整的強。這一個比那三個還貴呢。西門慶道。既如此。帶進來看。於是把四個丫頭帶到上房。大官人與月娘。春娘。藍姐。屏姐。一齊觀看。果然四個好丫頭。官人問道。這個大的多大了。叫什麼名字。答道。叫珍珠兒。

十七歲了。說。第二個呢。答道。叫天香。十五歲了。那第三個呢。答道。叫素蘭。十六歲了。又問。第四個呢。答道。叫玉香。也十五歲了。西門慶按次細看。四個都好。果然頭一個出色。生得眼動流眸。唇含碎玉。腰細如迎風嫩柳。鞋小似旱地金蓮。看了又看。心內已黑下了。忙問道。你說這個貴的。要多少銀子。陶媒道。這一個要三十兩銀子。又問。那三個呢。文嫂道。只要十兩一個。官人道。這三個還說得來。這個大的太貴了。又不會撒金溺銀。文嫂道。雖不會撒金溺銀。不但會彈唱。旱香瓜。口頭高。說得大家都笑了。西門慶道。不用信他的屁話。一共給他五十兩銀子就是了。薛嫂道。倒駁了我們十兩銀子。賣肉的便宜一家。老爹不是外人。什麼多少。娘們留下使罷。於是月娘每人賞了一分裙衫。換了皮子。分在各房使用。叫春娘秤出五十兩銀子。交與文嫂。外加四兩媒錢。四個人千恩萬謝。樂得要不得。與衆娘子磕了頭。告辭去了。且住。你這話就說差

了。西門慶還魂。家勢已被金兵搶擄。箱籠皆空。一連幾件事。那裡的許多銀子。列位押靜。人生官星財運。是命中註定。西門慶官復原職。有官即有祿。又娶了藍氏。帶了一分好家產。乾(甘)心情願由他使用。怎麼他無有銀子。閒言少敘。再說張二官。自從應伯爵作保。把春鴻獻與他家。却甚喜愛。又有篦頭的小周兒。也投到他家。改名文珮。叫春鴻教了些南曲琵琶三弦。每日在書房裡應候。見西門慶官復原職。仍坐了正千戶。張二官是他的屬員。娶了他的愛妾。又占了他的優童。幸李嬌兒死了。這兩個優童倒成了刺蝟。也不敢帶着上衙門去。心下躊躇。進退兩難。忽想到。我何不作個整情。把春鴻連文珮。送還與他。一來免了他吃醋。二者也顯我有人情。主意已定。對春鴻文珮說明緣故。二人求之不得。假裝捨不得。說。老爹作情。怎敢違命。於是差衙役二名。拿了晚生帖子。把春鴻文珮送到西門慶門上來。王經通報。官人叫帶進來。衙役

進見。磕了頭。說。小的主人請老爹安。說這兩個人原是府上的。前年投到我們處。恐爹乏人使用。着小的送來。物歸本主。望乞收納。列公。春鴻小周兒原是西門慶用過的。今見分文不費。送上門來。如何不喜。即令玳安拿了四兩紋銀。賞了來人。說。你回去。上覆你家老爺。多稱美意。敢不從命。面見再謝。衙役磕了頭。把二人帶進來。交待了。告辭回去。西門慶把春鴻叫進前。手拉着手兒。說。我兒。想殺我了。春鴻掉下淚來。官人用帕與他擦抹。道。小周兒幾年就長大了。名字改得好。春鴻道。他也學會了好少的曲兒。唱得好了。爹叫他唱個聽聽。官人點頭。於是春鴻手打着板。唱道。

奴家想你你不信。奴家想你却是眞心。我想你。逢人遇人將你問。我想你。相思害得無投奔。奴想你。如同你想你那心上人。你那心上的人。他不想你。你恨不恨。重句

官人聽了。只喜得眉歡眼笑。叫到跟前。攬在懷中。說。疼殺我了。說你還會什麼。再唱一個我聽。春鴻又替他打着板。唱道。

想你想得肝腸斷。盼你盼得眼兒穿。你來了。不覺心裡生撩亂。離別後。淚珠兒只在腮邊轉。一寸寸的揉(柔)腸。一陣陣的心酸。都只爲一點恩情。與你割不斷。重句

西門慶聽完。喜得拍手打掌道。我這兩個兒子。就是活寶。你們仍在書房裡住。早晚我來。也好扶侍。跟我去見見大娘與衆新娘子。於是帶了春鴻文珮來到上房。衆姐妹正然下棋。見官人來。一齊站起。西門慶道。我帶了兩個新人來了。月娘一看。說。這不是春鴻麼。那個小廝是誰。官人道。他就是箆頭的小周兒。月娘道。他們從那裡來。西門慶將張二官送的始末。從頭訴說一遍。說。還不知他學了好少的曲兒呢。改了名字叫文珮。是春鴻的徒弟。春娘道。又添了兩個妖精。夠行貨子張羅的了。

官人道。小油嘴。單管胡說。於是春鴻文珮與衆位娘按次磕了頭。一傍侍立。官人道。你們去罷。二人答應。回書房去了。西門慶歸到翠屏房中。屏姐接去衣裳。紫燕遞了茶。官人說。我今日要睡個早覺。快放桌子。與你吃杯酒好睡。紫燕擺上菓品。斟上葡萄酒。二人對飲。翠屏道。爹先有幾位娘子。西門慶道。連大娘六個。都沒了。只剩他們倆個。屏姐道。二娘甚疼我。昨日我們繡枕頂兒。一個人一個。我拿來與爹瞧。好不好。於是叫紫燕取了來。官人一看。說。這是你繡的麼。好新鮮花樣。是那裡尋的。屏姐道。不是尋的。是我瞎描的。官人說。你會出樣子。必有名講。翠屏說。這叫蝶戀花心。西門慶連聲喝采說。好一個名講。明日也給我繡一條汗巾。要多添幾朵花兒。屏姐道。這有何難。他二娘還要一個兜兜樣子。兩個香包樣子。一并描出來做就是了。就是我繡的趕不上二娘。二娘還教了些巧妙。說我很有緣。還託了我一件事。官人說。什麼事。屏姐說。

叫我見了爹。說新來的丫頭都在大娘屋裡。求爹把玉香兒給二娘使罷。西門慶道。這算什麼事。明日撥在他房中就是了。屏姐道了萬福。說。對大娘千萬別說小屏兒說的。官人見他舉止風流。說話柔情。不覺按納不住。心癢難撓。拉着佳人的手。說。乖肉。你好油嘴兒。於是酒也不喝了。解衣就寢。婦人百般迎奉。狂至四更方睡。這一來。梅樹生香氣。西樓運旺時。畢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荒言莫敍。

且說西門慶次日飯時才起來。梳洗已畢。過上房來。天香兒遞了茶。官人想着屛姐的話。對月娘說。新來的丫頭。你屋裡也使不了。他二娘樓上只一個楚雲。把玉香撥與他使罷。正說着。春娘來了。與月娘道了萬福。叫楚雲照看玉香。說。你倒有了夥計了。玉香與春娘磕了頭。又往楚雲唱喏。說。求姐姐照應。一傍侍立。說着。珍珠兒素蘭放桌子。夫妻飲酒。擺了許多的嗄飯。早飯已畢。丫鬟遞了茶。漱了口。西門慶到書房裡來。春鴻文珮請了安。官人叫文珮把韓二叫了來問話。不多時。韓二來了。與西門慶磕了頭。說。爹叫有何吩咐。官人說。我要問你一句話。你在湖州販了貨來無有。韓二說。無甚好貨。帶了些絨線湖珠來。官人說。正爲

此事。因你南邊住過。絲棉上在行。我要仍開起絨線紬緞鋪來。少個主管幫你。你想想誰好。韓二道。這個不難。現成的。西門慶道。你說是誰。韓二說。來興兒倆口子現在閒着。老爹何不叫了來。小的看櫃。叫他幫着。他又是熟手。如今比先在行多了。官人道。他媳婦死了。那裡又鑽出一口子來了。韓二道。不是別人。就是奶子如意兒。官人聽了。由不得喜上眉梢。說。既如此。就叫他來。鋪面也得修理。用多少本錢。韓二道。有現成的貨物。先開了絨線店。慢慢的再上臨安販紬緞不遲。商議已定。二搗鬼立時把來興兒倆口子都帶了來。見了西門慶。磕了頭。官人一見如意兒。不由得眼圈紅了。問來興兒。你幾時娶的。來興兒道。小的女人死了。大娘的恩典。把他就配了小的了。官人把要開鋪面找主管。韓二要你作夥計的話。告訴一遍。來興道。是用小的一人。還是連小的女人都來。官人連說。你一個人在鋪子裡。把你媳婦擱在那裡。我這裡人也不

夠使。仍叫他在裡頭罷。二人磕了頭。叫文珮帶着如意兒來見大娘。官人也跟進來。將要開鋪子叫他男人作夥計的話。告訴月娘衆姐妹一遍。又說。如意兒仍叫他作孝哥兒的嬤嬤。早晚扶侍他也好。月娘衆姐妹甚喜。孝哥亦喜得了不得。你道是什麼緣故。孝哥自五歲離了如意兒。至今四年有餘。自幼兒吃他的奶。寸步不離。情理所感。怎不喜出望外。話休饒舌。單說韓二次日見了西門慶。領了二百兩紋銀。與來興商量。置了碗盞傢伙。鋪面從新見新。把他的貨物也搬進去。算了一百兩銀子。看了黃道日。祭了財神。挿金花。掛紅綾。鞭炮連聲。開了張。念喜歌的擁擠不動。這邊生藥鋪仍舊倒回。吳二舅也來賀喜。鄰舍鋪面都來掛紅。韓二來興置酒款待。西門慶也來坐席。吳二舅與官人斟了盅。衆鋪戶每人遞酒三盅。大家歸坐。開懷暢飲。只吃得日落歸宮。大官人不覺大醉而歸。扶着春鴻。一直到春娘樓上。一進門。就躺在床上。春鴻要

下樓。春娘道。囚根子。你忙什麼。等着。於是與官人蓋了斗蓬。一翻身。鼾睡如雷。春鴻看着畫兒。只是笑。畫的是一軸春睡圖。似活人一樣。把小優兒看獃了。春娘輕輕打了一下。說。那畫兒上有什麼。俗語說。老婆看相。蘿蔔蘸醬。拉着他的手說。我瞧瞧你有幾個斗。看了半日。似醉如癡。一句話說不出來。這是什麼事。原來春梅早看上春鴻。礙着丫鬟。無處下手。發了半日獃。說。小兎崽子。倒有造化。你不喝茶麼。於是叫玉香遞了盅茶。說。你坐下。春鴻不敢坐。趴在地罩欄杆上喝了。又上下打量了一回。說。你娘的捏酸。快滾罷。春鴻才要下樓。說。你回來。我有話說。春鴻答應。仍趴在地罩欄杆上。春娘說。得了空。我與你下盤棋。不知你會下不會下。春鴻會意。說。下就是了。春娘心中暗喜。又怕官人醒了。無奈何。賞了一個聞香的佛手。打發他去了。西門慶睡至二更才醒了。楚雲遞上茶來。燈下觀看。越顯得紅白。伸手拉住。望春娘說。睡得我渾身發皺。

我要與你們打個官鋪。你依不依。春娘道。怪行貨子。又無臉了。你要愛他。外邊睡去。西門慶道。不能。不能。楚雲就要跑。官人揪住。一手拉着春梅。叫玉香關門出去。不容分說。拉上床去。點着燈。一場風雨。楚雲故作嬌癡。官人叫春娘按着。曲盡于飛之樂。又把春娘推倒。鳳友鸞交。大作一回。直狂至五更。才雲收霧散。睡到天明。叫玉香着王六兒做三鮮雞蛋湯。王六兒道。爹叫誰累着了。小丫頭道。我不知道。昨日爹醉了。睡至二更才醒。叫我出來。與楚姐姐他們屋裡打着頑來。王六兒一聲兒無言語。做了雞蛋湯。交與玉香拿上樓來。三個人每人吃了半碗。喝了幾口酒。剩下的給玉香吃了。要了洗臉水。梳洗已畢。官人瞅着二人只是笑。春娘道。楚雲。罵這個無臉的行貨子。於是打成一家。連小丫頭也不迴避了。過了幾日。正值春光明媚。又到了元宵佳節。十三日是藍如玉的生日。西門慶叫在花園大捲棚擺酒。與藍姐慶壽。又是燈節。滿堂掛

起羊角燈。紗燈。各色花炮。又搭了個盒子架。立了一架鞦韆。官人上坐。月娘春娘相陪。屏姐與孝哥打橫。藍姐斟了酒。與官人月娘春娘屏姐行了禮。歸位坐下。上了大盤大碗。壽桃壽麵。僕婦王六兒如意兒碧蓮芙蓉。帶了丫鬟天香玉香素蘭紫燕。與藍姐磕了頭。下面小玉楚雲秋桂珍珠兒。琵琶箏笛。鼓板彈唱南曲兒崑腔戲。飲至天晚。掌上燈燭。照如白晝。先放一架盒子。是大吉葫蘆帶唾火。又放一架。是萬盞連燈帶風火輪。春鴻文珮二人放了幾掛鞭。又放了幾桶大花。官人與衆姐妹一齊喝采。月娘春娘要看鞦韆。西門慶道。不許亂搶。叫他們挨次打來我看。先是小玉打了個金雞獨立。果然飄灑。次是楚雲打了個童子拜佛。甚實好看。後是秋桂打了個雙飛雁兒。像個蝴蝶一般。末後是珍珠兒打了個過樑直柳。把月娘嚇得說。丫頭。別打了。不是頑的。珍珠才慢慢與楚雲小玉秋桂拿對打來。有詩爲證。

紅粉面對紅粉面。玉酥肩靠玉酥肩。

下來閒處從容立。疑是蟾宮謫降仙。

又放了一回花炮。丫鬟們端上元宵來。每人吃了一碗。滿園中笑語喧嘩。燈月交輝。十分有趣。天有二鼓時候。才各自歸房安寢。西門慶手拉着藍姐。秋桂跟隨。步月而行。回房去了。不必細說。話分兩頭。單說王三官。自從打了官司。見無動靜。老孫祝麻子又時常的纏他在院裡宿歇。一個月有二十日不上家。黃羞花時常苦勸。一概不聽。一日。大醉而歸。吐了一炕。黃氏又勸至再三。王三官大怒。罵道。不賢良的醋鬈子。少爺娘教訓的娼婦。牝雞要打鳴兒。陰盛陽衰。幾次不理你。得了倚了。女人倒管男人。越說越惱。把婦人揪着頭髮。痛打一頓。剝了上罩衣服。只穿着小襖兒。跪在地下。寫了一紙休書。打上手模。叫家人與我掐出去。凍死餓死才好。永遠不許上門。家人再四央求。執意不從。無法。把黃羞花

拉出大街。閉門去了。可憐如花似玉的個女子。只落得舉眼無親。可往那裡去。放聲大哭。哭了半日。一跤跌倒。昏將過去。幸遇文嫂路過。見地下躺着一個人不動。摸了摸。有氣兒。說。這個人醉了。看看是誰。留神一看。把文嫂唬了一跳。說。這不是招宣府的三奶奶麼。怎麼躺在這裡。忙上前扶起。坐在地上。撅了半日。才氣轉甦醒過來。哎喲一聲。睜開二目。見文嫂在傍。一把抓住。放聲大哭。文嫂問起來歷。才知是休出不要的。說道。情節可憫。哭也無益。打主意要緊。黃氏說。有什麼主意。不過一死。文嫂說。若有六黃太尉。誰敢惹你。可憐見的。跟我去罷。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爲人豈不惜命。黃羞花無投無奔。只得點頭。跟着文嫂。含羞忍辱。帶回家中。給了兩件舊布裙衫遮體。正值他兒子分了家。與他煮茶打飯。哭得眼腫。只要尋死覓活。自己叫着自己。黃羞花。你好命苦。想在家跟着六黃太尉。錦衣美食。愛如珍寶。擇取門當戶對。聘到王府。何等

榮耀。誰知叔父去世。父母雙亡。一旦婆婆不慈。郎君薄倖。將我陷入此地。落得身爲下賤。給媒婆爲奴。有心自盡。又無膽氣。若甘心忍耐。何日是個出頭。想到此。不覺淚如雨下。又不敢高聲。文嫂道。大姐不必着急。我有個主意。不知你意下如何。這也不是長法。我與你找個好男子。嫁到他家。強如受罪。黃氏半晌無言。奈身不由己。進退兩難。文嫂催得緊。無奈說。任憑嫂嫂。只要救我的命罷。文嫂道。這個不難。只要聽話。你雖在王府當少奶奶。這兎兒不在那窩裡。少不得見景生情。說罷。提了花箱。出門去了。畢竟此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訥音居士編輯

第六回　黃羞花巧偕花燭　珍珠兒跳索沾恩

聞詩不錄。

且說文嫂出了門。你道他往那裡去。也不東。也不西。一直往西門慶家來。見了大官人。道了萬福。官人說。你從那裡來。文嫂說。給你老道喜來了。官人說。是我開張的喜麼。婦人道。那個喜那有這個喜好。說了罷。要大大的賞我。將王三官休出黃氏的話。告訴一遍。官人道。現在那裡。文嫂說。上雲南去了。西門慶笑着說。你說正經話。文嫂道。不是假話。官人說。你說了。我不難爲你。文嫂說。遠在一千。近在目前。現在我家住着呢。請你老得閒瞧瞧去。官人大喜說。這是天緣奇遇。既如此。少時就去。文

嫂告辭說。我先到家裡預備酒去。說罷。出了門。來到家中。對黃氏說。你要交運了。少時西門老爹來相你。你要知道我們門戶人家的規矩。成不成。要你陪酒。黃氏紅了臉說。人生面不熟。羞人答答的。怎好相見。文嫂就惱了。說。黃大姐。你別做夢。你今到我這裡。就由不得你。房子白住是人情。飯不是白來的。來一個。要接一個。那時成了。那時算賬。不看老太太的分上。誰肯與你說媒。你是死了的。我救活了。模樣歲數。正在當年。白日裡叫你做小買賣。晚上着人包着。豈不是活錢。倒看着三官的面上。叫你得好處。你倒不願意。我這裡也不好看臊了你的脾。與我脫了衣衫。出門去罷。說得黃氏無言可對。敢怒而不敢言。暗想道說。這也是命裡該當。既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進退兩難。無奈何。忍氣吞聲。不敢不從。含着淚說。嫂嫂何必動怒。接就是了。文嫂見黃氏依了。回嗔作喜。即拿出衣衫首飾。叫黃羞花打扮起來。鬢要鬆鬆的。粉要多多的。現

教了些勾拿的方子。賣俏的本事。打下了好酒。泡下好茶。買了許多的嗄飯。預備官人來相。這裡西門慶叫玳安備了馬。帶上眼紗。王經跟隨。往文嫂家來。到了門首。文嫂接入房中。道。姑娘。姑爺來了。還不出來遞茶。只見簾櫳起處。出來了一個美人。果然如花似玉。百樣溫柔。道了萬福。把西門慶喜得眉歡眼笑。道。一向眠思夢想。今日才得相見。實是三生有幸。就攬在懷中。再也不放。黃羞花雖受了文嫂的傳授。到底臉皮薄。半推半就。文嫂擺上酒。叫黃氏斟盅。佳人無奈。斟了酒。勉強與西門慶並坐。官人問道。娘子貴庚。婦人嬌羞答道。才二十歲。又問道。王三官爲何把你休了。婦人含淚將一切備細。與官人說了一遍。不由得泣(凄)慘。又不敢哭。官人道。不大緊。有我呢。這也是千里姻緣。跟我去。把你收作五房娘子。強如跟着那孽種受罪。婦人見西門慶許了他。拋去憂愁。說話不虛。果然是個情人。婦人才放了心。堆下笑來。倒感激文嫂。

一心撲在大官人身上。於是百般迎奉。撒嬌撒癡。只見他星眼流眸。雙腮紅暈。官人那裡撑得住。將婦人拉到屋中。解衣上床。並肩疊股。無所不至。須臾事畢。二人難捨難割。官人留了一方手帕。上拴着個玉鴛鴦。給了文嫂二兩銀子。道。我與大娘說明。看了曆書。即日來娶。言罷。別了婦人。騎上馬。帶了眼紗。帶着王經回家去了。正遇衆姐妹都在上房閒談。官人見了月娘。說。我告訴你一件新樣兒的事。今日在街上。聽說王三官把他媳婦打了一頓。休了。目今西廂房正無人。何不把他說了來。豈不又熱鬧些。春娘道。這行貨子又來弄鬼。人家不要的。他當阿物兒。無眼的珍珠。稀罕寶兒。月娘道。燈油調苦菜。各人心下愛。他願意的。你我別管。於是次日西門慶假叫文嫂說媒。放了定。叫進福進祿打掃西廂房。鋪設床帳。定於二月初二日準娶。黃羞花亦喜之不盡。打點精神。掐指盼望。不意宣和十六年改元靖康。欽宗只坐了一年天下。二帝失

陷塞北。幸虧岳元帥父子。殺得兀朮四太子魂飛膽裂。天獻銅橋。逃過河北。在山東駐紮。招兵買馬。聚草屯糧。等候奸臣秦檜的消息。山東一帶。各州府縣。家家閉戶。防守番兵。西門慶怎敢娶親。這一阻。遲了一年有餘。這裡黃氏度日如年。打聽得番兵過去。不幾日又回來了。急得黃氏搓手。坐臥不安。眠思夢想。神魂顛倒。文嫂亦無了主意。只是短嘆長吁說。偏我倒運。行什麼好。弄了個刺蝟。死吃死嚼。眼瞅着的錢不能到手。這樣的飢荒年。誰能養瘦馬。等了一年。渺無音信。一日。聞得金兵出境。往別州去了。文嫂才敢出門。爲過活討債去了。黃氏在門前閒望。見招宣府家廟的小和尚法戒。穿着茶𧝎(褐)色道袍。青緞僧帽。水襪雲鞋。藍絨絲縧。眉清目秀。齒白唇紅。手裡拿着本佈施。從西而來。婦人二目如醉。五內如焚。想起常在廟中耍笑。就愛他。不敢動手。今日天緣湊巧。也是三生有幸。文嫂又不在家。不可放過。主意已定。滿臉堆下笑來

說。小和尚。你往那裡去。法戒聽見有人招呼。舉目一看。認得是黃羞花。也陪着笑說。聞得奶奶住在這裡。可巧遇見了。我往施主家取佈施去。黃氏道。忙什麼。裡面吃茶。法戒道。改日再來。黃氏那裡肯依。一手拉着袍袖說。一個人也無有。進來。我有話說。把法戒拉到裡面。就把門關上了。讓到屋內。也不讓茶。捱着和尚坐了。拉着他的手說。好兄弟。想殺我了。在家時就看上了你。今日是天賜的良緣。成就了罷。列公。黃羞花原不是這等人。因怨女曠夫。邪火迷心。一念之差。失身於和尚。法戒才十八歲。知事(識)已開。古語云。和尚乃色中惡鬼。見婦人如此纏繞。香氣噴人。有什麼不肯。於是放下緣佈(簿)說。好是好。只怕文嫂看見。婦人道。不妨事。說下今日不來了。法戒說。往那裡去了。黃氏說。要賬去了。這樣年成。好討的錢。三天回來。就算利市。放心罷。明日睡到天光。也無個人影兒。小和尚大喜說。既如此。有酒無有。喝兩盅才好。黃氏道。有是有。

就只喝了。怕他看出來。法戒道。在那裡。黃羞花說。那桌子上。滿滿的一壺。你去看看。法戒看了說。法不傳六耳。拿碗倒了三成。兌了一碗水。說。燒酒比不得黃酒。兌上水。喝不出來。黃氏笑說。你倒是偷油的耗子。想來也是個醉貓。和尚也笑了說。酒雖有了。不知有菜無有。黃氏道。別說是酒菜。連飯菜都缺少。只有前日得的一包大蝦米。抓些將就着下酒罷。於是二人並肩疊股。一遞一口兒。就着蝦米。把一碗酒都喝了。誰知蝦米見了燒酒。發作起來。二人遍體如焚。那裡還坐得住。和尚先脫了衣服。把黃氏也剝了。夏景天氣。更覺爽快。他二人一個是久旱逢甘。一個是孤鸞遇偶。說不盡殢雨尤雲。如魚得水一般。男歡女愛。狂了個不亦樂乎。正是。

酒不醉人人自醉。　色不迷人人自迷。

少時天黑了。酒性未解。黃氏鋪上文嫂的鋪蓋。二人復上竹床。巫山重

會。油枕上任意綢繆。布被中山盟海誓。相親相愛。鴛鴦交頸。直睡到東方大亮。黃氏把他推醒。忙下竹床。穿好衣服。一溜煙兒的去了。自此爲始。文嫂不在家。法戒即來纏繞。打的如同火熱。不上兩三個月。把小和尚弄出病來。腰酸腿痛。咳嗽吐痰。臥床不起。出不來了。這裡黃氏日日盼望。音信不通。只急得眼中發火。香汗淋漓。茶飯也減了。眠思夢想。不幾日。害起相思病來。文嫂亦有些詫異。只不知是那一葫蘆藥。幸喜高宗南度。改了建炎元年。金兵占了汴梁。四太子搬師還國。山東一帶才太平了。西門慶惦着黃氏的事。叫了文嫂來商議。文嫂道。天老爺。這一年多把小媳婦幾乎急死。小奶奶病得了不得。三茶六飯的將養。好容易才好了。若不辦。我也當不起。於是定於是年五月初五日娶。叫文嫂帶了兩套衣裳。兩匣頭面。這裡從新糊裱西廂房。掃撣了床帳。到了初四日。一頂轎子。也不敢大吹大打。黑地裡。玳安王經跟轎。文嫂送親。胡

亂娶過門來。也無請親友。擺了個家宴。月娘春娘藍姐屏姐與官人道了喜。衆僕婦丫鬟磕了喜頭。至晚洞房花燭。文嫂扶侍二人成親。才了却了積年的閨怨。次早。梳粧拜堂。果然好個女子。雖然黃瘦。仍帶着風流典雅。體態嬌嬈。雖不比帶病西施。恰似那酒醉的楊妃。分了姐妹。丫鬟們都稱五娘。正是。

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不覺過了一個月。黃氏漸漸的好了。吃得有紅似白。打扮得千嬌百媚。西門慶越看越愛。與他寸步不離。又過了幾年。到了四月廿五日。是春娘的生日。大官人在芙蓉亭擺酒。叫了四個唱的。還有小玉。楚雲。秋桂。珍珠兒。四個家樂。李銘吳惠也來了。又有喬大戶吳二舅家送禮。大戶娘子。應二娘子。大妗子。二妗子。薛姑子。王姑子。都來慶壽。天氣炎熱。春娘穿着白銀條紗衫兒。藕色屯紗比甲。綠紗裙子。銀紅膝褲。內襯大紅

兜肚。月白汗巾。露出丁香小脚。紅繡花鞋。帶着兩個金響鐲。滿頭珠翠。花枝招展。越顯得杏臉桃腮。揷燭也似與官人月娘行了禮。又與衆姐妹萬福。禮畢歸坐。把酒來斟。上了些山珍海味。北菓南鮮。衆僕婦丫鬟都來磕了頭。下面四個唱的。是董嬌兒。韓金釧。郁大姐。申二姐。琵琶三弦。說軟書。唱西調兒。又上了百壽大桃。千秋壽麵。吃畢出了席。在芙蓉亭前擺菓酒。四個家樂打扮得齊齊整整。嬝嬝婷婷。唱小曲兒崑腔戲。又叫小丫頭跑竹馬。跳百戲耍子。把西門慶樂得拍手打掌。別人還不甚□意。見珍珠兒與素蘭跳百戲。一起一落。跳得蝴蝶兒一般。珍珠兒分外的嬌媚。心癢難撓。忽生一計。道。珍珠兒。別跳了。快到二娘樓上。把我的氅衣拿來。熱得很。珍珠兒答應。連忙去了。官人推淨手。隨後跟來。趕到樓上。珍珠兒正找氅衣不見。被西門慶抱住。說。不用找了。我與你說話。珍珠兒說。有什麼話。官人說。我聽見薛嫂說你破了。我要瞧瞧。把

丫頭臊得臉像大紅布。奪路要跑。被官人按住。不容分說。用手一摸。珍珠兒用手搗着。西門慶那裡肯依。餓虎撲食硬掐脖。巫山歡會。雲行雨施。把丫頭鬧得烏雲散亂。氣喘連聲。忙挽了頭。整理衣衫。不敢久留。下樓去了。西門慶覺渴了。自己倒了盅茶吃。坐在床上。一陣睏。就睡着了。這邊見官人不來。天晚了。撤了殘席。各自歸房。單說春娘帶着楚雲回到樓上。見官人才睡醒。揉眼睛。摳鼻子。春娘道。你說天熱。要換衣裳。珍珠兒找不着。問我要。見你不去。我們散了。官人說。我淨了手。一陣好睏。信步走來。就睡着了。於是遮掩過去。無人知覺。西門慶道。天還早呢。今日是你的好日子。咱們再吃一杯。叫他們唱半夜再睡。叫楚雲。把那三個叫了來。叫他唱福祿壽的小戲。要戴上套頭髯子。打□傢伙解睏。少時三個人來了。別者拿着鐃鈸鑼鼓。走着就打了來。獨珍珠兒心中有病。難過得很。定了十六個菓碟。夫妻對飲。楚雲去天官。小玉去壽星。秋

桂去福星。珍珠兒去白猿。碧蓮芙蓉兒會打鼓板。帶着小丫頭隨起來。鑼鼓齊鳴。倒甚有趣。驚動了月娘藍姐屏姐黃姐都來了。說。你們好樂。也不告訴我們。春娘讓了坐。說。這是席上生風。他領着丫頭鬧。人說。既來之。則安之。索新(性)大家喝個醉。官人說。無有多餘的行頭。把有的再扮上。唱與衆娘們聽。於是又扮了一齣扯傘。一齣藏舟。一齣花鼓子。唱畢。天交三鼓。月娘說。歇了罷。衆姐妹回房。春娘陪西門慶安寢。不提。這一來畢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荒言莫敍。

却說這日天降大雨。西門慶未上衙門。在書房坐着。王經說。韓二叔求見。官人說。叫他進來。韓二磕了頭說。回老爹事。鋪中貨物賣了大半。幾時上臨安。差誰去。官人說。着來興兒去。我還要打聽藍太監幾時的生日。寄信致謝。順便販些紬緞。添補發賣。韓二道。幾時起身。帶多少銀子。官人說。你把他叫了來。大家商議。韓二即把來興兒叫到書房。西門慶說。我要叫你上南京。與藍太監下書。打聽他幾月的生日。拿三百兩銀子。順便販些紬緞來。幾時起程好。來興兒道。南京比東京遠。早些去。得早回來。官人叫春鴻看曆書幾時好。春鴻說。請示爹。用節前節後。官人說。過了節看。春鴻說。初七是個收日。黑道。不宜出行。初八是個定日。黃

道。最宜出行交易。西門慶說。就是初八日罷。這兩日收拾妥當了。雇了頭口。那日好起程。來興答應。二人回鋪去了。不幾日。到了端陽節。有張二官李知縣喬大戶吳二舅都送節禮。大官人到儀門開看。見二衙門。每家八盒。喬吳二家。每人四盒。都是櫻桃桑椹。杏子金橘。粽子餑餑。獨二衙門有燒豬燒鵝。燒黃二酒。都叫收了。叫春鴻寫了謝帖。每家賞銀五錢。擡盒的賞大錢二百文。官人道。來而不往。非禮也。得回他幾分才是。菓子是有的。這幾年買的粽子。通無好的。怎麼得個新樣兒的才好。送出去也不俗氣。進福在傍答道。爹要新樣的。小的女人會包五福粽子。是南邊學的。官人問。怎麼是五福粽子。進福道。爹叫了碧蓮來問他知道。於是官人回到上房。叫碧蓮來問道說。你男人說你會包五福粽子。怎麼個包法。碧蓮道。奴才的爹在金陵開蘇式鋪。賣的是杏仁茶。湯圓。藕粉。南蜂糕。八寶茶湯。綠豆糕。狀元糕。五福粽子。所以奴才在家作

女孩時學會了的。官人說。用什麼調和。碧蓮說。難着呢。必得上好的江米。肥嫩的葦葉兒。一樣桂圓餡的。一樣夾沙餡的。一樣芝蔴酥的。一樣脂油丁兒的。一樣火肉丁兒的。把餡子拌好。配上各樣兒的菓子。再加上玫瑰桂花。做成錠子。把葦葉打成條兒。㨾成幅兒。一個一個的包好。上籠屜蒸熟了。這就叫五福粽子。爹喲。各樣兒都容易。火候最難。又着手比着說。火大了呢。爛了。火小了呢。生了。爹喲。總在不緊不慢。文武火才好。官人見他口似懸河。眉目傳情。輕狂俏浪。笑容可掬。喜了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說道。不知你有這等手段。抽空子掐了他一把。婦人瞅了一眼。笑道。爹要做多少。官人道。做三十個。春娘道。這行貨子昏了。三十個夠蘸鹽吃的。西門慶笑說。我說錯了。叫他做三百個。送人之外。剩下的大家嘗嘗。春娘道。果然是個新樣兒。叫他們買了調和。就叫他做去罷。話休饒舌。次日。碧蓮忙了半夜。果然蒸了五福粽子。官人叫在花

園燕喜堂擺酒。將粽子配上菓子。送了人二百個回了禮。剩了一百個。擺了二十個菓碟子。月娘。春娘。藍姐。屛姐。黃姐。都到齊了。西門慶上坐。衆妻妾下陪。孝哥打橫。一家人滿斟美酒。共賞榴花。丫鬟剖了粽子。大家嘗了。果然香美無比。月娘道。不知碧蓮有這樣手藝。官人道。背巷出高酒。飲了一回。西門慶說。過了節。也該與孝哥請個先生才好。十二三了。還不認得個字呢。念念書。也好考試。孝哥道。可是好呢。還得個伴兒才好。官人道。叫文珮陪你就是了。於是又飲了一回。衆姐妹猜拳行令。四個家樂彈唱一回。春娘見柘榴花開得茂盛。出席頑賞。見一枝穿心柘榴。花內開花。掐了一枝。見一對花蝴蝶。上下飛舞。即叫。大姐姐。叫丫頭拿扇子來。這裡有兩個蝴蝶兒。衆姐妹一齊出席。帶着丫鬟們都來看。西門慶亦來看。說。在那裡。只見一對大花蝴蝶。忽上忽下飛舞。楚雲拿扇子趕去。將落下。又飛了。又趕。只趕不上。楚雲穿着桃紅紗衫。綠紗

裙子裹腿。忙脫了丟在地下。只穿着白紗汗掛。青紗膝褲。露着大紅兜肚。杏黃汗巾。大紅繡鞋。四個銀鐲子。紗罩着一身白肉。跑得衣衫都透了。氣喘吁吁。將捕着一個拿來大家看時。原來是個雄兒。官人道。放了罷。捕了這個公的。那個母的就想殺了。春娘得便。把一枝穿心柘榴花。就揷在官人的頭上。說道。要行好。就放了罷。衆人大笑。西門慶說。笑什麼。月娘說。王八頭上一根草。官人即取下頭巾來。見是一枝柘榴花。道。是那個淫婦幹的。都不言語。春娘搗着嘴笑。西門慶說。必是你。春娘說。我不知道。官人說。臘鴨子煮在鍋裡。身子爛了嘴還硬。春娘忍不住說。是你娘與你揷了。還不知道呢。說得大家都笑了。又坐了一回。拿上飯來。大家吃了。天晚了。各自歸房。春娘帶着楚雲過前邊來。遇見春鴻。撞了個滿懷。春娘道。你這囚根子。從那裡來。春鴻說。爹叫我請聶先生教小大官念書。他說秋天出了場才能來呢。回爹話去。只見他雙腮紅暈。

二目乜斜。耳丫上拽着菖蒲棒兒艾子尖。說。你看他浪得受不得。於是搶在手中。往樓上去了。到了初七日。官人修了書。致謝藍太監提拔之恩。叫春娘與藍如玉兌了三百兩銀子。交與來興兒置辦貨物。來回盤費。來興兒磕了頭。領了書信銀兩。回到家中。主(囑)咐如意兒好生侍奉老爹。小心門戶。如意兒備了餞行酒。次日就起了身。上臨安去了。西門慶上衙門審事。不在家。春娘在樓上悶坐。只見欄杆上落着個鸚哥兒。忙叫。玉香。快拿住。丫鬟答應。慢慢的溜過去要拿。這鸚哥在欄杆上來回的跳。玉香有智末(謀)拿了半盅茶一引。誰知他渴急了。伸嘴來喝。小丫頭揪住脚絆。樂了個事不有餘。笑嘻嘻獻與春娘。春娘接過來一看。原來是個熟的。喜之不盡。說。這可好生養活着。還得買個架子。交與你。早晚添食水。誰知這鸚哥是麗春院鄭愛香的。從早晨開了鎖子飛了。找了半日不見。老虔婆在街上亂罵。正遇王經買架子去。聽見虔

婆罵鸚哥。說。快住聲。不要惹禍。鸚哥是老爹的二娘得了。叫我買架子。你正經做個整情。連架子送了他罷。虔婆嚇了一身汗。說。幸虧是你。不然我吃不了。要兜着走。你少待。我與你取架子去。忙回到家。將始末告訴了愛香。愛香也無了主意。叫虔婆把架子快送了去罷。於是將架子交與王經。說。求二爺只說買的。別叫老爹知道。王經說。放心。都交給我。說罷。提了架子來見春娘。楚雲拿進來一看。是一個白銅月光架子。兩個銀琺瑯食水罐。十分可愛。說。把王經叫進來。王經請了安。春娘說。多少錢買的。王經說。小的原要買新的。價錢不對。可巧遇見這個舊的。樣兒又好。才二兩銀子。春娘大喜。秤了二兩紋銀。賞了王經一包點心。打發去了。這裡玉香結了鎖子。添了食水。把鸚哥掛在地罩上。他就說話。說道。你不添食。撕你的皮。你不添水。打你的嘴。春娘大笑。愛如珍寶。不多時。西門慶來了。說。那裡的鸚哥。春娘說。揀的。狼載兒飛了來的。官人

亦歡喜說。不知會說話不會。楚雲說。才還駡玉香來着。官人說。我今日可乏了。整問了一天事。還未結案。喝口酒。早些睡罷。春娘叫放了桌子。擺了幾碟酒菜。二人對飲。看着鸚哥。倒覺有趣。飲了幾盅。乏透了。合衣而寢。過了幾日。西門慶無事。獨步閒遊。從花園中回來。出角門。才往外走。正撞見如意兒從外來。撞了個滿懷。如意兒陪笑說。爹往那裡去。官人道。信步閒遊。說你從那裡來。如意兒道。家中取棒槌。與小大官搥衣裳。官人道。我有一事要託你。如意兒問。什麼事。官人說。你猜。如意兒翻翻眼說。我猜着了。必是前日愛上碧蓮。叫我過橋兒。西門慶拔了他一個蘿蔔。說。怎麼你就是我肚子裡的蛔蟲。你要替我說成了。我管你個夠。如意兒道。這可忙不得。等他男人不在家。慢慢的與他商議。我看他招瘋狗般。有什麼不願意的。他若點了頭。聽我的回信。於是如意兒拉官人到他房裡。掩上門。算定錢。舊情勾起。魚水和諧。男歡女愛。狂了個

本利還家。正在熱鬧中間。只聽得脚步響。官人從門縫裡一看。原來是小玉。天香兒。拿着花籃。裝着一籃鮮花。往前邊去了。西門慶得便。拽了衣衫。出了房。往書房中來。正遇謝希大常峙節進來與官人拜揖。西門慶讓入房中。文珮遞上茶來。三人對飲。希大道。哥閒中在家做什麼。官人道。天長又熱。往那裡去。如今兄弟們也少了。你們又不常來。我竟無處可去。希大道。有處去。有處去。有處去。哥還不知道呢。麗春院新近來了一個粉頭。好不出色。生得長䠶身材。瓜子面皮。白得似粉團兒。肉軟如棉。頭髮有四尺長。梳得兩鬢蓬蓬的。小脚兒將二寸半。手兒似藕芽尖尖。好一雙俊眼。一手的好琵琶。西調小曲。無所不會。自來俏。睡情又好。鴇子待他如親娘。打扮得花朵兒一般。他家每日車馬成群。把院中都壓下去了。西門慶道。是那裡來的。叫什麼名字。常峙節道。是臨清碼頭上來的。叫馮金寶。好個雌兒。話不虛傳。官人說。既如此。咱們就去走走。於是

叫玳安備馬。說。你們二位先去。我隨後就到。謝希大常峙節答應。告辭去了。西門慶隨後騎上馬。帶上眼紗。王經跟隨。往院中來。到了馮家。謝希大常峙節早在那裡等候。官人入來。鴇子行了見面禮。西門慶道。你們幾時來的。稟道。五月初一日來的。官人說。你的姐兒多大了。答道。今年才二十歲。官人說。在那裡。帶出來看看。鴇子道。接去了。就來。今日老爹來得巧。若不是吳老爹病了。還得幾日來呢。官人問。那個姓吳的。鴇子道。是巡檢司老爺。西門慶一聲也無言語。遞上茶來。三人正飲着。只見兩個架兒進來。與官人磕了頭。說。爹略坐坐。來還早呢。他那裡揉肚子。打發睡了。才能來呢。西門慶心中不悅。說。姓吳的。他也配如此。不看同坐的分上。立刻找上門去。罷了。看酒來。咱們先吃一杯。看他來不來。架兒見官人有了氣。又去催去了。這裡官人等得眉上生煙。正與鴇子發話。只見架兒跑了來。說。來了。官人就無了氣。定睛觀看。見從外進來

了個小娘。果然人材出衆。打扮得妖媚妖樣。穿着青紗衫子。白紗湘裙。大鑲大沿。掐金臥線。繫着一條銀紅五彩穗子汗巾。豆綠膝褲。大紅繡鞋。風流美貌。好個女子。道了萬福。官人說。我來了。你怎不快來。只見他滿臉陪笑說。不知老爹光降。打量是隨常嫖客。恕罪。恕罪。西門慶見他語甜。回嗔作喜。說。你接過多少客。金寶道。自十五歲出馬。至今六年。記不得了。只記得頭客是個長隨。梳櫳了。就隨任去了。又問。你會多少曲子。道。大曲六七十個。小曲一百有零。官人拍案大笑說。妙啊。久慣牢成。想來是個有本事的。於是金寶先斟了一杯酒。遞與官人。次是謝希大。又遞常峙節。重新敍坐。金寶下陪。自己也斟一杯。酒過三巡。婦人拿起琵琶來。定了定弦。說。獻醜了。口吐嬌音。唱了個黃鶯兒。官人說。好旱香瓜。另一個味。金寶站起來說。老爹點一個。官人說。你會唱南疊落麼。金寶說。有。又定準了弦。眉目傳情。唱了一摺。令人神魂飄蕩。官人大喜說。

怪不得院中奪萃。果然是當世的花魁。換了大杯。各飲了一盞。常峙節說。我說個笑話。一個人愛看西廂。見鶯鶯美貌。眠思夢想。看看至死。他的朋友來。說。你要看鶯鶯。跟我去。他現在我那裡。這人聽見。立刻好了大半。即到他家。見一老婆婆坐在炕上。問道。鶯鶯在那裡。說。你看那坐着的。說。這是何人。那人道。這是鶯鶯的孫女兒。已九十歲了。你還想要見他。斷無此理。說得大家都笑了。常峙節道。哥才說他是花魁。老婆子是他的孫女兒。花魁自然是金寶的姥姥了。罵得妓者急了。趕着常峙節打。說。這個老花子。不得好死。又飲了一回。二人裝醉。搭扶着桌子睡了。官人往金寶使了個眼色。二人進入屋中。掩上門。手拉着手。解衣上床。正是千里姻緣。馮金寶一見大官人。就捨不得。已而巫山交會。一心撲在官人身上。百般迎奉。海誓山盟。把西門慶樂得心癢難撓。如漆似膠。直狂至日落。才出房來。見二人早已溜了。官人整衣洗手。賞了鴇子

二兩銀子。帶上眼紗。上了馬。帶着王經。回到家中。一直到黃姐房內。黃羞花親自接了衣裳。二人重斟美酒。復飲瓊漿。黃姐道。今日爹在那裡吃酒。官人說。同老謝老常。在酒樓上閒談了一日。不是天晚了。還不能來呢。只吃了三五盞。銅壺滴漏。天交三鼓。官人說。歇了罷。二人上床。餘興未盡。點着燈。顛鸞倒鳳。復行魚水之歡。黃姐正合春興。撒嬌撒癡。美不可言。直狂至五更方睡。睡夢之中。西門慶大叫美人。把佳人緊緊摟住。黃氏打量與他相親。倒搬槳復合雲雨。官人驚醒。只聞金雞三唱。腹中暗笑。這一來畢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閒詩不錄。

且說吳月娘這日起得早。衆姐妹來到上房。道了萬福。小玉天香兒按次遞了茶。春娘說。求姐姐絞絞臉。月娘說。你就是認得我。閒着他們作什麼。春娘道。他們都是些新收子。那有姐姐老練。於是叫丫鬟重開粧臺。復對雪鏡。與春梅絞起來。月娘道。你的這鬢角要脫了。小心些。不是我與你頑。少吃好東西。春娘笑了說。阿彌陀佛。天知道。說得大家都笑了。往黃羞花說。妹妹。叫丫頭把我的粉盒與鑷子取了來。黃姐道。我那有丫頭終日撇着使。叫別人去罷。春娘說。我的丫頭無來。小姑娘取取罷。小玉答應去了。春梅對月娘說。五姐無人使。大姐姐把新買的分給他一個。不好麼。月娘道。我也忘了。叫素蘭扶侍他罷。黃姐忙與月娘道

謝。素蘭與黃姐磕了頭。少時。小玉取了粉盒鑷子來。說。二娘。這粉剩了不多了。春娘道。粉多着呢。我要掐些玉簪棒兒蒸蒸。楚雲玉香小肉兒都不會。芙蓉兒在傍說。奴才會蒸。還會做鵝油淨面光。若不嫌不好。一搭裡做了。孝敬娘們。春娘道。你既會做。就做些與我們。使多少錢。與我要。芙蓉兒道。娘說那裡的話。什麼值錢的東西。現成的鵝殺上一隻。鋪子裡有的是冰片麝香。用幾匣粉也值得奶奶賞錢。若賞臉。奴才盡個孝心。說得大家都樂了。藍姐說。怪不得他的臉您(恁)亮。原來他會製粉。說着。絞完了臉。叫玉香掐了一兜玉簪棒兒。交與芙蓉兒。說。不要多了。每人兩匣就夠了。只聽得一片聲。如意兒。珍珠兒。王六兒。袁碧蓮嚷道。來旺兒屋裡鎖着。有一群小娃子光着屁股搊跤呢。娘們快去瞧去。月娘道。那裡的話。屋子鎖着。從那裡進去。婦女道。千眞萬眞的。不敢撒謊。於是衆姐妹一齊進角門。從夾道裡來到來旺兒住的房子。窗戶上

無有紙。擡頭一看。果然一屋子娃娃光着屁股搭跤。見人多了。一晃兒無踪無影。月娘道。這是件奇事。莫非房子閒得有了鬼了。正說着。西門慶也來了。說。在那裡。春娘道。我們將瞧見就沒了。官人道。豈有此理。叫進祿取鑰匙來開開瞧。於是取了鑰匙開鎖頭。開了半日。都銹住了。官人說。擰了罷。進祿擰開了門。大家進房。裡外兩間。那有個人影兒。見裡間屋裡爐炕內有亮兒。官人說。這又奇了。無人的屋子。爐炕裡又無火。那裡來的亮兒。定有緣故。叫進祿。你把你哥哥叫了來。拿了㩧頭鐵鍁來刨開瞧。月娘道。別刨罷。看刨不好了。官人道。有什麼不好。於是進福進祿都來了。說。從那裡刨。西門慶說。把爐炕拆了。順着爐子刨着看。進福弟兄一齊動手。先掀了炕面子。拆了炕幫。鬧得滿屋裡塵土飛烟。衆姐妹躱在一傍。二人又刨。無有什麼。順着炕洞。刨到爐炕底下。官人叫把磚撿出來看。撿了磚又刨。只聽得響亮了一聲。把㩧頭崩了。刨着了

一塊石頭。官人叫取出來看。二人復又動手。好容易拿將上來。底下蓋着個餵豬的槽子。裡面有兩個藨連(練)口袋。摸着挺硬。使了一身汗。拿也拿不動。進福道。是財帛罷。西門慶說。既如此。先別動。快請香蠟紙馬來。祭了再看。玳安王經取了香几來。安了爐。西門慶滿斗焚香。祭畢。叫玳安王經幫着進福進祿。四個人才擡上來。打開細看。見都是雪白的元寶。一個一個掏出來。數了數。整八十個。官人月娘衆姐妹喜了個事不有餘。月娘叫把口袋抖開看。每個裡面都有個潞紬包袱。細看。却是李瓶兒之物。西門慶醒悟了。認出是他舊日記(寄)囤的銀子。不知幾時被來旺兒竊去。埋在此處。今日物歸本主。謝天謝地。叫玳安王經把元寶送到二娘樓上。春娘跟了來。官人衆姐妹也過前邊來。都到春梅樓上。官人說。小油嘴。拿天平秤秤。春娘瞅了一眼。叫楚雲掛好天平。放了法馬。一百一平。整平了四十二平。共合四千二百兩整。官人道。你

再把碎銀子平出十兩。進福進祿每人賞銀五兩。把元寶收起來。進福弟兄磕了頭。就出去了。春娘將元寶一一收起。衆姐妹回房。笑語喧嘩。官人往書房中來。走至窗下。聽得屋內嘻笑之聲。官人也不言語。躡足潛踪。從窗縫往裡一看。只見春鴻把文珮按在床上。倒撅着。西門慶也不作聲。見春鴻說。小淫婦。我發了財了。好好的叫我一聲。我饒了你。文珮說。回來你也照樣兒。不就不叫了。春鴻說。依你就是了。你可要留情。官人那裡還受得。闖進房來。把春鴻按倒。說。我比文珮如何。叫文珮關上門。春鴻故作推托。撒嬌撒癡。西門慶那裡肯依。不容分說。殢雨尤雲。狂了個不亦樂乎。怎見得。正是。

動人春色嬌還媚。　惹蝶芳心軟欲濃。

話分兩頭。且說如意兒。自從大官人託他碧蓮之事。連日不得下手。這日進福兒告假上墳。不在家。如意兒拿了個小盒子。盛着些乾菓子。打

了一壺酒。來到他屋裡。碧蓮讓坐。說。姐姐從那裡來。婦人說。早要與妹說說話兒。你當家的在家不方便。今日無事。打了點酒兒。咱們坐半日。說罷。把盒子打開。放在桌上。碧蓮道。來在我家裡。該我打酒才是。禮從外來。如意兒道。先喝我的。好叫你還席。於是二人坐下。把酒來斟。嗑着瓜子兒。如意兒說。老福今年多少歲了。碧蓮說。二十五歲了。說。怎麼南邊人倒往山東做親。碧蓮道。不瞞姐姐說。我是金陵養的。我公公在南京跟官。往我爹爹相好。酒後割了衫襟。他也在那裡。二十歲上娶得我。因官府丁憂。我們就回來了。也是這東平府人。住了幾個月。因底下不和。才投到親家老爺那裡。不想他太澀剋。昨日四娘出嫁。我們才隨過來了。如意兒道。見了小的無有。碧蓮道。再休提起他。白日裡當差。到晚晌就無了影兒。也不知在那裡要去。平白的見不着他。我竟是守活寡呢。說着。眼圈兒紅了。如意兒道。可憐了。我打量小夫妻時刻不離。如此

說。難爲你怎麼耐得。咱們說個頑話。我給你找個人作個伴。好不好。婦人把臉紅了。只不言語。咬着裙帶子笑。如意兒見他有意。捱近身邊。灌了他兩盅酒。自古道。酒是色媒。把婦人燒得芳心亂跳。如意兒向他耳朶上說。是眞話。我有個主兒。稱得起潘驢鄧小閒。碧蓮瞅了一眼。又不言語。如意兒問得緊。婦人半晌問。是誰。如意兒道。你點了頭。我才說呢。這婦人拴不住意馬。太陽筋也暴起來。借着酒力。點了點頭。就搗着嘴笑。如意兒說。不是別人。是咱們的老爹。前日見你會包粽子。很喜歡。說得了空兒。要來坐坐。與你尋包粽子的方兒。婦人臉上一紅一白的。只是笑。如意兒又說。別錯了主意。依了他。好處多着呢。婦人心中早允了。只不好開口。半晌道。好是好。只怕他碰見。如意兒說。這個不難。你哥哥不在家。就在我屋裡見罷。婦人道。姐姐不笑話麼。如意兒說。咱們一個鍋裡輪馬杓。都是一家人。我見你受孤單。其心何忍。自己姐妹。盼個人

疼你還不能呢。婦人大喜。商議已定。如意兒說。我也不可久坐。幹正經事要緊。辭了碧蓮。見大官人來。事有湊巧。西門慶從書房獨自出來。如意兒使了個眼色。官人跟他到角門外。將前事一五一十告訴一遍。官人甚喜。說。事不宜遲。趁他男人不在家。就此工夫。我在你屋裡等。就叫他來。如意兒說。天老爺。不等熟就吃。這等嘴急。我不去了。官人道。好油嘴。你行個好。必得好說的。如意兒也笑了。復返回來。見了碧蓮。說。爲你們還要跑殺人。才出去就碰見他。說了在我屋裡等着。就叫你去呢。碧蓮道。這等忙。頭也無抿。粉也落了。羞人答答。怎麼去。如意兒道。不是要你上半截。快去罷。過了這個村。就無有這個店了。逼得婦人無了法。往如意兒房中來。見大官人目不錯珠站着。碧蓮搭訕道。爹在這裡做什麼。官人見來了。說。想殺我了。不容分說。拉到屋中。關上門。餓虎撲食。把小娘兒鬧了個頭昏腦悶。連話也說不上來。西門慶越看越愛。低說道。

我兒。你與我是前世的姻緣。三生有幸。碧蓮點頭。只答應不出來。少時明白了。連聲氣喘。雲行雨施。才霧散雲收。手拉着手。正在難解難分。如意兒招手說。看有人來。官人才鬆了手。碧蓮挽了頭髮。繫了裙子。一溜煙就跑了。官人往如意兒說。少時我與你一對釵環。一疋綾子。給他送去。說我給他做件衣裳穿。得空兒常來走走。正說着。玳安來了。說。那裡無找到。爹在這裡呢。官人問。什麼事。玳安說。墳上的張安來了。請爹說話。於是官人到書房來。張安磕了頭。說。請示爹幾時上墳。西門慶道。今日十三日。後日十五日罷。張安道。用豬用羊。還是用席面菓桌。官人說。自然是用席面菓桌。一切廚子傢伙。紙錁酒菓。都要妥當。不得有誤。張安答應。磕了頭。出城去了。西門慶見了月娘。說。將才張安來了。問幾時上墳。我定了十五日。你們姐妹都去走走。叫他們也在墳上磕個頭。來咱家作媳婦。還無拜祖呢。於是吃了飯。又閒談了一回。天晚了。大家安

歇。西門慶手扶着秋桂。在藍姐房中歇了。到了十五日。月娘起得早。燒了香。春娘。藍姐。屏姐。黃姐。都是素粧打扮。也有穿青的。也有穿月白的。也有穿藍的。也有穿鴨蛋清的。都是掐金臥線。水紅裡兒。點景的花翠。更比艷粧好看。丫鬟小玉。楚雲。秋桂。珍珠兒。天香。玉香。素蘭。紫燕。僕婦王六兒。如意兒。碧蓮。芙蓉兒。倒是艷粧濃抹。打扮得花枝招展。都到上房。月娘讓了坐。丫鬟按次遞了茶。春娘見碧蓮穿着件紫綾新衫子。豆綠裙子。說。你這衣衫是新做的麼。好花樣。是買的。是得的。碧蓮嚇了一身汗。忙說。是奴才攢了幾個錢買的。不然今日還無穿的呢。春娘也無往下問。遮過去了。月娘說。叫進福進祿看家。我已叫下劉婆子老馮。大概也就來了。說着。上了點心。大家吃畢。五頂大轎。婦女們是小轎。官人與孝哥騎馬。玳安。王經。春鴻。文珮跟隨。出了城。往五里原來。新秋天氣。只見田禾滿地。萬綠青青。十分助興。不多時。到了祖塋。一齊進了陽宅。

吃了茶。衆姐妹帶着丫鬟。先到樹林中看青。丫鬟們滿山子上掐野花。掏蛐蛐。拿螞蚱。可巧一個蝎虎子。攛在袁碧蓮衣衫裡。把他嚇得亂嚷。抓也抓不出來。如意兒說。快脫了罷。碧蓮也顧不得有人。忙脫裙衫。還在裡面。無法。把襯衣汗褂都脫了。露出一身白肉。通紅的一個兜肚。青紬膝褲。褲腰裡才把蝎虎子拿住了。如意兒道。這是新衣裳。折壽的。別人不懂。把碧蓮羞得面紅過耳。忙穿了衣服。大家笑成一團。這裡張安等擺齊了供。請西門慶奠酒上香。大官人帶着孝哥先行了禮。次是月娘帶着衆姐妹上香祭奠。官人在李瓶兒墳上大哭了一場。焚化了錢紙。看着撤供獻。只見楚雲在宮門外。騎着石羊。秋桂騎着石虎。玉香兒騎着石龜的脖子。紫燕上了石牌樓的夾杆石瞭高兒。往着月娘說。你看這丫頭們眞淘氣。也不怕冰得慌。春娘瞅了一眼。說。行貨子是曹州的兵備。管事寬。那裡就冰了胎了。月娘也笑了。說着。請吃飯來。大家回

到陽宅。按次坐了。把酒來斟。吃了飯。又逛了一回。官人說。咱們還得到永福寺。與他五娘燒張紙。月娘道。那有不去的理。於是都上了轎子。西門慶孝哥也上了馬。往永福寺來。一路無話。到了永福寺。和尚道堅迎接。客堂吃了茶。官人說。祭禮齊備了麼。道堅道。齊備多時了。於是官人月娘帶着衆姐妹先拜了佛。拈了香。過了大殿。又過了兩層殿。才是塔院。衆姐妹看了一回塔。出了後角門。才是潘金蓮的墳墓。也有幾棵樹。還是西門慶先奠了酒。哭了一場。後是衆姐妹行了禮。藍姐說。他五娘因何埋在這裡。月娘擺手。藍姐心靈。就不問了。禮畢。燒了錢紙。大家回方丈來。和尚擺了齋堂。飲了幾杯酒。閒談了一回。天晚了。官人說。回去罷。一齊上了轎。仍歸舊路。怕關了城。急走歸家。這一來到家。畢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荒言莫敍。

話表馮金寶。自從陪伴西門慶一夜。把別人撇在九霄雲外。眠思夢想。只在大官人身上。見許久的不來。終日神魂顚倒。茶飯懶餐。也不接客了。整日家睡在床上。把鴇子鄭婆急得跺脚。百般解勸。只是哭。鴇子道。你到底怎麼了。金寶說。自從那日接了西大官人。不知是怎麼。心就掉了。也接過好少的人。不似他情深意重。不由得放不下。說着。落下淚來。鄭婆道。你恁想他。也是三生有幸。你有(與)其瞎盼的。何不寫封書兒捎了去。請他來不好麼。金寶道。可是好呢。但無人送去。鴇子。說。交給我。自有道理。於是金寶忙展花箋。修書一封。摺了個同心方勝兒。拿了一條汗巾包好。付與鴇子。說。媽媽千萬討個回信。虔婆接了。一直到薛嫂

家來。再三託付。說。千萬寄到才好。薛嫂說。這有何難。我應允了。聽我的回信就是了。虔婆回家。不提。單說薛嫂將情書裝在花箱裡。提在手中。說。這妮子害相思。倒有把棗兒嚼嚼。想罷。往大官人家來。不用通報。來到了上房。胡咧了一回。詢知西門慶在春娘樓上。說。二娘要買花翠。我見見去。說罷。往春娘樓上來。道了萬福。春娘說。有了好花翠了麼。薛嫂說。有了。特意給二娘送來。言罷。打開花箱。取出一包軟翠鬏髻。一包嵌珠頭箍。遞與春娘。又拿了一個包兒。遞與官人。說。這是老爹叫我帶的海南檳榔。官人接來。薛嫂啾了個嘴。西門慶會意。才待揣起。早被春娘看見。說。拿來我瞧。官人不給。順手搶到手中一看。原來是條汗巾。裹着一封書字。官人要奪。春娘道。你要奪。咱們就撕了。急得薛嫂搓手。又不敢言語。於是春娘見撲了個方勝兒。就知是封情書。拆開一看。見花箋上印着蝴蝶鬧梅。上寫四句言詞。念道。

倦倚牙床愁懶動。　閒垂紗帳鬢環低。
玉郎一去無消息。　每日相思十二時。

下面贅着。賤妾馮金寶斂袵拜。春娘看了。說。白日裡鬧鬼。那裡又竄出個姓馮的來了。這倒得問你個底兒掉。西門慶瞞不過。把謝常二人同吃酒。在院裡遇見的。從頭至尾告訴一遍。春娘說。是那裡來的。官人道。是臨清碼頭上來的。好一個人物。他雖在煙花。品格不俗。我在那裡吃酒。往我哭得了不得。說他是有根基的人。被人片(騙)到水裡。不願接客。一心只要嫁我。這幾日有事。未得理論。正要告訴大娘。與你商議好不好。春娘道。他既是良家。又願從良。你果願意。有什麼不好。現在東樓上正少個姐妹。他來了。豈不仍是六房。更熱鬧了。就只你這行貨子鬼大。若不是我看見。你還不說呢。薛嫂道。也不必撒謊了。寫個回信兒。我捎了去。別的你們見了再說。西門慶道。還得通知大娘。說妥了。才寫得

回信呢。於是把月娘請了來。春娘一五一十說了一遍。月娘道。我不管。要辦就辦。但只煙花婦女。心未必眞。官人說。他不是出心情願。有什麼二心。月娘說。我不過白說。貨從主便。西門慶道。既如此。就寫個回信。但只他書上是首詩。我不會作詩。可怎麼好。春娘道。有人會作詩。藍二姐作得甚好。煩他替你寫寫罷。官人說。我倒忘了。咱們大家往他屋裡去。西門慶在前。月娘春娘薛嫂在後。丫鬟跟隨。到了藍姐房中。見他才洗了澡。穿衣不迭。斂着懷出來。露着雪白尖尖兩個奶頭兒。挽着蘋菓綠的膝褲。大紅繡花兜肚。兩隻胳膊戴着翡翠鐲子。口含着一條香絡子。亂挽烏雲。桃腮杏眼。拿着一條手帕。配着三寸弓鞋。活脫一軸美人圖兒。見了月娘衆人。忙穿衣服。道。不知姐姐們來。失禮了。月娘道。天還熱呢。誰不洗洗。我們可怕什麼。於是大家坐了。藍姐叫秋桂遞了茶。春娘說。煩你件事兒。我的娃子要說親。你替他做首情詩。官人打了他一扇

子。說。小油嘴。會罵爹了。春娘把原詩遞與藍姐。又細細告訴了一遍。藍姐說。這有何難。只要他大大的請請我。官人道。晚上請你。藍姐唾了一口。說。君子有成人之美。我倒行好。你還不下氣。若不央及我。就給你胡寫。官人說。我殺個雞兒你吃。引得大家都笑了。於是叫秋桂研墨。括飽了筆。不用思索。寫了一首。遞與官人看了。果然作得好。交與薛嫂。說。明日我還去呢。面見再定。薛嫂得了書。如得了至寶。急到馮家見了鴇子。說。大喜了。弄假成眞。先嚇了我一身汗。如今倒明堂四海。得了回書。交與你老罷。我要睡覺去了。鴇子接書到手。急到金寶房中。說。我兒大喜。回書來了。看看是何言語。金寶正睡着。翻身坐起。接書到手。如得了明珠。見也揲了個方勝兒。印着圖書。即拆了。見上面也是四句言詞。念道。

吳綾帕兒織迴紋。題翰輝（揮）毫墨跡新。

寄與多情馮氏姐。願偕鸞鳳百年情。

原來是一條手帕。下贅。愛弟西門慶頓首拜。金寶看了。立刻精神百倍。下了床。說。媽媽大喜。鴇子說。喜從何來。金寶說。西大官人要娶我。我想着媽媽也跟了去。強如做這無下梢的買賣。豈不是大喜。鴇子聽了。老大的不願意。說道。你要從良。老身是有本錢的。仗着你吃飯。我不是容易。請師傅教你彈唱。黑家白日。習演風情。揀好的與你穿戴。百事兒扶侍你。好容易才出了馬。梳櫳了。就是天天接客。也不是你一個人掙的錢。茶葉炭蠟。吃食酒菓。那個不得我操心。到晚來。你們歡樂。點着燈。我還算賬呢。你想想。幾年的工夫。花了多少錢。說得這樣容易。死了心罷。還得十年。搭着幾個好孤老。好生陪伴。掙得銀錢足數。本利還家。再作道理。金寶說。少不了。不知媽媽要多少銀子。鴇子道。也不過白說。眞要從良。現銀子得三百兩。還得養活我到老。並無謊言。少了辦不成。金寶道。銀子我有。養老的話。等他來了你們對面講。鴇子說。我不信。別拿着

棒槌認作針。正說着。外面叫門。原來是薛嫂。鴇子讓到房中。薛嫂道。我忘了一句話。大官人說。明日來。別叫我白跑了道兒。我告訴你。他已入了迷魂陣。大大的捏他一下。賺了錢。有我一股兒。鴇子說。這個自然。就只怕他不出血。還得你裡外和泥兒。才萬無一失。薛嫂說。有我呢。說着。點上燈。薛嫂說。不坐了。明日再來罷。告辭出門。回家去了。到了次日。西門慶同着謝子純常堅初。帶着玳安王經來到院裡。鴇子說。有客來了。馮金寶忙迎出來。進房坐下。遞了茶。說。老爹好難請。千斤打不動的貴人。西門慶道。一向有事。未得工夫。今日特來看你。謝希大道。看不看怎的。瞧俗了的日子在後頭呢。快擺酒。還有話說。於是擡了桌子。大家坐了。馮金寶斟了酒。二人站起。說。過了今日。就喝不着了。若不是謝媒酒。誰敢端這個盅兒。媽媽你過來。我們說親來了。大官人很愛你家姑娘。叫我們替說。要多少財禮。娶了去。要作娘子。鴇子道。我也聽見姐兒說

了。好是好。但只我仗着他養活。他若從了良。我就餓殺了。官人說。你只管說。得多少銀子。虔婆道。眞要娶他。身價是一百兩。外有二百兩調養銀。還得帶着我養老。衣服首飾在外。是你們的。少一分也不敢從命。官人道。這有何難。都依着你就是了。就只旣作了親。講什麼調養。共給你四個元寶。還說什麼。虔婆見了錢。又有謝常攛掇。也難爭論。慨然應允。官人叫玳安。先拿出一個元寶。外有兩個金響鐲。給他作定禮。我看了本月之廿七日是好日子。拿轎子來娶。虔婆才信了。磕了頭。三人才開懷暢飲。金寶說。你們二位乏了。先斟個盅兒。以後就是我的兄弟了。謝希大道。這個自然。常峙節道。兄弟可是兄弟。不可忘了我們跟着睡覺的好處。官人每人打了一下。說。做了你嫂子。還敢胡說。希大道。常言說得好。姐夫小姨。九分九厘。嫂子小叔。差着一忽。說得金寶也笑了。又飲了一回。二人說。今日哥可當喝個醉。我們每人敬三大杯。官人酒有八

分了。二人在行。也不讓了。推有事。告辭去了。金寶才拿起琵琶來。唱了一個九連環。一個十和諧。西門慶已入醉鄉。拉着金寶。慾火如焚。進入房中。不免郎才女貌。解衣上床。陽臺楚夢。正是。

假饒駕霧騰雲術。　取火鑽冰只用錢。

霎時雲收雨散。盹睡片時。金寶又再三囑咐。官人說。放心。斷不錯日期。說罷。出門騎上馬。帶上眼紗。帶着玳安王經回家去了。過了幾日。就到了廿七日。又是西門慶的壽日。月娘早着人打掃了金蓮住的樓房。鋪設床帳。問官人。前日你說連鄭媽媽一齊接來。叫他就在那裡好不好。官人說。甚好。他們娘兒倆也離不開。說着。薛嫂兒來了。拿了一套衣衫。一匣首飾。春娘兌出三個元寶。送到馮家。至晚。一頂轎子。八個燈籠。薛嫂娶親。玳安王經跟轎。鄭婆送親。一齊娶過門來。衆姐妹迎接。送入洞房。前廳大擺喜筵。又是壽桃壽麵。叫了四個唱的。四個家樂。月娘。春娘。

藍姐。屏姐。黃姐。都與官人拿了酒。衆僕婦丫鬟都磕了喜頭。拜了壽。又有吳二舅。喬大戶。大妗子。二妗子。大戶娘子。應二娘子。謝希大。常峙節。老孫。祝麻子。李桂姐。吳銀兒。都來賀喜。官人安了席。上了些北菓南鮮。大盤大碗。琵琶箏笛。彈唱歌舞。整吃了一日酒。至晚。酒醉席散。薛嫂請官人入洞房。也不交杯和巹。輕車熟路。成其夫婦。枕上綢繆。被中恩愛。不必細說。次日。金寶早起。梳洗已畢。濃粧艷抹。打扮得別樣溫柔。拜了堂。分了姐妹。衆姐妹都有拜錢。丫鬟僕婦都磕了頭。稱爲六娘。月娘把珍珠兒撥來。早晚伏侍。說。現在六房都全了。必須立個章程。一切用度都交給二娘。你就當個支發科。春娘說。零星事我還辦得。若叫我當家。怕承不起來。月娘說。不必太謙了。除了你。誰能細心。春娘道。姐姐吩咐。敢不從命。自此一切家務。都是春梅掌管。不在話下。且說賁弟付自從投到張二官門下。充了一名節級。甚有來頭。又兼賁四嫂時常入衙。與

張二官勾搭上了。所以賁弟付常常出差。甚實得寵。這日賁四完差。從淮上回來。帶了五十帖膏藥。四樣海菜。拿到家中。他渾家問是什麼東西。賁四道。此物是淮上的奇品。一包大對蝦。一包鱔魚乾。一包鮮蠣黃。一包脚魚邊。配了好湯做出來。不但味美。好處多着呢。你且收了。留着我下酒。說罷。往衙門裡交差去了。婦人打開一看。見兩個大蝦米。有五寸大。互相環抱。鱔魚乾都有三寸長。圓段。無頭無腦。又看蠣黃。却是圓扁蛤蜊。片片雙合。再掰不開。脚魚邊似牛筋一樣。塊塊翻捲。豈(其)硬非常。說。此物古怪。觀其形。知其性。必是熱物。心中暗喜。按包包好。藏在箱內。至晚。賁四回家。婦人備下酒菜。與他接風。問他。海菜有什麼好處。賁四大笑說。這四樣菜貴得很。見不得燒酒。若吃了。滋陰補腎。大興陽道。比熱藥還好呢。爲你帶了來的。婦人瞅了他一眼。記在心裡。飲至二更。又說了些路上風霜。南邊的景況。賁四久曠。不免夫妻上床。魚水之

歡。不必細說。次日起來。賁四說。多日不在家。別人猶可。先得去看看西門把哥。只這一句話。勾起婦人的舊情。自西門慶還陽之後。每每思念。今日得了這四宗寶物。就想到他身上。心癢難撓。也不言語。說。他是咱們的恩人。自當早去。賁弟付梳洗已畢。出門去了。婦人似熱地的蚰蜒。坐立不定。想當日偷期味美。帶水戰情郎之時。何等快活。如今不能見面。何處下手。如何耐得。如癡似醉。忽然心生一計。從新洗了臉。多擦了些脂粉。水鬢抿得長長的。穿上新衣衫。打扮得花枝招展。往衙門中來。不用通報。見了張二官。道了萬福。正遇無人。婦女撒嬌撒癡。坐在懷內。說。咱們正在火熱。他又來了。我今日見見你。不知何日才得相會。說着。淚流面目。把張二官鬧迷了。也無了主意。說。自從娘子去世。我就靠着你。你不常來。可怎麼好。婦人說。若要長遠之計。也不難。你叫他時常出差。咱們就得自在了。張二官大喜。說。這個不難。過幾日淮上鹽船。至今

租價未齊。仍着他去一趟。至早也得兩三個月。你我且自在自在。婦人甚喜。二人進入房中。關上門。婦人百般迎奉。殢雨而尤雲。狂了個不亦樂乎。雲收雨散。賁四嫂不敢久待。繫了裙子。回家去了。過了幾日。張二官叫了賁弟付來。說。昨日你說鹽船下半年交餘租。斷無此理。我的船。不是白使的。誰管他交得上交不上。你還得走一趟。務必催齊了。不許他支賬。若不然。將他的私鹽拿住。不怕他不給。明日就去。不得有誤。賁四答應。腹中抱怨。回家與渾家說。商家不給銀。叫我來回跑道兒。婦人說。官差不由自身。吃着他。使着他。只得再走一趟。賁四說。這也沒什麽。倒落得逛逛。說着。天黑了。過了一夜。雇了頭口。領了盤費。馱上行李。上淮安去了。看官。無巧不成書。賁四去後。賁四嫂常在門前站立。偶見玳安從東來。四嫂讓至家中。說。你往那裡去。玳安道。爹使我與署守府張團練。署提刑劉學官。送禮去了。婦人道。這才是巧相逢。我正有點禮兒

與爹的。愁無個人。煩你帶了去。玳安說。帶什麽。婦人忙從箱中取出來。說。這是他從淮安帶了來的海菜。是補藥。我捨不得吃。求你上覆爹。怎麽就忘了我了。他不在家。怎麽得見見才好。玳安接了。笑個不了。說。四孀。你又犯了醋了。婦人打了他一下。說。你請不了他來。我與你搭話。玳安說。我去了。你聽信罷。於是告辭回家。見了西門慶。說。禮都送到了。與爹道謝。還得了兩個賞封。言罷。取出海菜。放在桌上。官人問是什麽。玳安只是笑。官人打開。見是四樣東西。甚實古怪。有西江月爲證。

四般俱是怪物。陰陽形狀堅剛。山珍野味幾十椿。未見有此生相。

出於東洋海島。南方男婦齊嘗。吃在腹内熱難當。立使春心蕩漾。

官人看罷。不認得是何物。說。這是那裡來的。玳安笑道。這是賁四叔從淮上帶了來的。四孀說。想爹想得了不得。無可爲敬。特留與爹吃的。趁

四叔不在家。還要請爹坐坐。官人說。我早要看看他。因他丈夫在家。不好意思。既他不忘舊。明日倒無事。叫他晚晌等我給他道謝去。但此物不知怎樣吃法。你把王六兒叫了來。他在南邊待過。想必認得。玳安不多時把王六兒叫到。西門慶說。你認認此是何物。王六兒一看。說。這可是好東西。這是對蝦。鱔魚乾。蠣黃。脚魚邊。可吃不得。官人說。怎麼。王六兒說。若吃了。熱得很。老爹就閒不住了。西門慶說。你會做麼。王六兒說。小媳婦會做。官人說。既如此。你就弄了來。明日我嘗。王六兒答應。每樣抓了些。收拾去了。說着。點上燈。官人在藍姐屋內歇了。次日早飯。王六兒做了海菜。西門慶在書房正坐。只聞得異味馨香。嘗了嘗。十分美口。吃了幾杯酒。每樣吃了大半。果然好東西。正然誇奬。誰知吃多了。只覺腹中發熱。直入丹田。說。這倒有趣。少頃。下身漲悶起來。坐不住了。忙叫王經備馬。帶上眼紗。往賁四家來。把婦人喜出望外。忙迎進房中。說。爹

怎麼這早就來了。頭也無梳好。婆子才買酒去。官人說。一則想你。二者吃了你的海菜。不由得就來了。婦人遞了茶。二人摟抱着。那裡等得進入房中。乾柴烈火狂起來。婦人說。我想你非止一日。你可別忘了舊。還叫他跟着你。我也好走動。官人說。明日我往張二官說。叫他與二舅作夥計罷。借着熱性。婦人如素肚子吃暈腥。纏綿不已。只聽得叫門。原來婆子買了酒來。官人說。不喝了。還有事呢。婦人那裡捨得。苦留不住。官人出門。回家去了。畢竟此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西大官喜添愛女　招宣府林氏傳情

閒詩不錄。

話言八月十五日。是月娘的生日。官人在聚景堂擺酒。叫了一臺大戲。吳二舅夫妻送的壽幛。八仙壽桃壽麵。喜燭壽酒。有大戶娘子。大妗子。二妗子。薛姑子。王姑子。帶着妙鳳。妙趣。李桂姐。吳銀兒。都來祝壽。外面喬大戶。謝希大。常峙節。薛劉二相。都來了。西門慶安了席。開了大戲。衆人開懷暢飲。後邊是四個家樂。彈唱小曲崑腔。上了南北碗菜。把酒來斟。前邊唱完了帽兒戲。小旦下臺。點了小戲。跳了加官。放了賞。擺上菓酒。閤堂歡樂。西門慶覺乏了。溜到春娘樓上。打了一個盹。玉香看家。說。爹睏了。官人說。我躺一躺。別混我。說着。就睡着了。玉香蓋了一件斗篷。鼾睡如雷。一覺睡醒了。只見一個人也無有。小丫頭也不知那裡去了。

滿樓上尋覓。並無踪影。信步進了鑽山門。拐過碧紗廚。走到套間門首。只聽得水響。慢慢的來到倒紫窗前。從板縫裡一看。見虛掩着門。玉香兒脫得精光。雪白的一身嫩肉。在那裡洗澡。官人也不言語。見他亂挽烏雲。手拿着湯布。上下大洗。把一件紫緞沿邊的抹胸兒捲起。高蹺一腿。將兩隻大紅花鞋都濕透了。越顯得嬌嫩細膩。只聞得水氣馨香。西門慶那裡按納得住。推開門。把玉香嚇了一跳。見是大官人。忙抓衣不迭。把臉臊得大紅布一般。無處藏躲。蹲成一團。官人說。你原來在這裡。臊什麼。我不是外人。這倒有趣。咱們一搭裡洗洗。說着。把衣服也都脫了。玉香兒急了。說。爹要洗。放出我去。官人說。叫你給我洗。往那裡跑。小肉兒。我愛你不是一日了。於是把玉香按在澡盆湯板上。不容分說。把個處子鬧得瓜破水紅。玉香先是半推半就。後暫(嘗)得滋味。就不言語了。翻盆攪水。多時雲收雨散。玉香忙穿了衣服。不敢擡頭。官人說。羞

什麼。從今你就是我的人了。與你楚姐姐一樣看待。拉着不撒手。玉香說。看有人來。爹去罷。官人無奈。戴上頭巾。繫上絲縧。往後邊來。才開軸子。要了壺酒。按次巡了酒。說。適才從後面來。失照了。衆人說。東家多禮。復入了坐。無人知覺。混過去了。少時上了飯。大家吃畢。又聽了回戲。天晚了。煞了臺。衆親友告辭。女眷們也回了家。大妗子。二妗子。薛姑子。王姑子。都住下了。一宿晚景不提。到了次日。是十六日早晨。大妗子二妗子要回家。薛姑子王姑子要回廟。月娘留飯。春娘。藍姐。屛姐。黃姐。金姐。都在上房陪坐。放了桌子。擺了許多的嗄飯。還有剩的蒸豬燒鵝。衆人坐了兩桌。飲的是金華酒。講起昨日唱的戲來。那一齣好。那一齣不好。正在熱鬧中間。藍姐讓(嚷)肚子疼。衆人說。怎麼了。藍姐不及答言。回房去了。月娘不放心。叫小玉瞧瞧去。小玉去不多時。回說。三娘在床上躺着。疼得打滾兒呢。衆人慌了。說。他別是要養了罷。算着也不遠了。於

是大家來到房中。只見藍姐烏雲散亂。疼得叫爺叫娘。月娘道。可不是什麼。快請姥姥去。一面告訴西門慶也來看視。月娘說。二姐。不要喊。看傷了氣。頭生兒你無經過。那達生篇上的六字眞言說得好。一要忍痛。二要睡。三要慢臨盆。瓜熟自落。藍姐說。姐姐。我的腰都折了。小肚子只是往下憋。月娘道。不妨事。蔡姥姥就來。養了就好了。又叫碧蓮芙蓉兒。你們快拿草紙來。叫王六兒熬下定心湯。叫如意兒。把哥兒小時鋪的被褥拿了來。這還是個古蹟兒。正經東西不知丢了多少。這個不要緊的倒擲下了。都有了。只少件毛衫。王六兒道。有小丫頭穿過的舊毛衫。就只髒了。月娘道。很好。越是舊的。小娃子穿了才免罪呢。又叫小玉取布來。快扯包袱戒子。說。我打量還早呢。遇見這風火事兒。忙成一塊。說着。蔡姥姥進門。道了萬福。月娘說。你看看我們三娘。敢是待養了罷。姥姥上前一伸手。說。哎喲。衣服還無脫呢。摸了摸。說。是時候了。姑娘們上

去抱腰。快坐草。藍姐亦發疼得緊了。把官人急得搓手。灌了一丸兎腦丸。手裡攢上石燕子。不見動靜。又着人去請任醫官。偏又不在家。月娘也無了主意。蔡姥姥龐臉帶笑說。老爹萬安。這個胎是等時候呢。少頃。又疼了一陣。只聽呱拉一聲。養下來了。姥姥道。給老爹道喜。養了一位千金。月娘道。是女娃子才好。先開花。後結子。穩當。衆人都與官人道了喜。過前邊去了。這裡蔡姥姥收拾了孩兒。咬斷臍帶。烙了。包裹起來。打發藍姐吃了定心湯。說。千萬不可躺下睡。我到前邊去。春娘給了二兩洗手銀。千恩萬謝。待了酒飯。告辭去了。到了三日。親友都來送喜麵辦的長命鎖。官人在大捲棚內擺酒。叫了四個優伶。四個家樂。彈唱歌舞。打南十番。女眷們齊到藍如玉屋裡。蔡姥姥供了炕公炕母。燒了香。衆堂客添了盆。洗三已畢。包裹上安頓睡了。散了喜菓。官人給了一疋大紅緞子。收了盆內的銀錢。吃了麵。告辭去了。前邊吳二舅。喬大戶。謝希

大。常時節。都醉了。官人也帶了酒。衆人歸家。女客們也散了。大妗子二妗子無去。西門慶扶着楚雲。往西樓上歇了。過了幾日。聶先生來拜。西門慶甚喜。讓至大廳。聶先生拜揖。王經遞了茶。先生道。蒙大人擡愛。喚學生啓館。因赴場之故。未能即來貴府。今場事已畢。特來請教。官人道。只因小犬十二歲了。尚目不識丁。求老兄教導一二。念幾本書。也好考試。先生道。這是學生分內的事。理當効勞。官人說。這一場中了幾個。先生道。教了五個徒弟。中了三個。官人說。都是老兄的福力。犬子若能如此。就是我的造化了。先生道。請示幾時開館。官人看了曆書。說。本月二十日。是個好日子。不知老兄意下如何。先生道。大人擇的還有錯的。就是二十日罷。西門慶叫看酒。聶先生道。學生略有小事。討擾的日子多着呢。說罷。告辭起身。官人送至大門。方回到書房。叫玳安叫了瓦匠。木匠。油匠。裱匠。將花園前廳作了學房。另圈一院。開了個月亮門。裱糊油

飾。陳設了桌椅字畫。要一色新。中間供上至聖先師的神龕。預備下書箱文房四寶。把文珮的爹周老也叫進來看門戶。不用文珮了。昨日在藥鋪裡。劉包帶着胡秀求我要進來也叫他們來罷。胡秀也伶頭。就叫他跟小大官伴讀。劉包叫他餵馬。分派已畢。官人來到上房。見了月娘。將聶雨湖來拜。定了二十日開館。將花園前廳作了學房。叫了周老劉包胡秀的話。告訴月娘。孝哥在傍聽見叫胡秀伴讀。樂得拍手打掌。原來孝哥最愛胡秀。小時他常抱着。又會哄他。自散了家。都放出去。他就在劉包家住。閒了一年。二人投到陽穀縣。胡秀當了門子。劉包打雜。待了幾年。因賣了法。被縣官逐出。回歸本縣。也是主僕有緣。才能散而復聚。閒言少敍。月娘甚喜。說。教子成名。乃天倫樂事。說着。擺上飯。大家吃了。又閒談了一回。天晚了。官人往春梅樓上來。將上胡梯。正遇玉香下樓。官人說。往那裡去。玉香不言語。滿面風情。搊着嘴一笑。下樓去了。官

人上了樓。楚雲接了衣服。說。今日得早睡。明日起早。還送行去呢。春娘說。既這樣。玉香拿了茶來就睡。說着。玉香遞了茶。夫妻上床就寢。到了二十日清早。西門慶差人拿了眷弟帖。叫玳安王經備了馬。把聶雨湖接了來。孝哥新衣彩巾拜了師。擺上祭禮。拜了聖人。焚了香。官人道。犬子糊塗。望老師擔量。聶先生道。豈敢。大人只管放心。看小官人聰明伶俐。不過兩三個月。四書可念完了。不出半年。可通五經。開了講。一旦貫通。做做文章。即能入場。不愁作官。那時才知書內有黃金耶。官人大喜。讓至大廳。擺酒款待。酒飯已畢。先生長揖。謝了飯。帶着孝哥入學去了。不提。却說林太太。自從王三官休了黃氏。母子更不和了。又聽說嫁了西門慶。舊情勾起。就吃起醋來。茶飯懶餐。眠思夢想。打丫頭。罵老婆。總無好氣。整日家睡在床上。這一日文嫂來瞧。說。太太怎麼又不好了。林氏嗐了一聲。不覺滾下淚來。說。別人不知。你是我知心人。瞞不了你。自

從西大官人過世。我就大病了一場。後來聽說他還了陽。我才大好了。偏又三官兒把老婆休了。什麼人說媒。單嫁了他。鼻子臉子。我倒難去。又不能見他。那小蹄子賊娼婦。倒得了福了。我打了牙往肚子裡嚥。說着。就哭起來。文嫂道。要見他也不難。明日我到那裡。把他請了來會會。你老的病就好了。林氏大喜。說。嫂嫂千萬別哄我。文嫂說。太太放心。我請不了他來。把我的命要了。於是辭了林氏。見大官人來。事有湊巧。西門慶正從學堂裡出來。文嫂趁無人。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官人說。我正要瞧他去。這一向無個題目。今日倒無事。晚晌你在那裡等我。日落時必到。文嫂得了信。也不到裡面。仍回舊路。覆信去了。至晚。官人騎了馬。帶上眼紗。王經跟隨。往招宣府來。文嫂早在後門等候。官人進內。轉彎抹角。來到了華堂。林氏早濃粧艷抹。等候多時。見來了。忙來迎接。二人攜手入房。林氏不由得哽氣難擡。官人用帕與他擦拭。也落了幾點淚。

這才坐下。說了些離情軟語。又講了回還陽的原由。婦人百般迎奉。黃氏的事。一字說不出來。這才搭桌子。擺了許多的南鮮菓品。把酒來斟。備了兩個瞎姑兒。是郁大姐。申二姐。都是大官人最愛的。王三官不在家。他們就爲了王。與林氏無所不爲。招得婦人似瘋狗一般。愛他們如奇貨。今日爲討官人喜悅。叫他們陪酒。彈起琵琶三弦來。先唱一個憶多情。又唱一個盼才郎。林氏說。無以爲敬。拿他們下酒。官人甚喜。連飲三杯。道。既如此。倒要試試他們的本事。要把咱們唱動了。算是好的。二人說。這有何難。只怕太太老爺耐不得。說着。彈起來。作出千般謔浪。萬種輕狂。先唱了個紅繡鞋底朝上。林氏就渾身軟了。又唱了個鴛鴦枕成雙對。官人十分按納不住。二人就在席後床上。乾柴烈火。似旱苗得雨。狂起來。瞎姑兒故作不知。又唱了兩個動情的曲子。二人益發受不得。林氏顧不得沒口子。無有不叫出來。自起更狂至二鼓。才不唱了。二

人復入羅幃。巫山重會。枕上山盟。被中海誓。直狂至五更方睡。次日。王經來接。才下牙床。梳洗已畢。難割難捨。但日已三竿。無奈分手。婦人送至後門。看着上馬。才回房去。畢竟後文〔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訥音居士編輯

第十一回　藍太監賠金贈馬　龐大姐意感春鴻

荒言莫敍。

話說西門慶自招宣府回家。將至門首。見來興兒從臨安回來。與官人叩頭。西門慶道。一路平安。貨物可曾販來。太監那裡可有回書。來興兒道。販了三百銀的紬緞。內相老爺不但有回書。還叫帶了八匹馬來。賞了飯外。又給盤纏船票。很喜歡。說爹太多禮。既是結了親。還有什麼說的。這八匹馬是苑馬寺送他的。叫爹揀好的騎坐。餘下的賞人。官人大喜。拆書觀看。與來興兒說的一樣。不過是謙詞文話。官人又問。你打聽了太監是幾月的生辰。來興兒道。是冬至月十九日。西門慶又問。貨物

馬匹都在那裡。忙答道。寄在店裡了。見了爹再去取去。官人說。什麼人看着呢。來興兒說。跟小的騾夫。還有雇來的兩個放馬的。都是妥當人。官人說。如此。你先到鋪子裡略歇歇。會同了主管。把貨物馬匹取了來我看。來興兒答應去了。大官人進內。見了月娘春娘。把太監給了回書。又贈馬。來興兒販了紬緞。白得了一路盤纏的話。細細說了一遍。大家喜之不盡。正說着。玳安說。謝爹常爹來了。官人說。妙極。讓至書房。敍禮坐下。春鴻文珮遞了茶。正在閒談。來興兒進來說。回爹。馬匹拴在大門外。貨物搬到鋪中去了。謝希大道。那裡的馬。官人把藍太監之情告訴一遍。常峙節道。何不試試。大家看看。官人叫進福。進祿。玳安。王經。在大門伺候。我們看你們試馬。於是三人同到門首。舉目一看。果然好馬。怎見得。有西江月一首爲證。

驊騮猶如猛虎。綠(騄)耳亞似蛟龍。烏錐抱月可追風。青驄

咆哮不定。赤兎胭脂血染。黃膘走動蹄輕。白龍肥壯慣能行。銀合致遠任重。

三人看了。連聲喝采。謝希大道。哥。這才稱得起八駿。若要買。也得四五百兩銀子。還無處買去。官人道。馬比別的禮全重。到明日。我還得重謝他呢。於是說。你們拉進去拴在花園馬棚裡。交與劉包好生餵養。三人復入書房。擺上酒。上了如意盒子。開懷暢飲。常峙節道。聽見說哥開了館了。西門慶說。孝哥太大了。叫他念念書好考。無有地方。現在花園裡。把花家的廳房三間收拾了。才設立起來。謝希大道。還無得道喜呢。又飲了一回。說。今日無事。白坐着作什麼。西門慶說。往那裡去。二人說。怎麼無去處。何不到院裡走走。鄭愛月說要請哥呢。官人說。既如此。咱們就去把新馬備上兩匹。一同前去。玳安道。備那個。官人說。那黃馬銀合馬老實。就備他罷。我還騎我的。於是三人騎上馬。王經跟隨。往院中來。

到了愛月兒家。進入裡面。愛月兒忙接出來。拉着官人的手說。可來了。說。謝常兩個花子引路。我們跟着走。四人進入房中。只見暖氣騰騰。香味撲鼻。官人上坐。謝常打橫。愛月下陪。擺上二十個菓碟。愛月兒斟了酒。說。爹一向少見。娘們多了。就忘了我了。西門慶說。非是忘了你。一向七事八事。未得工夫。愛月兒道。有工夫還找好的呢。我們又不能從良。官人說。這小淫婦長了嘴了。希大道。胡咧什麼。拿琵琶來。唱個好的罷。於是愛月兒十指尖尖定準了弦。慢吐嬌音。唱了個劈破玉。官人道。我點你一個南疊落聽聽。愛月兒出了席。把琵琶遞與謝希大。說。你彈着。款動金蓮。拉起式子。眉眼傳情。指指點點。唱了一摺。把官人喜得拍手打掌。說。不知小淫婦還有這段本事。疼殺我了。希大放下琵琶。說。疼是疼。有幾等疼法。我說個笑話。一個新媳婦初夜上床。新郎不甚在行。放可放上了。只不動。女呻吟曰。好不脹痛。夫即取出。女又呻吟曰。好不空

痛。夫曰。進又脹痛。出又空痛。你要怎麼好。女曰。你且拿出拿進。看痛不痛。說得大家笑成一團。官人趕着希大打。說。你罵得我好。不看世界面上。把你這殺材立刻撟了。無甚說。罰酒三杯。希大連飲了三盅。見官人面帶春色。二人得便就溜了。剩下西門慶。又叫愛月兒唱了兩個艷曲。酒至半酣。將愛月兒拉到屋內。不免雨意雲情。巫山交會。婦人百般迎奉。任意輕狂。直至起更方散。王經打着燈籠。西門慶回家。進了大門。就往藍姐房中看妞兒。王經交進氈包。秋桂遞了茶。官人道。二姐兒你如何鬧得來。還得個奶子才好。藍姐道。有了。早晨大娘要找奶子。咱們進祿的媳婦在喬大戶家時。把個娃子丟了。奶還無上去呢。姐姐說叫他瞧着。他很願意。官人聽了。正中下懷。說。既他願意。明日就叫他來罷。你又無養過小兒。那裡照看的來。說。我乏了。你們自便。出外間屋裡來。獨自睡了。一宿無話。到了次日。叫了芙蓉兒來。西門慶說。你願意麼。芙容

兒陪着笑臉。說。爹說得奇了。小媳婦是爹的人。叫東不敢往西。別說叫哄姑娘。就是要吃我的肉。敢不給吃麼。官人見他說話有因。且又乖滑伶俐。喜之不盡。說。既如此。好生看着。說罷。吃了點心。穿上衣服。往衙門中去了。不言公事。且說馮金寶自從藍如玉養了西門二姐。見官人百般寵愛。常在藍姐房中宿歇。不大往他樓上來。又聞芙蓉兒也常與他在一個屋裡。抱着娃子。有說有笑。不由得妒心抖起。往珍珠兒說。留神看着他們。有什麼動靜告訴我。若不叫他們炸了爐。不算手段。原想着嫁了他。都由着我。誰知行貨子改變了心腸。倒與別人一心一計。虧了是個毛丫頭。就疼得像鳳凰蛋。若是個小子。我們都該死了。就是他媽也不懂好歹。頭裡還有大娘。離着你跐着板凳糊險道神。還差着一帽頭兒呢。他也呼么喝六。就是會哄漢子。我捏着半個眼也看不上。鄭婆道。姑娘你說得是。原說是養活着我。是他們的親家。昨日大屋裡的說。

芙蓉兒當了奶子。茶房無人照管。說我強如閒着。帶着丫頭們料理茶房。還怕我白吃飯呢。不相干珍珠兒。懂得什麼。交給我。我每日常在後頭。有什麼事我來告訴你。別叫他們買了水頭去。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拿出眞本事來。把他買住。他們就虎巴拉打盹。掉了架兒了。正然計議。可巧西門慶從衙門中來。才要過後邊去。金寶在樓上看得明白。叫珍珠兒將官人拉到樓上。作出千般妖媚。百端迎奉。說。爹。想殺我了。我爲你茶不茶。飯不飯。你還不知道呢。官人說。只因養了妞子。他房內無人。在那裡作了幾日伴兒。未來看你。過了滿月就好了。婦人忙整桌面。把酒來斟。坐在官人懷裡。撒嬌撒癡。一遞一口吃酒。又拿耳挖。串了菓子餵他。給官人嗑瓜子仁。說。爹在這裡多住幾夜。我給你養個兒子。女娃子有一百也不中用。是賠錢貨。又備了奇巧點心。拿下琵琶來。唱了幾個妖艷的曲兒。只見他身無四兩。哄得西門慶心癢難撓。於是也不

等點燈。二人上床。無所不至。枕上綢繆。被中恩愛。狂了半夜。官人方才合眼。金寶又混醒了。重整旗鎗。復合雲雨。一夜無眠。自此一連幾日。無過後邊去。不在話下。且說春娘。見官人每日在金寶樓上彈唱飲酒。不由得心中不忿。邪念自生。似醉如癡。心如火熱。無法可治。忽然想起春鴻。不由喜上腮邊。叫玉香。到書房把春鴻叫了來。我問他話。丫鬟去不多時。春鴻來了。請了安。春娘說。叫你不爲別事。因你爹每日在馮家樓上玩耍。抛得我一人悶得很。我叫你這囚根子下棋耍子。春鴻道。這天只好下兩盤。怕晚了。關了門。春梅說。晚了怎麽樣。關了門。你就在這裡睡。一個毛崽子。誰還怕你不成。於是楚雲設下棋盤。主僕對坐。着棋解悶。春娘一連輸了兩盤。不免搶車奪馬。打成一團。下至三更。丫頭們都睡了。春娘拉着他的手說。乖乖。想殺我了。早看中了你。咱們有緣。於是不容分說。把小妖兒拉到帳中。剝了個精光。燈下觀瞧。活像個粉團兒。

那裡還耐得住。餓鷹一般。倒撒槳大作起來。相憐相愛。曲盡于飛之樂。

把春鴻鬧得神魂飄蕩。告饒不止。正是。

情郎歡舞嫌夜短。　佳人寂寞恨更長。

話分兩頭。且說西門慶這日得便。到藍姐房中看妞兒。藍姐說。不幾日

就是他的滿月了。爹也不進來。是怎樣的辦法。官人說。正爲此也。必得

擺個酒。保不住無人來。抱着女娃子愛得了不得。坐了一回。到屛姐屋

內歇了。到了九月十六日。衆親友來作滿月。有吳二舅。喬大戶。謝希大。

常峙節。大妗子。二妗子。大戶娘子。應二娘子。薛姑子。王姑子。都來送禮。

聶先生賚弟付也有一分禮物。都是小豬燒鵝。各樣的包子。鈴鐺壽星。

八仙銀鎖等物。大官人在聚景堂擺酒。叫了四個唱的。是李桂姐。吳銀

兒。鄭愛香。鄭愛月。四個家樂。都是穿紅掛綠。打扮得花朶兒一般。衆客

到齊。西門慶主席。聶先生作陪。文珮執壺。春鴻把盞。把酒來斟。上了些

南北碗菜。小吃點心。下面李銘鄭奉也來了。包了頭。唱節節高。打蓮花落。只聽得琵琶箏笛。美耳中聽。後堂女眷也入了坐。前後一樣筵席。四個家樂彈唱歌舞。帶崑腔戲。藍如玉按次斟了盅。給月娘。春娘。屏姐。黃姐。金姐道了乏。才入了席。大家暢飲。李桂姐道。咱們別白坐着。每人先唱一個。愛月兒道。咱們幫着姑娘們打岔。又熱鬧些。衆姐妹甚喜。於是大家合唱。十分幽雅。飲酒中間。奶子芙蓉兒抱出二姐兒來。帶着孩兒髮。打着八吉祥。穿着桃紅襖兒。天青比甲。手上戴着小金鐲。項上戴着鋈金鎖。包着大紅繡花小被。鸚哥綠的當頭。芙蓉兒穿着綠紬襖兒。栢榴紅的裙子。臉似銀盆。金蓮三寸。見他兩鬢堆鴉。口噙碎玉。笑嘻嘻說。我們姑娘給衆位娘們叩安來了。大妗子連忙接去。說。好一個娃子。眉清目秀人中長。這才好養活呢。藍姐道。多大個丫頭。驚動衆位太太光臨。實當不起。又生受太太們賞東西。衆女客道。三娘太謙了。我們都是

該當的。弄璋弄瓦一個樣。女娃子比男娃子還好呢。又添一門親戚。金寶答道。這是衆親友過獎。女娃娃是賠錢貨。養大了。得多少飯吃。常言。養兒滿堂紅。養女滿屋空。月娘瞅了一眼。才不說了。春娘叫斟酒。說。咱們唱曲兒罷。於是把二姐兒叫奶子抱了去。大家痛飲了一回。楚雲。小玉。秋桂。珍珠兒。又唱了幾摺。月娘說。坐得腿龐了。咱們散散罷。叫素蘭紫燕火盆裡添炭。天香玉香兒在屋裡放上八仙桌。鋪了紅氈子。我們要鬬牌。說。請衆位屋裡坐。外間到底涼。咱們看牌耍子好不好。衆人道。很好。一齊進內坐下。丫鬟洗了牌。分勻了。用兩個骰子告了點。抓牌鬬起。那邊桌上不會鬬牌的是大戶娘子。二姈子。屏姐。黃姐。屏姐道。咱們別白坐着。叫丫頭們擊鼓傳花贏酒吃。花到誰手裡。鼓若住了。吃一大杯。手內無花的不吃酒。於是叫素蘭擊鼓。紫燕傳花。都是二姈子輸了。黃姐打二。吃得前仰後合。二姈子吐了一地。月娘鬬了回牌。贏了好少

的錢。見天晚了。叫把紗燈都點上。桌上拿明燈來。說。咱們再巡一回。大姈子道。我是輸家才說得話。天不早了。明日還要起早上供去呢。大戶娘子也說。有理。改日再來罷。衆姐妹苦留不住。一齊都告辭去了。前邊官客早散了。西門慶大醉。扶着春鴻。送至黃姐屋內歇了。衆姐妹各自歸房安寢。不提。這一來畢竟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閒詩不錄。

却說西門慶這日在衙門中齋戒三日。午後才得回家。到藍姐房中看小兒。正撞見芙蓉兒。說。爹來了。娘與秋桂睡午覺呢。官人說。別驚動他。將孩兒抱在懷中。說。這幾日無得抱你。二姐兒吃着拳頭。滿臉帶笑亂蹦。芙蓉兒說。你看。想得還了得。姑娘你問爹。叫誰拉住了。去了三四天。官人早有意見他。指着娃子勾他。不由得按納不住。說。妞子罵他。問他想漢子不想。見無人。說。你把娃子睡下。我告訴你話。芙蓉兒一笑。將放下娃子。官人將婦人拉到倒紮內。按在杌子上。婦人並不推辭。殢雨尤雲。偷香竊玉。正在情濃。誰知珍珠兒來借熨斗。進了屋門。不見一個人。聽見倒紮內有嘻笑之聲。慢慢的從板縫中一看。見二人正在好處。瞧

了個不亦樂乎。也不借熨斗了。抽身回到樓上。一五一十都告訴了金寶。這裡二人正在難解難分。忽聽藍姐咳嗽。方才撒手。西門慶老着臉。來到屋中。說。你醒了麼。藍姐忙爬起來。叫起秋桂。說。將才睡着了。不知爹來。失禮了。官人道。家無長禮。咱們吃酒罷。秋桂連忙放了桌子。擺了幾碟現成的酒菜。斟上酒。二人對飲。且說芙蓉兒心中有病。抱着娃子溜出去了。可巧來到金寶樓上。道了萬福。說。我們姑娘給六娘請安來了。金寶老着臉說。多禮。丫頭。給他碗茶喝。事有湊巧。珍珠兒倒了茶。芙蓉兒來接。灑了娃子一手。燙得呱拉的哭起來。芙蓉兒說。慌什麼。你燙了他。我怎麼見三娘。一句話把金寶氣衝兩肋。說道。這還了得。碰了鳳凰蛋了。又不是你的娃子。瞎護什麼。別做夢了。把你這偷漢子無臉的淫婦。打量我不知道。連你主子都不知好歹。我惹不起他。難道也惹不起你。你們商量着把我除了。別反縫了眼皮子。浪一浪試試我。賊蹄子

狗娘養的。你打聽打聽我是誰。皺皺眉。我叫你吃不了兜着走。罵得芙蓉兒臉上一紅一白。敢怒而不敢言。磕了一個頭。抱着孩子就跑了。光陰似箭。不覺到了十月初旬。西門慶到書房。把來興兒叫了來。道。眼看是內相藍老爺的生辰。你還得上臨安走一趟。叫韓夥計也去。同你置辦壽禮。雇下騾子。趕早起身。下月十五前後到了才好。我修書一封。別的你二人替我代勞。來興兒說。送什麼禮物。官人道。老太監比不得別人。恩深義重。又是至親。薄不得。用蟒袍二端。玉帶二圍。錦緞一疋。粧緞十疋。明珠十顆。古玩四盤。素緞廿卷。羽緞廿卷。金爵八隻。銀爵八隻。西洋布二桶。高麗布二桶。春紬廿疋。繝紬廿疋。如意二柄。葉子金百兩。豬四口。羊四牽。壽酒八罇。壽軸一軸。壽燭四對。海屋添籌一座。一切物件。帶了銀子到湖州置買。裝載妥當。小心押着上南京。要保重。來興道。帶多少銀子。官人說。你們帶二千銀子去。金葉子。珍珠。十六件酒器與如

意。家裡有。別的那裡置辦。餘銀你們來回作盤纏。來興兒答應說。我們商量了。明日回話。當日來興兒見了二搗鬼。將南京上壽緣由備細一遍。韓二說。要去早些起身。這些事那個不費工夫。晚了趕不上。次日。二人來見官人。行了見面禮。西門慶道。你們商議了麼。韓二說。我們來請爹的示下。要去早些起身才好。官人道。後日是很好的日子。明日收拾妥了。後日就去罷。二人說。爹還得修下書。明日來領物事。言罷。告辭去了。官人進內。見了月娘春娘。說。把那十顆大珍珠。八個金爵。八個銀爵。那兩柄雙頭如意。叫月娘找出來。又往春娘說。你問問三娘。他的葉子金還有一百兩無有。說着。藍姐來了。說。我聽見了。那裡還有這些。一半也不夠。金條子還有一百多。官人道。就是條子也使得。外兌二千兩銀子。一百兩一包。共包廿包。裝兩個布口袋。明日他們來給他。又叫春鴻告訴聶先生。懇切修書一封。備下餞行酒。諸事已畢。穿了衣服。叫玳安。

你把那新青馬備上。帶了王經。往衙門中去了。至晚回家。聶先生修了書。差胡秀送來。官人看了。瞅着胡秀。不由得舊情勾起。不住的點頭。但礙着先生。不好動手。半晌說。你回去罷。另日有賞。胡秀也戀戀不捨。無奈回去了。一宿無話。次日。韓二與來興兒來辭行。官人在書房坐着。眼同將書札禮物金條銀子。一件一件的叫他們瞧了。打了包。交代明白。說。見了內相老爺。須要小心。諸事見景生情。回來再與你們接風。二人答應。領了餞行酒。與官人磕了頭。拜辭起身。往臨安上壽去了。話分兩頭。且說馮金寶自從藍氏生了娃子。辦三日。做滿月。甚實得寵。又與芙蓉兒大鬧一場。不由得氣惱塡胸。日夜憂思。茶飯懶餐。四肢無力。一連幾日臥床不起。珍珠兒忙請官人來看。慌了手脚。即着玳安請任醫官來看。這裡安排筆硯。少時醫官到來。官人出迎。茶罷。醫官道。喚學生看那一位。西門慶說。賤內第六房的。好端端的。不知怎麼了。這幾日扶頭

不起。只愛哭。請先生看看。賜一良方。醫官說。既如此。先看了脈。再作道理。於是把任醫官帶至樓上。舉目一看。見婦人面白氣喘。坐下。先診左手的脈。說道。急怒傷肝。水虧不能生木。又看右手的脈。說。這是金來尅木。肝肺火盛。面白氣粗。乃肺金不和。不進飲食。是木又尅土。土受木尅。不能生金。喜哭者。肝鬱也。多怒者。肝火也。目今須遵古法。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先清肝熱。順氣和中爲要。又問婦人。心中疼不疼。金寶道。若不疼就好了。只是慇氣。打不上嗝兒來。醫官說。不妨。吃兩帖木香七氣湯就好了。只須戒氣惱。不然留下根子。成了肝氣。就難治了。咱們外邊坐。開出方子看。於是來到書房。鋪下紅紙。用鎭天壓住。研得墨濃。括得筆飽。寫了個木香七氣湯。說道。用紫蘇。半夏。茯苓。厚朴。爲四七湯。言四味藥能治七情之氣。又加入香附。砂仁。能開六鬱。且又和胃。柴胡。黃芩。乃平肝之聖藥。再加桔梗。枳殼。最能快膈寬中。用甘草和藥。木香分

氣。氣順肝平。胃口一開。何病之有。官人大喜。說。先生高見如神。講論旣通。無不見效。請教吃幾劑。醫官道。不過三劑。即可痊癒。西門慶即令擺酒。醫官辭說。另日討擾。學生還有幾家未去呢。言罷。告辭出門。官人封了白銀一兩。着王經送去。順便取藥來。不多時。取到藥來。交給鄭媽媽煎好。打發吃了。金寶睡了一覺。覺心中寬敞些。次日又服了一劑。打了幾個嗝兒。心中就不疼了。三劑吃完。果然進了飲食。氣爽神清。不上幾日。復舊如初。就好了。過了幾日。珍珠兒說。娘旣好了。還躺着作什麼。咱們到花園中散散不好。金寶道。我也要出去走走。你跟着我去。於是二人步入花園。將至角門。就遇見文珮。笑嘻嘻說。六娘好了麼。往那裡去。金寶說。這囚根子。嚇了我一跳。見他手裡袖着件東西。說。你拿的是什麼。文珮把手影着。說。沒什麼。金寶見他藏藏掩掩。反疑惑起來。叫珍珠兒。奪來我瞧。丫鬟把文珮按住。好容易才奪過來。文珮就跑了。金寶打

開一看。原來是一軸手卷。上有十二齣。畫得甚好。珍珠兒也瞧猷了。說。這可是好的兒。別給他了。金寶道。丫頭家懂得什麼。千萬不可告訴人。於是也不往花園裡去了。二人回到樓上。反覆細看。珍珠兒說。我明白了。娘與爹常不是這樣睡法。金寶道。這叫作手卷。怕人不懂得。畫出個樣兒叫人學。你明日也跑不了。先苦後甜。女人們都是如此。好生記着。但不知這囚根子是那裡來的。不學好。嘴裡雖如此說。心裡早有了八九分了。又說。你白日告訴他。叫他晚晌頭關門來。我問他話。珍珠兒答應。往書房中去了。少時回說。他說一准來。金寶說。你是我的丫頭。恁麼大。什麼不知道。這個也不瞞你。我這病耐不得了。爹如今自從有了那孽根。和藍家的好得一口氣兒。把我抛到九霄雲外。若不找個人整治整治。就了不得了。吃會子藥是怎的。這小廝我早就愛他。生得粉嘴粉眼。諸事在行。你若與我一心。我就另眼待你。珍珠兒說。娘說那裡的話。

常言。吃何飯。抱何柱。有個奴才不與主子一心的理麼。金寶說。既如此。等他來。你把門關上。外面看着人。我與他說話。話休饒舌。至晚。果然文珮來了。珍珠兒招手叫他上樓去。小猴子鑽入裡面。丫頭就把門關了。在欄杆邊瞭望。金寶見來了。大喜。說。囚根子。你坐下。文珮不敢坐。金寶一手拿着手卷。一手拉着文珮。說。我問你。這是那裡來的。文珮笑說。是春鴻給我的。我要與爹送去討賞。不想被娘搶了來了。金寶說。你懂得麼。文珮笑說。怎麼不懂得。於是婦人摟着他的脖子。打開手卷。說。這叫什麼。又問。那叫什麼。文珮一一說了名講。聽得婦人面如火熱。意馬難拴。把小猴子按倒。剝了衣衫。二人不分上下。劉阮入天臺。殢雨尤雲。狂至二更方罷。婦人道。你也出不去了。就跟着我睡罷。叫進珍珠兒來。遞了茶。二人喝了。金寶說。你不餓麼。有我吃的細饝饝。吃幾個。文珮說。有就吃。難道我還裝假麼。婦人瞅了他一眼。拿了兩包點心。一包遞與文

珮。一包遞與珍珠兒。說。你吃了就睡罷。於是主僕同吃了點心。復上牙床。脫了衣裳。重整旗鎗。一場大戰。把文珮鬧得告了饒。才雲收雨散。兩意相投。緊抱而睡。次日天未明。二人早起。穿好衣服。正在難捨難割。聽得開了門。急忙撒了手。文珮就溜之乎也。正是。

色膽大如天。　無縫也難鑽。

牝狗不吊尾。　公狗怎上前。

且說十一月十五日是葛翠屏的生日。西門慶在翡翠軒擺酒。喬大戶等娘家送了一口豬。兩罈酒。還有壽桃壽麵。吳二舅送的八仙壽圖。燒豬燒鵝。大桃玉麵。謝希大。常峙節。大戶娘子。應二娘子。大妗子二妗子。帶着鄭三姐。段大姐。都來祝壽。少時。衆客到齊。前後擺列南北筵席。小吃點心俱全。把酒來斟。叫了一檔南十番。奏起音樂。開懷暢飲。捲棚內女客入了座。屏姐斟了巵。月娘春娘陪着親眷。藍姐黃姐金姐當知客。

下面四個家樂。琵琶三弦。彈唱歌舞。僕婦奶子大小丫鬟都來叩壽。這裡猜拳行令。正飲中間。忽然一陣涼風。飄下一天大雪。衆人道。好有趣。西門慶安了席。過後邊來照應。說。這樣雪景。你們何不到臥雲亭上走走。衆姐妹連聲答應說。好極了。官人叫進福進祿前行掃雪。衆姐妹同親眷。也有打傘的。也有披着斗篷戴氈笠的。獨春娘藍姐是大紅洋氈皮斗篷。大紅猩猩氈鑲片金氈笠。都扶着丫鬟。踏着那亂瓊碎玉。襯着月貌花容。恰似一群廣寒仙子。不亞那河洛神妃。轉彎抹角。步上山來。行至半山。都走不動了。找了一片松叢。都坐在點綴石上。歇了片時。復上盤道。才到了臥雲亭上。四望遙觀。見松竹戴雪。好一片雪景。進了亭子。四面都是欄杆凳。月娘與大戶娘子上坐。應二娘子與大妗子。二妗子。鄭三姐。段大姐。春娘對坐。藍姐。屏姐。黃姐。金姐按次坐了。丫鬟上了茶。月娘道。今日倒有趣。大戶娘子說。觀此景。竟像一軸畫兒。若有人畫

了。才不枉白來呢。春娘說。要畫立時就有。大戶娘子道。二娘會畫麼。春娘道。我不會畫。會吃還會睡。說得大家都笑了。大戶娘子又問說。到底誰會畫。春娘說。我們小屏兒壽星長尾巴的。他從小兒跟着畫匠住過。說得屏姐急了。說。你看他瘋了。當着大娘。我不好打你。大家都笑起來。大戶娘子道。既是四娘有這段手藝。我們領教看看。屏姐說。畫得不好。春娘說。四丫頭支不過去。乖乖的畫罷。屏姐說。果然叫我出醜。此處可畫不得。一則有風。二者凍筆。請娘們到藏春塢山洞裡。攏上火。燻得暖暖的。才畫得呢。大妗子道。既這樣。這裡冷。咱們往山洞裡畫畫兒去罷。月娘叫碧蓮芙蓉兒先去攏大火盆。預備紙筆墨硯。衆親眷姐妹扶着丫鬟。從盤道轉彎抹角。穿松過竹。走得氣喘吁吁。你拉着我。我扶着你。香汗津津。乏極了。少歇片時又走。走了半日。七高八低。好容易到了藏春塢。一齊進去坐下。吃了茶。屏姐說。畫什麼。大戶娘子道。求妹妹把方

才亭子上的雪景畫出來。我們見見。屏姐答應。鋪下紙。提起畫筆。不用打稿。登時畫了一張墨雪景。又拿排筆滃染出來。大家一看。果然一軸好畫。遠山近水。樹木樓臺。似粉粧玉砌。生動有神。一齊喝采說。不知四娘有這等手段。大妗子說。明日也給我畫一張。我送紙來。屏姐道。不嫌不好。紙現成。畫了送去。又看了一回。月娘說。雪也住了。咱們吃飯去罷。說畢。一齊出了藏春塢。回到捲棚內。入席坐下。重斟美酒。復演歌聲。唱了幾摺。擺上飯來。上了割刀熱菜。吃了飯。天暇(晚)了。前邊早散了。衆女客告辭。月娘苦留不住。大家散了。衆姐妹歸房。不提。單說藍姐帶着秋桂回到房中。見官人渾衣而臥。睡了許久。叫秋桂。拿我的斗篷給你爹蓋上。秋桂將用斗篷一蓋。官人就醒了。說。你們這時候才來。衆人散了。我乏得了不得。我早睡醒了。你若不睏。咱們再吃一杯。藍姐說。爹要喝就喝。索辛(性)醉了再睡。於是叫丫鬟擺酒。把攢盒拿來下酒。不用

別的了。藍姐斟上金華酒。夫妻對飲。西門慶說。寡酒難當。叫秋桂小肉兒再唱個好的我聽。秋桂答應說。素唱罷。官人說。清唱有什麼趣。拿琵琶來。遞與藍姐。說。你彈着。叫他唱。藍姐說。我彈的是半瓶醋。怕隨不上來。說着。就彈起來。秋桂頓開喉嚨。似玉簫一般。唱了一個紅繡鞋。官人大悅。說。小肉兒。晚唱更好。小嗓子像一枝蘇笛。說。你再唱一個。藍姐說。揀熟的唱。生的我隨不來。定了定弦。又彈起來。秋桂又唱了一個盼五更。把官人喜得眉歡眼笑。說。好一個無吃過虧。誰把你的花揉碎。說。你過來。拉着他的手。含了一口酒。吐在他嘴裡。望藍姐說。好油嘴。你把他給了我罷。藍姐笑道。我不好罵你。這些人還不夠。見一個不放一個。他還是個處女。你要了他。嗓子就要倒腔。還唱什麼。官人那裡肯依。把秋桂往屋裡拉。秋桂急得叫娘。西門慶將他抱入屋中。不容分說。把丫頭鬧得殺豬一般。直揉至瓜破染巾方罷。官人再三的溫存。才不言語了。

藍姐亦無了法。唾了一口。共入羅幃。上床安寢。正是。月老註定婚姻簿。千里姻緣一線牽。這一來畢竟如何。且看下文。便見方解。

第十三回　鴛鴦帶換去香包　大廳房怒打王經

荒言莫敍。

話言西門慶這日無事。在書房中坐着。玳安說。上臨安的來了。官人說。我算着還多了幾日。叫他們進來。不多時。韓二來興兒進見。與官人磕了頭。西門慶道。路上冷不冷。道路好走麼。韓二說。提不得。我們到了湖州。置辦禮物。別的都好辦。這四盤古董大費了氣力。正遇辦貢的年頭。都搶着買。好容易湊了大小三十二件上樣的古玩。比往日每件多使二三兩銀子。辦妥了。我們才起身。出了湖州城。就遇見大風。臨安路上雪少。因天短。每日起早。五更清冷。道路難行。路上打尖又不敢多躭誤工夫。怕天黑了。騾子要緊。整走到日落。才趕得上宿頭。這日到了南京。就好了。太監老爺甚喜。禮物都收了。叫我們在公館裡住。賞了一桌飯。

八八的席面。還帶了回書。好少的物事來。說罷。將書呈上。西門慶接來。見賢婿玉展四個大字。展開一看。上面寫着。

內廷都總管御前司禮監藍璧書奉賢婿西門大人鈞座。恭候臺祺。官轍分途。良晤惟艱。正擬具牋佈候。適荷瑤章先施。仰勞遠注。感佩奚如。昨因賤期。有勞貴差遠賚厚禮。實却之不當。受之有愧。至戚之間。何乃太豐。感之極矣。領謝再謝。今因回程之便。敬修尺素。少申問候之忱。以□鄙意不贅。年月日時在後。外有與姪女寄來米珠一斤。豆珠廿顆。赤金鐲子四對。五寶項圈一對。香串八匣。香包四匣。宮扇八匣。繡帕四匣。白銀四百兩。上用百合香二瓶。查收爲感。

西門慶看了。喜之不盡。說。物事在那裡。二人忙出去。一件一件都拿到書房。當面打開。見了數目。把八封銀子也交代明白。還有使剩下的銀

子廿兩。遞與官人。西門慶道。這個二位買盅酒吃。過於乏了。另日接風。歇着罷。他二人不肯受。官人道。算我的接風酒。不請你們就是了。韓二來興拜謝。回鋪中去了。官人叫春鴻文珮說。你們去把八個丫頭都叫了來。不一時。丫鬟們來了。西門慶說。你們把這些東西都拿到三娘屋裡去。丫頭答應。一齊動手。一件一件都拿出去了。官人把銀子叫春鴻文珮抱着。帶着二人往藍姐房中來。說道。這是你叔叔給你帶了來的。把書字你看了便知。藍姐看了。亦是喜歡。說。我打量你說頑話。又生受老人家。把東西檢點着看了一回。說。這東西不可獨吞。於是打開米珠。拿戥子秤了五兩。分作五包。又把豆珠拿出十顆來。把鐲子拿了四個。項圈拿了一個。又拿了四匣香串。四匣扇子。一瓶百合香。叫丫鬟每位娘送鐲子一個。米珠一兩。豆珠二顆。香串一匣。扇子一匣。春娘樓上不用鐲子。送了項圈去。也不用香串扇子。把這瓶百合香送了去。分派已

畢。衆丫鬟分路去了。少時回來。說。衆位娘與娘道謝。說娘得了多少東西。娘用就是了。又送這些來。收下了。面見再謝。官人說。你把香串香包遞給我。西門慶拿了四掛香串。四個香包。遞與小玉。楚雲。秋桂。珍珠兒。每人兩樣。四人磕了頭。官人又拿了四掛香串。遞與天香。玉香。素蘭。紫燕。每人一樣。又拿了兩個香包。遞與春鴻。文珮。每人一個。四個丫頭與兩個小優兒都磕了頭。分散已畢。藍姐叫秋桂把餘下的並銀子都收了。官人嗑(喝)了茶。小二姐睡醒了。西門慶接來。抱在懷中。戲耍了一回。遞與奶子。過書房中去了。且說珍珠兒得了香串香包。樂得跳跳鑽鑽。飛跑到樓上。告訴金寶說。爹給了我兩件香物。香得了不得。金寶說。他不會行事。一樣人兩樣看待。怎麼獨把項圈給了二娘。就不給我。百合香呢。到底爹公道。你們是大的。每人兩樣。小丫頭每人該給一個。我早聽見媽媽說了。不是爹想着你們。還得不了呢。好生帶着。別弄壞了。

正說着。珍珠兒說。了不得。我的鴛鴦腿帶子丟了。滿地找尋。三間樓找遍。無有。金寶道。你才從外跑了來。大半是掉在院子裡。外頭找罷。於是珍珠兒下了樓。前前後後。滿院裡都找到了。那裡有個蹤影。正在着急間。王經來了。說。你找什麼。珍珠兒說。我的紮腿鴛鴦帶子丟了。也不知掉在那裡。找了這半日。總無下落。王經笑了說。我倒得了根帶兒。不知是誰的。珍珠兒陪笑說。你撿着。給我罷。王經道。世界上那有這樣容易事。我還留着頑呢。珍珠兒說。好哥哥。給了我罷。王經見他柔情軟語。不由得心生一計。說。你眞要。我放在廚房裡了。跟我取去。珍珠兒找東西的心盛。就跟了王經來。事有湊巧。到廚房。一個人也無有。王六兒打發飯去了。珍珠兒說。拿來罷。王經說。在裡頭屋裡呢。珍珠兒進入裡面。說。在那裡。王經從懷裡掏出來。說。這不是。珍珠兒才要接。王經說。白拿了去麼。珍珠兒說。可怎麼樣。王經說。叫我樂樂。珍珠兒紅了臉來奪。被王

經按在炕上。不容分說。硬行雲雨。珍珠兒先還不從。後來半推半就。任其張狂。行事已畢。王經把腿帶給了他。看見他帶着一個香包。說。你給了我罷。珍珠兒捨不得。擡腿就跑。被王經趕上。揪斷了繫子。搶來跑了。珍珠兒見無人。也回去了。到了次日。西門慶在金姐樓上吃酒。問珍珠兒。你得的香串是綠的。那香包是什麼花樣。珍珠兒說。是鷺鷥洗蓮。官人說。拿來我看。珍珠兒不言語。半晌答道。在腰裡帶着。不知幾時丟了。官人說。丟了不找麼。珍珠兒正在不得話間。玳安說。謝爹常爹來了。官人忙下樓迎接。三人敍禮。到書房中坐下。謝希大道。我遇見韓夥計來了。說路上難走得很。西門慶把太監很喜歡。禮物都收了。還給你三嫂子帶了許多的物事。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希大道。哥大喜了。又添了這門親戚。好處多着呢。於是擺上酒。上了些現成的酒菜。三人對飲。常峙節道。有福的不在忙。無福的跑斷腸。似哥這段造化。世上少有。官人

道。這是兄弟過獎。不過是天月二德。吃樂了。換了大杯。又飲了一回。希大道。酒夠了。還有事呢。官人說。忙什麼。二人說。有人等着。另日再來。言罷站起。告辭去了。西門慶要回後面去。走至大廳房。見王經在臺堦上睡覺。才要叫他。見他衣襟翻處露出一個香包。細看却是珍珠兒之物。動了疑心。不覺大怒。一脚踢起來。一片聲問。這香包是那裡來的。王經愣怔着跪在地下。摸不着頭腦。只是不言語。官人追得緊。才說。是小的揀的。官人說。珍珠兒丢了。不知眞假。你旣撿了。爲什麼不給他。事有可疑。叫玳安。叫了進福進祿取大棍來。與我打着問他。王經只是磕頭。唬得渾身亂戰。官人那裡肯依。叫。拉下去打。三人不敢怠慢。把王經拉下來。褪下中衣。露出雪白的屁股。按住。一連打了十棍。只打得嫩肉流紅。官人說。問他到底是那裡來的。王經哭道。小的實是院子裡揀的。打死了也無別話。官人見問不出頭緒。也不打了。說。放起他來。王經叩頭。官

人說。揀了人家的東西。就該給他。打你個味物見小的不是。把香包物歸本主。饒你去罷。王經見饒了。金命水命。抱頭鼠竄的跑了。西門慶歇了一回。過後邊。不提。日往月來。不覺到了臘月廿三日。家家祭竈。是晚。滿堂掛了紗燈。擺上供。西門慶冠袍帶履。點燭焚香。行了禮。衆姐妹都打扮得齊齊整整。嬝嬝婷婷。也行了禮。只聽得鞭炮連聲。好不熱鬧。官人叫玳安來。說道。臨年近了。你們早早的把門神對字拿出來。我記得都舊了。買了新紙。照樣兒裁了。叫聶雨湖寫去。把門神交給畫匠。照樣兒畫了。架子見(舊)了。新裱好了。有掉了的環子鈎子。收拾齊整。祖先堂上的供物陳設有舊了的。也更換更換。佛前五供香爐燭臺。花瓶海燈。一切應用香蠟紙馬。以至前後應用紗燈蘇子燈。有舊了破了的。也粘補粘補。再過年應用豬羊雞鴨肉麵。花盒鞭炮。也要辦妥了。你與王經承辦。別像去年丟三啦(落)四的。臨陣磨鎗。玳安應喏。說。記得了。說

話問。天晚了。滿堂點起紗燈羊角燈。擺上酒。官人上坐。月娘春娘與官人並坐。藍姐。屛姐。黃姐。金姐。按次對坐。孝哥打横。擺了二十個菓碟。是關東糖。南糖。皮糖。人參糖。雲片糖。夾餡糖。芝蔴糖。豆酥糖。還有應時酒菜。把酒來斟。夫妻暢飲。下面小玉。楚雲。秋桂。珍珠兒。穿紅掛綠。着紫披藍。唱崑腔小曲。又叫春鴻文珮唱南曲兒。琵琶絲弦。美耳中聽。飲了一回。月娘道。今日是小年。咱們何不湊個趣兒。不要這刻板的文章。改個樣兒。春娘說。怎麽改樣兒。月娘說。你們都會唱。獨我與二姐不會唱。你們會唱的。每人唱一個。我們不會唱的。說個笑說。違令者罰酒一杯。豈不有趣。強如他們唱的。都聽俗了。自彈自唱。也多喝一盅兒。衆姐妹大喜。春娘道。拿琵琶來。我先唱。楚雲遞上了琵琶。定準了弦。唱了個趕板兒。慢吐嬌音。唱道。

桂子桂花桂葉多。桂樹長在桂山坡。桂花還得貴人採。桂姐

還配貴哥哥。肉兒小嬌娥。那有姻緣錯配着。

春娘唱畢。把個秋桂羞得面紅過耳。官人說。怪油嘴。單管胡說。唱的不知是什麼。大家都笑了。把琵琶遞與黃姐。黃姐說。唱個平岔。唱道。

叫奴怎了。這事兒蹊蹺。奴家的裙帶子少了一條。若叫那當家的知道。豈肯饒。想必是昨日晚上貓叼了去。也不知是那個情郎。誰拿了。好叫我心下不明。暗發毛。

黃姐唱畢。別人不懂。把個珍珠兒弄得一紅一白。西門慶也疑惑了。說。你們不是唱曲兒。是商量着打機諷(鋒)呢。誰要不好生唱。我就把他的舌頭咬下來。該屏姐唱了。定了定弦。唱了個寄生草兒。十指尖尖。彈得神出鬼入。眞有繞樑之音。嗽了嗽嗓子。唱道。

玫瑰花兒頭上戴。挽了挽烏雲。別上根金釵。作女孩兒十五六歲人人愛。俏才郎過來過去。把風流賣。十七十八歲好似

一朶花兒才開。引得奴迷離魔亂。把相思害。

屏姐唱畢。官人道。這裡面也有話。小油嘴。暗含着說我呢。這時候我也不說什麼。等到晚上躺下。再與你算賬。該誰唱了。金姐道。該我了。我唱個好的罷。唱個倒搬槳兒。唱道。

大河裡洗菜葉兒漂。見了一遭想一遭。人多眼雜難開口。石上栽花不堅牢。肉兒小嬌嬌。生生叫你想壞了。

金姐唱畢。官人聽了。趕着金寶打。說。這個小淫婦。比別人更胡說。不看世界的面。立刻不饒你。引得衆姐妹哄堂大笑。西門慶問月娘藍姐說。你們不會唱的。滲不過去。好好的說個笑話我聽。說不笑。罰酒一大杯。月娘道。我先說一個。看笑不笑。聽了。一家新娶了個媳婦。次日。娘家來上頭。公婆說。還未起來呢。他母親道。豈有此理。叫使女快去瞧來。丫鬟回說。瞧了。還早呢。姑爺上半截起來了。姑娘下半截才起來。月娘說完。

大家笑個不了。官人往藍姐說。該你了。藍姐道。我說一個文墨的。不村不俏。還要可笑。只怕笑倒了。說道。一個年輕的婦人在門首站立。見對門一婦人抱着個娃娃。那人指着娃子說。你也有了麼。婦人道。無有。那人道。你天天守着當家的。難道他不麼。婦人道。他可倒不不。藍姐說畢。官人道。這倒可笑。衆姐妹也都笑了。說。到底是作詩的人。說個笑話也文縐縐的。又吃了一回酒。叫四個家樂又唱了幾摺。天交三鼓。都睏了。各自歸房。西門慶扶着楚雲。往春娘樓上來。上了樓。也不吃酒。一手拉着春梅。一手拉着楚雲。三人入房。一夫兩婦。共入羅幃。上床安寢。不在話下。這一來畢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閒詩不錄。

却說光陰似箭。不覺過了年節。正月廿一日是孝哥的生日。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又見他讀書奮志。從無一日曠功。西門慶與月娘喜之不盡。與先生告了三天假。在花園燕喜堂擺酒。有吳二舅。喬大戶。大妗子。二妗子。大戶娘子。應二娘子。謝希大。常峙節。薛姑子。王姑子。都來與孝哥做生日。衆姐妹打扮得油頭粉面。粉粧玉砌。月娘穿着混□皮襖灰鼠裙。戴着盤絲鬏髻。滿頭花翠。春娘穿着天馬皮襖碩鼠裙。戴着軟翠鬏髻。五寶項圈。藍姐穿着貂鼠皮襖白狐裙。戴着金絲鬏髻。別着兩隻斜鳳。屛姐穿着金豹皮襖銀鼠裙。戴着過枝鬏髻。配着一對珠花。黃姐穿着麻葉皮襖雲狐裙。戴着鴛鴦鬏髻。配着珠翠花鈿。金姐穿着火

狐皮襖飛鼠裙。戴着嵌珠鬏髻。亦是金銀首飾。滿堂上花枝招展。香氣襲人。都各有禮物。到了燕喜堂與親眷們見了禮。大丫頭小玉。楚雲。秋桂。珍珠兒。小丫頭天香。玉香。素蘭。紫燕。都是穿紅掛綠。着紫披藍。打扮得千嬌百媚。粉團一般。遞上茶來。月娘春娘安了席。大家坐下。前邊衆客到齊。西門慶巡了酒。擺上南北碗菜。孝哥按次行了禮。衆僕從與孝哥叩了壽。叫了一檔南十番。聲吹細樂。鼕鼓雲鑼。笙管笛簫。十分幽雅。文珮執壺。春鴻巡酒。閤堂歡樂。後邊亦是一樣筵席。四個家樂扮了崑腔。唱小曲兒。琵琶絲弦。好不熱鬧。小玉楚雲唱了一摺漁家樂。秋桂珍珠兒唱了一摺花鼓子。大戶娘子十分歡喜。每人賞了一對香包。月娘也陪賞了四方手帕。前邊喬大戶點了一套到春來。吳二舅點了一套合歡令。打起來滿堂中鑼鼓喧天。美耳中聽。西門慶與喬大戶閒談。說。親家交新年。滿面紅光好氣色。大戶道。托親家福庇。我那裡來了個先

生。號叫李鐵嘴。相法甚好。他相我今年有兩層喜。還要發些外財。房下閤家都叫他相了。雖未經驗。他說得句句入骨。官人說。有這等神相。明日請了來。我也求他相相。大戶道。親家既要相。還得着人找去。他無准住處。找着了差人送他來。官人說。如此奉託。說着。拿上飯來。上了割刀熱吃。大家吃了飯。茶畢。天晚了。一齊告辭。官人道了謝。都回家去了。花園堂客也散了。大妗子二妗子住下不去。衆姐妹各自歸房。官人扶着紫燕在屏姐房中歇了。過了幾日。喬大戶差人好容易才把李鐵嘴找着了。差人送到大官人門上。王經報道。鐵嘴李先生來了。西門慶正在盼望。見來了。心中大喜。忙整衣出迎。擡頭一看。見這人形容古怪。相貌蹺奇。戴一頂日月箍。披髮露頂。穿一件百補衲頭。繫一根錢繩。光着兩隻脚。面如瓦獸。一隻眼。滿部(佈)鋼鬚。一個牙也無有。精神足滿。鶴髮童顏。一團仙氣。官人深深一揖。李鐵嘴說。不敢勞步。忙還一禮。讓入大

廳。敍禮坐下。官人說。久仰大名。相法如神。有意勞動。乞先生相相。鐵嘴道。貧道學些相法。不會奉承。故此都叫我李鐵嘴。官人說。仙鄉何處。羽士道。貧道本係西地長安人氏。奶地出家在四川峨眉山。焚修六十餘年。學了兩樣道術。一會看相。善觀氣色。二會攝生養性工夫。那參同契。悟眞篇。八段錦。鐵布衫。樣樣都練得來。至相法。痲衣相。水鏡相。白鶴相。揣骨相。也參透了。官人道。今年高壽。羽士道。虛七十四歲。又問。偌大年紀。怎麼養得這等鶴髮童顏。羽士道。我們道家以功爲本。以術爲門。內丹要煉得河車逆轉。水火濟濟。得了甘露。才能三花聚頂。五氣朝元。面色要黃中生彩。眼神要藍裡有光。此法最難。內要養氣存神。外得飲紅鉛採戰。輪睛扣齒。十步玄功。才能脫過輪迴。長生不老。西門慶聽了。心中大喜。吩咐擺齋。用畢了。還要討教呢。於是在大廳上放了桌子。有力之家吹口之力。擺上素饌。無非是格扎麵筋。豆腐黃粉。山藥笋尖。金針

木耳。蘑菇香蕈。白菜蘿蔔做的四平八穩的素席。二人對坐。把酒來斟。羽士道。未見寸功。先擾酒飯。官人道。仙長遠來。禮當奉敬。若不棄嫌。還要屈尊幾日。相面是小事。還有要處要討教呢。羽士道。貧道到處爲家。有好學者不嫌絮耳。講論幾日何妨。官人甚喜。又飲了數杯。羽士道。既遇知己。不可藏性。貧道好酒。有大杯吃幾盞才好。於是換了大杯。官人道。在下量窄。不能對飲。仙長盡量才好。羽士道。這才痛快。說。把壺遞給我。自斟自飲。大口吃菜。吃樂了。唱了一回道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上了素湯。泡了點心。吃了個不亦樂乎。官人陪坐。亦覺爽快。一面吃。一面說話。大聲小叫。句句說得入港。正是。

酒逢知己千杯少。　話不投機半句多。

西門慶道。適才講的飲紅鉛採戰之術。是怎麼講。動問仙長。若肯傳與在下。恩有重報。義不敢忘。羽士道。長官要學此術最難。貧道易不傳人。

一要有此造化。二要人地相宜。既要學此道。必須好功夫。說到此處。就不往下說了。只是飲酒。又講酒的好處。西門慶急得要不得。再三的追問。羽士道。先說飲紅鉛。須得十四五歲幼女三四個。每人給白絹一條。得他的天癸。將絹用童便洗下飲之。每月得幾次飲幾次。再用二十上下婦女數人。常與他交接。存神吸氣。引眞陰入於丹田。行之日久。自然固本延年。若初學者力不勝敵。兼服三元丹培補。自然精神百倍。夜度數女。耐時久戰。通宵不倦。官人道。女子僅有。但不知三元丹如何配法。羽士道。法不傳陸耳。也是遇緣。貧道奉送百粒。但不可輕視。此藥乃鼎爐煉出。其力甚大。每服只用一粒。人乳送下。說罷。從懷中取出個皮口袋。拿出一個小瓶兒。說。此瓶是一百粒。足夠用了。緊緊收藏。不可洩露。官人雙手接來。揣在懷內。說。多謝仙長。異日補報大恩。叫人來看酒。李鐵嘴說。天晚了。大家歇息。明早長官不可用酒。趁淸晨氣血平和。好講

相法。官人說。恭敬不如從命。言罷告辭。帶着玳安後邊去了。來到上房。衆姐妹正然納鞋。官人說。今日來的李鐵嘴是個活神仙。把如何秘傳妙術一節。細細告訴月娘衆姐妹一遍。月娘道。有的是人。除了我。你們愛怎麼煉就怎麼煉。成了仙與我也有好處。春娘道。這個老道不是好人。我們又無得罪他。與出方法來。叫行貨子整治人。衆姐妹都笑了。官人道。你們知道什麼。認假不認眞。於是叫天香素蘭紫燕過來。你們三人與大娘每人領白絹一條。如此這般收染了。有了給我送去。若誤了。現打不賒。丫鬟納悶。不敢不答應。說着。點上燈。衆姐妹各自歸房。西門慶同春娘上樓。坐在床榻上。春娘說。我問你一句話。官人說。什麼話。春娘說。四個小丫頭都是處女。怎麼不要玉香。西門慶只是笑。說。三個就夠了。春娘疑惑了。那裡肯依。擰着耳朵說。行貨子。你不實說。一輩子不叫你上床。官人無法。將那日遇見他洗澡。無心中收用了的話才說出

來。春梅照臉唾了一口。說。無臉的。還瞞着我呢。我說怎麼倒不要我的丫頭。原來你偷要了。連影兒也不知。這才是終日打雁。叫雁啄了眼。你就是滾了馬的強盜。偷遍天下。說得官人也笑了。說。你不問倒好。既然過了明路。我倒要帶着他睡了。說着。絕不待時。捉住玉香兒。把丫頭臊得要不得。要跑。春娘說。生米做成熟飯。跟着他睡罷。於是將他二人推入屋中。倒扣上門。春娘帶着楚雲。在外間屋裡睡了。一宿晚景不提。次日清早。官人來到書房。李鐵嘴早起來了。問候了起居。春鴻文珮遞上茶來。二人喝了。官人道。請仙長看相罷。羽士道。正是時候。於是請官人轉正了。細看了一回。說道。吾觀長官天庭高縱。地閣豐盈。乃享厚福之格。一生用之不盡。二目雌雄。定主一世風流。眉生二尾。終身常足歡娛。鼻有三紋。中歲不利。羽士道。見過了麼。西門慶道。見過了。看你耳大有輪。主一生福祿。口若丹硃。到老不缺衣食。請出手來看。羽士道。智慧生

於皮毛。苦樂見於手足。男子手要如棉。女子手若乾薑。尊公手軟而熱。必受榮華。但掌紋碎細。用事有些分心。得了這下身短上身長的便宜。妻財子祿俱全。黃氣發於高曠。年內必定有喜。印堂紅亮。目下定有外財。李鐵嘴相畢。官人大喜。說。眞乃神相。句句入骨。求仙長看看犬子造化若何。羽士道。在那裡。請來相見。官人忙叫玳安把孝哥叫了來。不多時。只見從學堂裡搖搖擺擺走來。見了羽士。拖地一揖。李鐵嘴答禮相還。舉目一看。說。令郎好相貌。是一位強宗勝祖之人。請坐下。若論相法。五官端正。一生福壽雙全。骨格清奇。一定爲官受祿。面如滿月。主心地舒暢。頭項平平。乃官印之格。眉分八字。定主書香。二目帶秀。一世心靈性巧。鼻連山根。中年大發。今歲必登金榜。但口方略小些。雖衣食不缺。主晚年身弱。耳大輪小。只許三品前程。一生得妻宮內助。定下了無有。官人道。定下了。伸出手來看。羽士道。有其父必有其子。父子手足一樣。

棉軟細膩。天生享福之人。得了這肚子的便宜。此時不顯。將來定然不小。相法云。世上無尖頭宰相。未見有大肚子貧人。令郎的造化全在身材肚子上。目今紅色起於三陽。定主入學爲官。黃光見於額角。必要重重見喜。說長官令郎之相。是個十全之格。後來發達。興家立業。受享皇恩。一生用之不盡。李鐵嘴相畢。官人道。有勞仙長。相法如神。即令春鴻文珮擺齋。仍是大杯斟酒。擺五湖四海的素饌。上了八碟眞素小吃。西門慶下陪。飲了一回酒。說了些天下雲遊的好處。又站起來拿了一回功夫。復又坐下。拿上飯來。又上了點心素湯。狼餐虎嚥。須臾吃畢。羽士道。貧道要告辭了。官人道。說那裡的話。只住了一日就要走。想是禮貌不週。慢待了。羽士道。貧道雲遊四海。那有久戀之家。官人說。還要領教。多住幾日罷。李鐵嘴說。不可久留。後會有期。官人見苦留不住。叫春鴻遞了茶。拿了廿兩銀子。作相面之資。羽士道。出家人要銀錢何用。斷斷

不受。讓至再三。羽士道。有菓子給我幾個罷。官人叫文珮包了兩大包橘子柑子。拿來獻於羽士。李鐵嘴接了。頭也不回。飄然而去。西門慶送出大門。見去遠了才進來。回到後邊。見了月娘。把給孝哥相面之事說了一遍。月娘大喜。問官人說。相你如何。官人道。他相我今年見喜。孝哥必要進學。月娘說。果若如此。秋天是鄉試的年頭。他書也念得好了。叫他考考看。萬一撞着了。豈不應了他的話。丫鬟遞了茶。又坐了一回。說。我乏了。飯也不吃了。與他二娘吃盅酒。早些睏覺。說罷。出了上房。往春娘樓上來。到了樓上。楚雲接去衣裳。玉香遞上茶來。春娘說。你要的東西有了。官人問。誰先有的。春娘道。四姐屋裡的紫燕。官人說。叫他來。玉香把紫燕拉了來。春娘說。交與你的事還不拿來麼。紫燕紅了臉不言語。官人說。既有了。還不取去。丫頭無法。跑了去。半晌取了來。羞羞燦燦。遞與官人。西門慶接來一看。滿心歡喜。叫王經。鋪子裡快取童便來。不

一時。王經取到。官人把絹子擱在裡面。只見幾點紅星。果然登時脫下。用牙筯撈出絹子。交與紫燕和勻了。聞了聞。倒無異味。一揚脖。一氣飲乾。又叫丫鬟拿茶盅。叫芙蓉兒擠了半盅奶拿來。把三元丹取了一粒。只有芥子大。放在舌上。用奶送下去。這才擺上酒。一個攢盒。官人與春娘並坐。二人對飲。說起李鐵嘴傳的方術。今日吃了。看是眞假。楚雲說。信那牛鼻子的話。他是誑酒喝。又飲了一回。西門慶覺下身火熱。漲悶起來。少時又痲又癢。坐不住了。官人說。這藥果然利害。話不虛傳。叫楚雲與我捶腿。楚雲捶了。片時藥性行開了。官人十分按納不住。拉着春娘楚雲說。了不得。你們不信試試。於是三人共入羅幃。脫了衣裙。此一番三人大鬧銷金帳。非尋常可比。有詩爲證。

一夫兩婦錦帳中。　解帶脫衣各逞能。
春梅當先試道術。　楚雲隨後抖威風。

顛鸞倒鳳金蓮起。　氣喘神昏一片聲。

滿床香汗舌尖冷。　徹夜無眠直到明。

三人床上整狂了一夜。把春娘楚雲鬧得四肢酸軟。頭昏腦悶。只見那紅綾被橫斜。銷金帳翻捲。藥性未解。捨不得起來。天明了。還纏綿不已。直至日出三竿。只得下床。穿好衣服。梳洗已畢。玉香遞上茶來。三個人對瞅着笑。春娘說。怪強盜。眞會鬧人。我們一夜未得合眼。官人道。你們怕不怕。楚雲說。別的怕爹。這個可不怕。說着。玉香端了腰子雞蛋湯來。每人只呷了幾口。口中無味。就不吃了。西門慶道。差些忘了。今日還有事呢。叫玳安備馬。冠帶已畢。王經拿了氈包。出城給李知縣送行去了。

畢竟後文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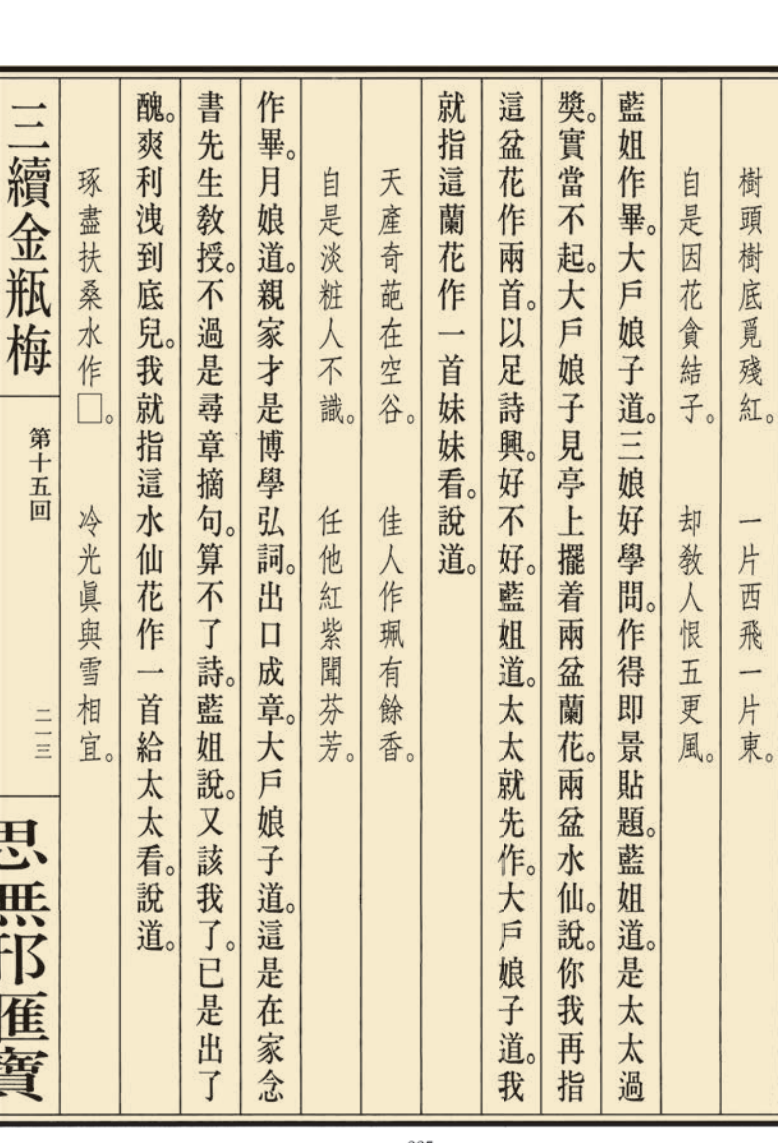
荒言莫敍。

話表三月十九日。是黃羞花的生日。西門慶叫在木香亭擺酒。初春天氣。桃柳爭妍。滿園中遍地青青。開放了碧桃紅杏。有喬大戶。吳二舅。謝希大。常峙節。大戶娘子。應二娘子。大妗子。二妗子。文嫂。薛嫂。都有禮物與黃姐上壽。衆姐妹都穿了新衣。滿頭花翠。接待女眷。官客在聚景堂擺席。叫了四個唱的。是董嬌兒。韓金釧。李桂姐。吳銀兒。琵琶絲弦。十分幽雅。大官人巡了酒。上了南北碗菜。猜拳行令。開懷暢飲。後邊堂客在亭子上一樣筵席。黃姐斟了酒。四個家樂打扮得妖狸(裡)妖調。小玉穿着紫綾襖綠紬裙。楚雲穿着天藍襖白紬裙。秋桂穿着綠紬襖桃紅裙。珍珠兒穿着藕色襖青紬裙。都油頭粉面。配着小小金蓮。唱崑腔小

曲。衆僕婦丫鬟與黃姐拜了壽。上了小吃點心。酒過三巡。菜上五味。月娘道。誰的生日也沒五姐趕得好。天時正是春光明媚。桃柳爭妍的時候。別錯了春光。咱們好生過過才好。大戶娘子道。那一位娘子會作詩。指這桃柳作了倒有趣。月娘道。親家既出了題。就先作一首。我們三娘會作陪一首。好不好。衆姐妹說。好極了。大戶娘子道。既是三娘會作。就先賜一首。藍姐道。我不過會個打油歌。怎敢就作。還是親家太太先作。小妹陪一首就是了。於是大戶娘子道。既叫我獻醜。有薦(僭)了。指着楊柳。吟了一首。說道。

拂水煙斜一萬條。　幾隨春色醉河橋。
不知別後誰攀折。　猶自風流勝舞腰。

須臾作畢。藍姐道。眞正好詩。隨時應景。大戶娘子道。叫妹妹見笑。藍姐說。該我獻醜了。好不好湊個趣兒。我指這桃花謅一首。說道。



樹頭樹底覓殘紅。　一片西飛一片東。

自是因花貪結子。　却教人恨五更風。

藍姐作畢。大戶娘子道。三娘好學問。作得即景貼題。藍姐道。是太太過獎。實當不起。大戶娘子見亭上擺着兩盆蘭花。兩盆水仙。說。你我再指這盆花作兩首。以足詩興。好不好。藍姐道。太太就先作。大戶娘子道。我就指這蘭花作一首妹妹看。說道。

天產奇葩在空谷。　佳人作珮有餘香。

自是淡粧人不識。　任他紅紫鬧芬芳。

作畢。月娘道。親家才是博學弘詞。出口成章。大戶娘子道。這是在家念書先生教授。不過是尋章摘句。算不了詩。藍姐說。又該我了。已是出了醜。爽利洩到底兒。我就指這水仙花作一首給太太看。說道。

琢盡扶桑水作□。　冷光眞與雪相宜。

但從姑射皆仙種。　莫道梁家是侍兒。

作畢。大戶娘子連聲喝采。說。這一首更清奇。衆姐妹亦樂了。藍姐道。信口胡謅。何足掛齒。月娘叫丫鬟斟酒。又飲了一回。敍了些文事。拿上飯來。上了羹湯點心。春娘又巡了酒。藍姐屏姐黃姐金姐一齊佈菜。大妗子先醉了。只喝了半碗湯。衆人吃了飯。撤去殘席。天晚了。一齊告辭。前邊官客也散了。西門慶回到後面。看着家人收拾了什物。衆姐妹各自歸房。官人同黃姐回到房中。素蘭遞了茶。重斟美酒。復設佳餚。黃姐與官人行了禮。二人並坐。開懷痛飲。酒過三巡。上了小吃。黃姐說。這個酒不好。叫素蘭。把我得的藥酒拿來。丫鬟忙溫了史國公酒。與官人斟了。二人對飲。官人說。這個酒倒好。倒要多吃幾杯。一連飲了三盅。誰知此酒的力大。純是熱藥發作起來。勾起了紅鉛底子。如何受得。官人說。我不喝了。跟我來。我往你打個梯惜。把黃姐誆到屋中。就把門關了。黃姐

說。要說什麼。官人說。我給你過生日。親自動手。把他剃了個精光。自己也都脫了。不容分說。郎才女貌。巫山歡會。黃姐說。你怎麼了。好難受。西門慶並不答言。任意綢繆。整狂了半夜。並無消息。把黃姐鬧得神昏氣喘。睡了片時。重整旗鎗。復合雲雨。黃姐連連求饒。官人那裡肯依。整纏至天明方罷。把黃姐熬得口乾舌燥。兩腿掛了醋瓶。官人下床。無事人一般。梳洗已畢。喝了茶。穿了衣服。往學堂裡瞧先生去了。進了月亮門。聶雨湖接入館中。敍禮坐下。胡秀遞上茶來。茶罷擱盞。官人道。一向短禮。望乞容量。先生道。豈敢。西門慶問。孝哥的書念到那裡了。先生道。四書念完了。詩經也念完了。現今念書經呢。學生正要見老爹。小官人也該開講了。講講書好作文章。往着孝哥說。把你寫的做臨的帖都拿了來。給老爹看看。好聰明。筆姿又好。好的如今都寫長了。說着。孝哥拿了來。遞與官人。接來一看。果然寫得可觀。西門慶問道說。他學的是那一

家。先生道。帖有八大家。王羲之。鍾子繇。蘇東坡。黄山谷。趙子昂。董其昌。歐陽修。米元章。他臨的是趙字法帖。官人道。幾時開講。先生說。這就該開講了。講得明白了。再看看典故。學學破承破題。文章詩賦都可作了。官人甚喜。說。一概求老師教授。何必拘泥問我。趕秋天若能入場。吾之幸也。先生道。老爹萬安。到那時不但考得。還想要中呢。正說着。玳安報道。川廣販藥的商人來了。請爹看貨去。官人道。在那裡。玳安說。現在鋪中。於是西門慶辭別了先生。往鋪中來。吳二舅與衆商人迎接進櫃。敍禮坐下。藥商道。老爹買賣利市。官人道。倒可矣(以)做得。但貨物草藥土產倒不缺。川廣藥材不夠賣的。你們去歲無來。故缺了。藥商道。倒湊巧。我們今年販的都是貴藥。看了單子。短什麼留什麼。叫夥計拿出藥單來。雙手遞與官人。西門慶接來展開一看。但見上寫着。

揀人參。　交趾桂。　京牛黄。　嫩鹿茸。

虎脛骨。　犀牛角。　眞冰片。　雅黃連。
白茯苓。　漢三七。　箭頭砂。　脫龍骨。
羚羊角。　番硇砂。　石燕子。　眞血竭。
落水沈。　米珍珠。　麝香臍。　水安息。

後贅。以上二十味。價銀不等。面講。西門慶看了甚喜。說。這二十味樣樣留些。我不在行。二舅你看了。共留多少。合銀若干。開一清單。家內兌銀子就是了。喝了茶。又說了些散話。說。我還略有小事。失陪了。言罷。告辭出門。不在話下。且說上回西門慶叫李鐵嘴看相。得了他的方術。與春梅大鬧銷金帳後。紫燕打頭。天香第二。素蘭第三。縷續着將染絹送來。如法飲用。三個月服過九次。每次又兼服三元丹。果然效驗。把身子補得健壯起來。神清氣眞。但不能三日無事。所有六房娘子。每日更換。連月娘也脫不了三兩次。其餘丫鬟小玉。楚雲。秋桂。珍珠兒連玉香。不是

連床。就是官鋪。若有三日無事。覺渾身拘緊。飲食無味。這日是喬大戶娘子的生日。衆姐妹備了禮物。帶了丫鬟。過對門都作生日去了。西門慶在家看家。只留下春鴻。文珮。周老。劉包。胡秀。在學房伏侍先生。官人在書房悶坐。叫文珮篦頭。覺身上拘緊。說。你給我捶一捶。文珮答應。取了梳子。篦子。抿子。刷子。把頭髮打開。將袖子挽起來。露出了雪白藕棒子一般的小胳膊。戴着個銀鐲子。搭起了頭髮。先梳通了。慢慢的篦着。問官人。癢癢不癢癢。舒服不舒服。西門慶笑了說。還改不了待詔的脾氣。說。你還唱着梳。文珮果然唱着篦了半日。官人甚喜。攏起頭髮來。文珮拿了高発睡発來。說。淨修仰。還是放睡。官人道。身子拘緊。放放睡才好呢。文珮答應。把官人扶在高発上。先捶了一回。復攔腰抱起來。放在睡発上。一腿墊着腰。從胸膛揉起。揉至肚皮。揉了一回。把官人扶起。爬在高発上。又捶了一回。使了個丹鳳朝陽的架式。將西門慶抱起。一手

托着脊背。一手托着腿。只一轉。官人覺惚惚悠悠。似睡着了一般。週身通泰。少時扶住坐下。又捶了一回。用斜肩背跨之功。舒其兩膊。只聽骨節亂響。又捶了一回。覺滿身發熱。又叫官人爬扶在凳上。拽起衣襟。露出了繡花汗巾。從脊背捶至腰間。捶了幾回。只見文珮在腰眼上掐了兩把。官人時下邪火上昇。按納不住。站起來說。小油嘴。使起壞招兒來。饒不了。你是賣瓮的自尋的。於是把文珮拉到屋中。叫春鴻按着。不容分說。殢雨尤雲。狂了個不亦樂乎。文珮求饒。說。再不敢了。官人道。誰叫你招我來。早着呢。若叫我饒你。叫我一聲親親的爹。文珮無法。拿着聲兒叫了一聲親爹。官人才鬆了手。放起他來。春鴻捧了水來。官人洗了手。月娘同衆姐妹都回來了。西門慶到上房坐下。月娘說起大戶家怎的款待。吃的是什麼筵席。親家公母倆給你道謝。說這樣至親又送什麼禮。我們在他家行了一日酒令兒。也有四個唱的。整唱了一日。不是

天晚了。還得一回來呢。官人說。晚着些何妨。忙什麼。又說了一回散話。衆姐妹各自回房。官人就在上房歇了。一宿無話。次日早起。梳洗已畢。天香遞了茶。玳安說。吳二舅來了。讓入裡面。敘禮坐下。小玉遞了茶。吳二舅道。昨日藥商把藥拿了來。都看了。除人參價錢太大。牛黃不是好的。要不得。餘者十八味都留了些。共合銀一百五十兩。等着兌了銀子。還往別處去呢。官人說。人參要多少價錢。吳二舅道。少了二百換不賣。好參以清河土木爲上。此參出在遼東朝鮮國。細小無油性。以假亂眞。官人又問。牛黃怎麼不好。吳二舅道。牛黃一論顏色。二者透甲者才眞。他這牛黃是剖黃。不是吐黃。故不要他。西門慶說。既如此。咱們先吃了飯。兌給他一百五十兩銀子就是了。於是天香放了桌子。擺了許多的嗄飯。官人月娘二舅按次坐下。斟上金華酒。三人對飲。官人叫小玉到二娘樓上要三封銀子來。小玉答應。去不多時。抱了三封銀子來。說。二

娘說這就是那刨的銀子。每包一個整的。叫找回十兩餘銀。官人說。放在桌上。須臾吃了飯。丫鬟遞了茶。吳二舅拿了銀子。說。不坐了。他們還等着呢。說罷站起。辭了官人。往鋪中去了。這一來畢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三續金瓶梅卷之四

訥音居士編輯

第十六回　採蓮船水面❶歡娛　七夕節鬬巧穿針

閒詩不錄。

話說這日到了六月初六日。是馮金寶的生日。因喬大戶莊院裡有通河的一道蓮花泡子。此際紅白蓮花盛開。借了兩隻漁船。搭上布篷。掛了彩袖。柳陰下有一個草團瓢。打掃乾淨。擺上桌椅鋪墊。請下衆姐妹採蓮耍子。這裡官人在翡翠軒擺酒。預備了南北筵席。喬大戶。吳二舅。謝希大。常峙節。大姈子。二姈子。應二娘子。鄭三姐。段大姐。各有禮物。大戶娘子無來。在家等候晌酒。院裡的李桂姐。吳銀兒。鄭愛香。鄭愛月。董嬌兒。韓金釧。也有禮物。衆客到齊。讓到翡翠軒擺席。西門慶安了坐。老

孫祝麻子後趕了來。官人巡了酒。春鴻文珮李銘吳惠琵琶絲弦。合演小曲南曲兒。後邊堂客在玩花樓擺酒。衆姐妹都是紗衫紗裙。打扮得如花似玉。四個家樂都是帽圈短衫。漁婆打扮。月娘安了席。金姐拿了酒。下面彈唱起來。九腔十八調。曲詞帶戲。十分熱鬧。丫鬟僕婦都與金姐磕了頭。大家歸坐。開懷暢飲。李桂姐道。今日是六娘的好日子。我們算不了客。咱們大家好好的唱幾個曲兒敬衆位娘。說着。拿起琵琶來。定準了弦。與吳銀兒合唱了個喜千秋。愛香與愛月兒合唱了個一朶紅雲。董嬌兒與金釧合唱了個捧壽軸。把金寶喜了個事不有餘。衆女客又划了一回拳。拿上飯來。上了羹湯點心。大家吃畢。漱了口。喬大戶差人請看蓮花去。月娘道。就去。事不宜遲。大家採了荷鮮。好吃晌酒。春娘道。要自採取。我們得換衣服。月娘與衆女客道。很好。我們在此恭候。藍姐說。大姐姐與壽星尾巴陪着太太們坐坐。我們換了衣衫就來。說

罷。各自回房。重勻粉面。復對粧臺。脫了紬綾。換上了漏地紗衣。配着顏色穿了。打扮得花枝招展。俊俏風流。一齊來到席前。衆女眷舉目一看。見春娘穿着藍屯紗斂衣。白絨紗裙子。大紅繡鞋。繫着桃紅汗巾。藍姐穿着銀紅生紗斂衣。青線紗裙子。玫瑰紫弓鞋。繫着月白汗巾。黃姐穿着紗綠西紗斂衣。白褲紗裙子。大紅花鞋。繫着柘榴紅汗巾。屛姐穿着黃葛紗斂衣。青銀條紗裙子。眞紫繡鞋。繫着蘋菓綠汗巾。都是滿頭花翠。金玉鐲釧。一齊走來。說。咱們去罷。衆人站起。說。是時候了。於是下了玩花樓。過了假山。留下僕婦們看家。帶了大小丫鬟。都是穿紅掛綠。着紫披藍。攙扶着步出大門。衆女眷到了喬家。家人引路。繞過了大廳。進了穿堂。出了角門。才看見蓮花泡子。大戶娘子迎接了。說。久等多時。讓上了草團瓢。敍禮坐下。丫鬟按次遞了茶。衆人舉目一看。果然好一片蓮花。紅白相映。荷葉重叢。怎見得。有詩爲證。

移舟水濺差差綠。倚檻風多柄柄香。

多謝浣紗人莫折。雨中留得蓋鴛鴦。

大戶娘子道。船已預備妥了。那位愛蓮花。歇足了隨意玩賞。春娘說。我們四個人早商量了。同去採了蓮花蓮蓬菱角藕來。與衆位娘們下酒。說罷。帶了小玉楚雲秋桂珍珠兒。都是漁娘兒裝束。拿了鼓板箏笛。到了河邊。上了船。春娘屏姐帶着楚雲小玉。藍姐黃姐帶着秋桂珍珠兒。兩隻船八個美人。船上懸花結采。春娘打着鼓板。屏姐吹笙。藍姐吹笛。黃姐抓箏。每船兩個丫鬟。一個撑船。一個唱着採蓮。將船撑到荷花蕩裡。遠看着似仙姬下界。神女臨凡。這裡衆婦女連聲喝采。大戶娘子道。親家你看。那紅蓮蕩裡兩隻船上。四位娘子帶着這花朶般的四個女孩兒。吹彈歌舞。像軸畫兒不像。月娘說。我看倒像八個漁婆兒。說着。只見船從東回來了。穿花分葉。採得那荷蓮亂舞。掐了紅蓮。又採白蓮。丫

鬟使腕子鈎了菱角。又鈎上藕來。採了一回。將船灣在柳陰樹下。船上帶的茶。每人喝了一盞。歇了片時。只聽得笙笛奏動。復又將船撑到河心。唱了幾摺曲子。繞過了一片葦塘。復入荷花蕩裡。又摘了許多的蓮蓬荷葉。水氣蒸熱。用宮扇搖涼。須臾採畢。船攏了岸。丫鬟每人都拿荷葉托着蓮蓬菱角藕。獨楚雲扛着一把紅白蓮花。一齊上岸。衆人都站起來。大戶娘子道。四位娘子辛苦了。春娘說。這才有趣。說罷。按位坐下。丫鬟遞了茶。大戶娘子道。快把採的蓮蓬藕洗淨了。切了來。擺上酒。先把菓碟子放上。斟酒來。衆女眷說。忙什麼。大戶娘子道。都餓了。先解解暑。說着。斟上酒。大家痛飲。月娘道。四個大丫頭。你們還唱幾摺敬親家太太。四人答應。唱了兩隻崑腔。又唱了幾個大曲子。衆人從草團瓢四下裡觀看。綠樹紅蓮。小橋碧水。十分清目。大戶娘子道。衆位不必回去了。就在這裡吃飯罷。月娘道。還請親家過去。大戶娘子道。我已預備下

了。那裡不是吃。拘泥了倒不樂了。於是衆人都坐下。說。快擺飯。下邊答應。吹口之力。上了四平八穩的筵席。又斟上酒。月娘道。禮從外來。倒叫親家費了事了。飲了一回酒。上了涼菜點心。大家吃了飯。小玉楚雲秋桂珍珠兒每人一把紅白蓮花。唱採蓮歌。舞了一回。花香氣撲鼻。唱畢。大戶娘子賞了四碟荷鮮。大小丫頭們吃了。磕了頭。月娘說。天晚了。我們回去罷。大戶娘子留至再三。春娘說。家內還有人呢。十分晚了。倒像我們躲了是(似)的。又給大戶娘子道了謝。衆親眷姐妹們都告辭回家。不在話下。日月如梭。不覺過了一個月。到了七月初七日。家家過巧節。看牛郎織女星會鵲橋緣。吳月娘這日起遲了。忙梳洗已畢。要燒香去。小玉說。娘忘了事了。月娘說。忘了什麼事。小玉說。今日是七夕節。咱們不乞巧麼。月娘笑道。虧你說。險些兒忘了。快請衆位娘們去。商量了好辦理。小玉答應。往各屋裡去了。不一時。衆姐妹到來。春娘說。我才往

楚姐說。要來提撥大娘。怕姐姐忘了。小肉兒與我打賭。說大娘忘不了。若忘了。輸給我三日不准進屋子。話未了。把楚雲臊得面紅過耳。半晌說。大娘別信這個話。我往娘不是這樣說的。月娘道。這有什麼。誰不知你是他的愛寶貝。也值得臊得這麼着。可就別搶了你娘的差使。你可就吃不了要兜着走了。說得春娘笑成一團。說。大姐姐要瘋了。把人說苦了。饒我說實話。倒把我繞在裡頭。引得大衆笑個不了。金姐道。大姐姐原說的不是二姐姐。別着急。我是知道的。大官兒從無這事。大姐姐我不敢說。自從娶了我們五個。白擔了虛名。從無甚事。還都是黃花女兒呢。說得大家笑個不了。一齊趕着金寶打。說。我們又無招你。一捆柴都說上了。春娘說。別饒六丫頭。今日咱們把他交與牛郎收拾收拾就老實了。月娘道。說正經話罷。別誤了正事。乞巧節試試誰得巧。在那裡辦好。春娘說。還在聚景堂大捲棚寬敞。才招得了蟢蛛兒來。於是叫四

個大丫頭。你們告訴袁碧蓮。叫他預備五色線。巧針盒。昨日鄭媽媽與紫燕拌了嘴。辭了茶房。現今是如意兒管茶水。叫他會上碧蓮。備下酸梅湯。杏仁茶。奶子酪。大麥粥。辦下二十個菓碟子。你們在大捲棚內放上八仙桌子。我們坐着穿針。在院中太湖石前放上大桌一張。擺個西瓜甜瓜山子。桌上曬一盆水。把春鴻囚根子。文珮小狗肉叫了來。叫他們唱南曲兒。你們仍扮崑腔戲。小丫頭端茶遞酒。妥當了來回話。分派已畢。各自回房。重整雲鬢。復換衣裙。打扮得油頭粉面。典雅風流。到了上房。會了齊。同到聚景堂前。西門慶也來了。說。你們乞巧。也不告訴我。聽見春鴻文珮說才知道。趕了來瞧瞧。於是官人上坐。衆姐妹按次坐下。天香。玉香。素蘭。紫燕。袁碧蓮。如意兒。遞上梅湯杏仁茶來。大家吃畢。丫鬟們桌上鋪了紅氈。將巧針盒放在中央。每人一分五色線。乞巧針。大家搶快穿了針繞起來。親自送到曬水盆中。漂浮水面。觀其轉動怎

樣合巧。衆姐妹圍繞爭看。只見巧針在水皮上亂動。合了這個。那個又開了。看了半日。見春娘的針與藍姐的針合了巧。春娘大喜。說。還是我們倆口子合得上。除了大姐姐。你們都是我的通房。說得大家都笑了。官人說。你們若是倆口子。把我放在那裡。春娘道。把你放在山裡。不然也叫人麻辣着吃了。官人笑說。小油嘴。你是蘿蔔英(纓)子滿天飛。說得大家笑個不了。才入席。擺上菓碟子。把酒來斟。下邊四個家樂。琵琶箏笛。吹彈起來。唱了幾隻崑腔。春鴻文珮唱了幾摺南曲兒。衆姐妹猜拳行令。暢飲多時。月娘叫丫鬟。看看有了網了無有。衆丫鬟跑到太湖石瓜山上一看。齊嚷道。果然有了。兩個蟢蛛兒在那西瓜上織呢。衆人一齊出席。來到瓜桌上一看。見兩個蟢蛛兒一來一往。在瓜山上織了個小網。月娘甚喜。說。這也是個聖意。吩咐丫鬟。不許動他。趕晚散時。送到二娘樓上去。這是他們的喜事。看畢。復又入坐。大家開懷暢飲。講論

牛郎織女的故事。說得入了港。三三兩兩出了席。攜手扶肩。信步閒遊。說。到晚上。咱們看天河怎麼個鵲橋影兒。這裡西門慶見碧蓮如意兒端茶遞酒。打扮得妖眉妖眼。眉來眼去。趁不防。與如意兒瞅着碧蓮呶嘴。如意兒會意。把碧蓮帶出去了。官人略坐了一坐。推淨手。往如意兒房中來。果然碧蓮在那裡等候。忙進房中。如意兒就溜了。官人把婦人抱住。說。我兒。想殺我了。碧蓮說。看人來。西門慶把門關上。將婦人拉到床上。魚水和諧。陽臺楚夢。正在雲雨之間。不想珍珠兒唱乏了。出來小解。信步走至如意兒窗下。見關着門。只聽房內有人說話。珍珠兒止步。從窗縫裡張看。見大官人與碧蓮正幹得好。只聽官人說。那個娘疼你。碧蓮道。都待我好。就只六娘難纏。官人說。怎見得。碧蓮道。總無給過好臉。常吃魚帶刺的。前者芙蓉兒不是樣子。他們丫頭灑了茶。燙了小姑娘。芙蓉兒說了句好話。叫六娘罵了個狗血噴頭。不知那一天才找着

我呢。西門慶說。我也聽見奶子說了。可怎麼樣。你們看着我罷。他果容不下你們。我明日就不理他了。碧蓮道。爹要作主兒。我們就好了。以後再無言語。只聽得床響氣喘之聲。珍珠兒一聲也無言語。躡足潛踪。回大捲棚來。這裡二人事畢。忙出房來。見無人。西門慶往前邊去了。碧蓮老着臉。仍來聚景堂看茶。衆姐妹完了酒令。又叫春鴻文珮唱了幾摺。月娘道。他爹不知那裡去了。這裡涼了。你們到我屋裡。咱們吃飯去罷。春娘說。很好。屋裡到底暖和。咱們走罷。衆姐妹一齊站起。往月娘房中來。丫鬟放了桌子。姐妹們按次坐下。擺了許多的嗄飯。斟上金華酒。又飲了一回。上了羹湯點心。吃了飯。丫鬟遞了茶。散坐閒談。金寶一漱口。酒往上雝(湧)跑到院中吐了一地。月娘見他醉了。說。咱們散了罷。好叫六姐回去歇息。春娘說。也不早了。我們也家去。於是各自歸房。不提。這一來。晴天生雲霧。平地起風波。畢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校記

❶「水面」原作「姊妹」，據書前目錄改。

荒言莫敍。

且說珍珠兒攙着金寶。回到樓上喝了茶。金寶說。爹往那裡去了。珍珠兒道。還提爹呢。今日無影兒惹了一肚子氣。金寶說。什麽暗氣。珍珠兒說。將才我們唱乏了。到院子裡散散。無心中走到如意兒嫂子門口。見關着門。聽見裡面有人說話。我從窗縫裡往裡一看。原來是爹與碧蓮嫂子有事呢。我才要走。聽見爹問他那個娘疼你。他說都待他好。就是六娘難纏。爹問他怎見得。他說娘從無給過他好臉。常吃魚帶刺的。說奶子芙蓉兒就是樣子。他們丫頭灑了茶。燙了小姑娘。奶子說了句好話。說叫娘罵了個狗血噴頭。說不知那一天才找着他呢。爹說也聽見芙蓉兒說了。爹又說可怎麽樣。叫他們看着爹罷。說娘若容不下他們。

到明日爹就不理咱們了。碧蓮答應。說咱們爹要給他們作主兒。他們
就好了。金寶說。還說什麼來。珍珠兒說。再無話了。這婦人不聽便罷。聽
了這一片舌頭。只氣得目瞪癡呆。說。好養漢的淫婦。你偷漢子我不管。
絕不該枕頭上葬送人。我把你怎麼了。不叫那怪強盜與你睡了。無臉
的忘八蛋雜種。驢跳馬蓋的娼婦。我罵奶子。與你那根筋疼。你護他也
罷了。他是有錢的奶子。會抱鳳凰蛋。給他溜溝子。還叫我涵容着。若不
然。就不理我。很好。放着這娼婦養的。他不是怕我找他麼。我可倒要試
試。他也不知我是誰。不叫他冒了魂。也不怕我。等着那行貨子來了。咱
們再說。要由着那浪蹄子就滅了我。這個沙子我可揉不下去。別說你
一個奴才老婆。就是奶子他主子。也不敢錯敬了我。你們有錢又怎麼
樣。難道漢子就該你們把攬着麼。錯打了法馬了。大家驢兒大家騎。別
疑惑着有了個毛丫頭。漢子給了臉。就擱不下了。越說越有氣。氣了個

渾身亂戰。珍珠兒說。娘看氣着了。我也是聽不上才告訴娘。大人不見小人過。知道他就是了。金寶說。好孩子。我疼着了你了。你若不告訴我。還當他們是好人呢。以後更要留神。若有什麼事。你先告訴我。我不難爲你。自今日起。你跟着我睡。明日他來了。我讓你。咱們總要把他們襯下去。才出這口氣。說着。開言大罵碧蓮芙蓉兒不了。罵夠多時。忽生一計。說。我的兒。我明日把你打扮得好好的。教給你一身本事。要把他買住。自投羅網。珍珠兒說。有什麼妙法。金寶道。若要買住他。先要把他的心拴住了。要將他的魂勾掉了。要把他治住。得用我們行院的本錢。必須柔情軟款。叫他貪戀了風情。才能把他襯得過來。珍珠兒說。怎麼個襯法。若能替娘出了氣。無不從命。金寶說。第一要學傳情賣俏招他。再要學輕狂謔浪拿他。總要多喝酒。把臉蓋住了。他要怎麼樂就由着他。要演成了千般嬌浪。萬種輕狂。一日要有三遍的量兒。一夜要有通宵

的藝業。再加上枕邊言語。百般的迎奉。睡情的本事。出不了那二十四樣。只要撥拉叫他眠思夢想。學會了。憑他銅鑄的金剛。鐵打的羅漢。也跑不出咱們的手。咱們娘兒倆還弄不住他一個麼。要把他打住了。愁什麼襯不下他們去。給他個金風未動蟬先覺。暗算無常死不知。那時叫他見了他們就黑了眼。氣也就氣死了。你說好不好。珍珠兒聽了。說。這倒是個好方法。說。娘既然如此疼我。就教給我。學會了。不是我的本事麼。但只無有見過。從那裡學起。金寶道。要見不難。你把文珮叫了來。我先學個樣兒。你看我怎麼着。你就記着。天下無難事。只要有心人。不知道的問我。我細細的告訴你。自今日學起。不過十日。管保都會了。把個丫頭喜了個眉歡眼笑。跑着叫文珮去了。不一時。文珮進房。金寶叫把院門關了。把文珮剝了個精光。自己也脫了上下衣服。叫珍珠兒拿酒來。二人並肩疊股。一遞一口兒喝了幾盅。文珮道。這是什麼事。金寶

說。你不知道。於是拿出平生的本事。做出百般妖媚。叫珍珠兒瞧着。二人翻江攪海。狂將起來。把個壞丫頭就瞧獃了。自起更狂至三鼓。把文珮治得神魂顛倒。難解難分。金寶說。會了麼。珍珠兒答應。都記住了。金寶說。這不過是大概。細膩處還得自己揣摩。我們略歇歇。還有幾招要緊的再教給你。說罷。二人摟抱着睡了。珍珠兒看着好難過。無奈。只得咬着牙根等着。不過半個更次。金寶先醒了。把文珮弄醒。倒搬槳復狂起來。尙不足興。又叫文珮學演後庭花。婦人才香汗淋漓。舌尖冰冷。只聞哼哈喘息之聲。才雲收雨散。天亮了。文珮那裡起得來。金寶灌了幾口酒。才下了床。穿好衣服。趁無人。一溜歪斜。溜之乎也。婦人起來。談笑似若理足。穿衣梳洗已畢。把珍珠兒打扮得千嬌百媚。渾身噴香。自此。日間口傳。夜晚心授。不上幾日的工夫。把丫頭教了一身武藝。正是。

計就月中擒玉兎。謀成日裡捉金烏。

事有湊巧。可煞作怪。這日西門慶從衙門中來。將進儀門。就遇見了珍珠兒。冷眼一看。見他形容打扮改了格式。香氣撲鼻。另生出一番嬌媚。心中一動。暗想道。這丫頭脫骨換了胎了。忙問道。你往那裡去。只見他滿臉陪笑。眉目含情。說。一向未見爹。才聽見喝道子聲音。出來瞧瞧。說罷。噗哧一笑。官人見他軟語柔情。愛得受不得。說。跟我來。瞧你娘去。於是到金寶樓上。婦人見他來了。急忙迎接進去。說。貴人呀。那陣風兒刮你到此。官人道。一向有事。未得看你。今日無事。在你這裡吃一杯酒。金寶說。酒倒有。怕不可你的口。官人說。那裡的閒話。快放桌子。珍珠兒說。不是我碰見。又不知叫誰捉了去了。西門慶一笑。往金寶說道。我問你一句話。這丫頭大改格式。怎麼脫骨換了胎了。金寶說。怎麼。官人說。行動舉止。比先大差了。好得了不得。長了嘴了。金寶說。女大十八變。我倒看不出來。說着。上了一個攢盒。還有西瓜甜瓜。珍珠兒挽起挽袖。露出

藕棒子一般雪白的胳膊。十指尖尖。玉釧叮咚。斟上酒。先遞與金寶。後又斟了一盅。他先喝了一口。摟住脖子。往官人口內灌。又斟了一盅。說。爹喝個成雙的盅兒。又拔下耳挖子來。串了兩塊糖沾核桃。說。吃了這個補身子。把個西門慶喜了個事不有餘。說。這孩子可是天然的聰明。眞長了見識了。金寶說。我們是彎刀對着瓢切菜。縱長了見識。也跟不上人家。無什麼奉敬。我唱幾個竊曲兒與你老下酒。珍珠兒遞過琵琶來。婦人說。休見笑。慢吐嬌音。唱了一個艷情曲兒。官人甚喜。又飲了幾盅。只見珍珠兒扶着門框點手說。爹快瞧。這屋裡一個白耗子洗臉呢。哄得官人進內。金寶也跟進來。珍珠兒將門就關了。撒嬌撒癡說。爹。想殺我們了。那裡的耗子。我要吃你個咂咂兒。一面說。一面把官人的衣服解開。金寶說。他既來了。就別饒他。說着。金寶把西門慶剝了。自己也脫了個精光。二人雲雨起來。金寶向珍珠兒說。你還不脫麼。饒不了他。

珍珠兒依言脫下。三個人赴了個連床大會。並肩疊股。顚鸞倒鳳。美不可言。婦人百般迎奉。把官人喜得心癢難撓。整狂了兩個時辰。金寶說。暫且饒了他。咱們還無吃飯呢。三人穿好衣服。重斟美酒。官人說。這丫頭那裡學的。睡情兒比婊子還好。珍珠兒瞅了一眼。官人說。你會坐在懷裡唱麼。珍珠兒說。怎麼不會。於是軟濃濃坐在官人懷裡。唱了一個醋情曲兒。把西門慶都聽獃了。正在難解難分。鄭媽媽說。吃飯罷。三人出外間屋裡來。上了坐。擺了許多的嗄飯。多是滋補的肉菜。又飲了幾杯藥酒。吃了不多的飯。點上燈。三個人打牙訕嘴。嘔鬬了半日。官人說。我睏了。到屋中略合合眼。金寶與珍珠兒那裡肯依。二人仍把官人剝了。自己都脫得無有一絲。一齊上床。放下帳幔。這一陣更比先前利害。怎見得。有隨口吟一首爲證。

兩個佳人各逞強。　謀成圈套哄才郎。

枕上綢繆如魚水。　被中恩愛似鴛鴦。

千般迎奉隨君喜。　萬種輕調(佻)任意狂。

今日同赴連床會。　只爲含酸蒸麵羊。

一夫兩婦整狂了一夜。日出三竿才穿衣下床。鄭媽媽做了三碗腰子雞蛋湯。三人吃了。又喝了早酒。梳洗已畢。叫玳安備上馬。帶了王經。往各鋪子裡算賬去了。在鋪中吃了飯。至晚回家。仍到金寶樓上。叫與芙蓉兒要了奶。服了一粒三元丹。是晚更覺精神。又狂了一夜。直到天明。三人打得如漆似膠。寸步不離。自此。西門慶每日只在金寶樓上。調唆得見了碧蓮就黑了眼。這一日。也是合當有事。碧蓮的貓偷了嘴。打了幾下。罵了兩句。金寶聽見。得了題目。至晚。三人狂至半夜。金寶在枕上捏了一片虛言。說。袁碧蓮日間指着貓罵了我。我無言語。明日我要打他。使得使不得。官人被婦人迷住。也不問青紅皂白。說。別說你要打他。

就是要打我。我也不疼。婦人得了話。次日早起來。打發官人出了門。把碧蓮叫了來。說。昨日你爲什麼指着貓罵我。碧蓮跪下說。奴才不敢。因家裡養的貓偷了嘴。打了幾下。並無說什麼。金寶大怒說。你還要說什麼。我把你這沒臉的娼婦。驢跳馬蓋的雜種。浪得你受不得。拿着我當誰。太歲頭上動土。把你這瞧人行事赴上水的。狗攮的賊養漢老婆。叫你試試我。說着。下了地。拿起門閂來。滿身亂打。打得頭破血出。腿也瘸了。噯聲不止。金寶道。你這浪淫婦養漢精兒。怕我不怕。碧蓮大哭說。奴才敢不怕主子。連連叩首。滿地求饒。金寶又打了幾下。碧蓮復又磕頭。渾身亂戰。金寶見他苦苦的哀憐。才出了氣。說。往後須要小心。再有風吹草動。仔細你這賊蹄子王八大蛋的皮。滾出去罷。碧蓮得了話。金命水命跑下樓去。無故捱了一頓打。抱頭鼠竄。跑到家中。氣了一場大病。這一來畢竟又當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閒詩不錄。

話說劉包胡秀投到西門慶家。月娘派了差。叫在夾道群房居住。二人與來旺兒的住房一牆之隔。因宋蕙蓮自縊。來旺兒遞解徐州。就把房門鎖了。誰知女鬼寃魂不散。鬧起鬼來。每日半夜啼哭。門窗亂響。先還在屋內作耗。後見有人來往。常常擲磚撂瓦。不時現形。把胡秀嚇得不敢出屋子。日夜睡不着。叫王經來作伴。還是害怕。劉包亦眼見一個黑東西滿院亂跳。鬧急了。回了西門慶與月娘。都不信。官人道。他沒了幾年。從無動靜。怎麼忽然鬧起鬼來。你們自驚自怪。還不與我退去。劉包不敢多言。喏喏而退。走到屋內。與胡秀瞞(埋)怨人說。他甚明白。原來少頭無尾。我若無眼見。也不敢回。人所共知。說我自驚自怪。胡秀說。主

人不管。你我也無法。只可躲避着。小心爲上。過了幾日。益發鬧得緊了。胡秀嚇病了。不能當差。月娘才信了。叫玳安叫了劉婆子來與他送祟。婆子看了。說。不是什麼鬼。他是撞客了五道將軍。給了硃砂符一道。用涼水送下。黃錢五張。東北送之大吉。是夜。更鬧得不善。只見一個黑東西滿院中啼哭。一個火球兒從屋內滾出。跟着劉包亂轉。他雖膽子大。亦無了主意。要見官人。奈西門慶與賁四嫂打得火熱。無三日不往紫石街去。白盼不來。等了一天。盼至日落。見玳安夾着氈包進後邊去。知是官人來了。忙迎至大門。請官人去瞧。把丫鬟們都嚇毛了。告訴月娘。少時西門慶進房說。這也奇了。月娘說。既然說得恁眞。你就看看去。官人說。豈有此理。我從不信鬼。既如此。倒要看看。於是叫了劉包。走到夾道內。果見一個黑東西。有一個藍綠火球亂滾。西門慶忙行幾步。大吒一聲說。與我打。只見那黑東西緊跳幾步。進屋中去了。官人說。果然是

鬼。我錯怪了你們了。回到上房。與月娘說。果然有鬼。我打量他們說瞎話呢。春娘說。這可不是要的。若不除了。我們若撞見。可了不得。西門慶說。不大緊。我有道理。即喚玳安。到五岳觀把潘道士請來。叫他安壇設醮。禳解禳解。自然除了。玳安答應去了。這裡官人與春娘吃了晚酒安歇。不提。次日。玳安回話說。潘道士請了。明日來。叫爹預備眞降香。箭頭砂。海燈三盞。柏油大蠟一對。轉筆。黃表。搭一座法臺。經桌五張。以備拘神驅鬼之用。西門慶說。若是別人。就要短了。眞降香問你大娘。有薛劉二相送我的。要了來。鋪中的硃砂不好。叫王經與任醫官尋此箭頭砂就是了。玳安答應。叫搭綵匠買辦去了。西門慶上衙門理事。至晚回家。在上房安歇。一宿晚景不提。次日淸早。搭綵匠來了。在夾道裡搭了法臺。進了桌張。先是伙居道挑了法器來。鋪派壇場。用黃旛八杆。黑旛廿四杆。張掛佛像。設擺經卷。後是潘道士帶着十二個道士。都是道冠鶴

鷩。與官人稽首。西門慶說。無事不敢起動。只因此房間得日久。不知是邪是鬼。家宅不安。請仙長念一卷經。千萬驅除才好。潘道說。豈敢。這是小道的本等。但不知省力費力。小道上了臺便知。說罷。淨了手。上了法臺。摘去了冠兒。披髮掌劍。點上香燭海燈。要了一盅淨水。畫了三道符。下面經桌上打起法器來。念了三遍經。潘道燒了一道符。口中念念有詞。噴了一口法水。只見一陣清風。一塊白雲落在臺前。潘道不知說了些什麼。又燒了第二道符。少頃。只見從屋內起了一陣陰風。似有人在臺上說話。潘道秉正坐下。問了半日。不住的點頭。又燒了第三道符。又見一陣旋風。一塊黑雲落於臺上。潘道說了幾句。用劍一指。向西南喝聲走。霎時陰風就不見了。潘道下了臺。住了法器。西門慶讓至書房。玳安遞了茶。道士道。老爹萬安。此事小道先拘了當方土地。帶了一個女鬼來。說是老爹的僕婦。姓宋名蕙蓮。因自縊。寃魂不散。有永福寺雲遊

和尚設醮超度大衆寃魂。他被城門擋住。不得托生。故此作祟。問明來歷。又拘了兩位勾魂使者。將他帶往東京托生去了。從此宅上平安。再無甚事。小道判斷如此。未知是否。官人說。眞神也。仙也。十年前果有此事。若不虧仙長禳解。做夢也不得知。吩咐擺齋。官人讓潘道上坐。上了些眞素筵席。把酒來斟。西門慶再三的致謝。連誇符咒如神。道士說。亦非小道之能。乃先師祕授眞傳。參星拜斗。才能有驗。酒過三巡。菜上五味。潘道說。今日觀中有人還願。不能久坐。失陪了。言罷告辭。官人亦不甚留。送至大門。衆道士道了謝。跟隨去了。西門慶回到上房。月娘衆姐妹都來道喜。說。是邪是鬼。驅除了麼。官人將宋氏寃魂不得托生。潘道薦拔送往東京之故。訴說一遍。衆皆駭然。才知就裡。說。虧這道士。若不驅除。如何是好。官人叫在翡翠軒擺酒。夫妻同坐。上了許多的嗄飯。把酒來斟。正值陽和天氣。笑看那桃柳爭妍。猜拳行令。共賞春光。正飲中

問。王經報說。張二爹來了。官人整衣出迎。讓至書房。敍了禮。春鴻文珮遞了茶。二官說。小弟得了一角文書。是今歲大比之年。本省鄉試的送多少人。咱們幾時堂考。官人說。還早呢。這是知會的文書。等派出人來。秋天再定。西門慶說。我倒有一事。未得見你。張二官說。請教何事。西門慶說。我們把弟賁弟付現在你衙門當了節級。也好幾年了。現在我藥鋪中無人。他是我的陳夥計。買賣在行。無甚說。你把他讓了我。另挑一人充了節級。豈不兩全其美。二官說。這有何難。明日就叫他來。另挑一人便了。官人大喜。即叫文珮擺酒。二官說。另日討擾。我還有事呢。言罷。告辭起身。官人說。倒讓走了。二官說。眞有事。不是公事還不能來。官人也不強留。送至大門。二官回衙。按下不表。日往月來。過了端陽節。不覺金風微動。四野蟬鳴。一日。到了八月初旬。聶先生叫胡秀請大官人說話。胡秀到了書房。見了西門慶。說。先生叫請爹。若無事。說說話兒。官人

說。很好。我正要去呢。說罷站起。帶着文珮往學房中來。聶雨湖連忙迎接。二人敍禮坐下。官人道。老師呼喚。有何見諭。先生道。豈敢。請老爹不爲別事。只因小官人書念得好了。四書五經都講完了。文章也全了篇了。詩詞都作得長了。眞字行書寫得更好。我看着考得試了。眼看就是科場。何不考考看。若能中了文童。再念念書。作作文章。舉人進士就都有望了。官人大喜。說。既如此。這都是老師的成效。小犬的造化。才能得入考場。先生道。好說。也是小官人的天資。才能教得容易。官人道。孝哥聽見了麼。孝哥說。老師已告訴了。只等見了爹爹。好作定奪。官人道。有什麼掣肘。看了好日子。收拾了琴劍書箱。上東平府赴試便了。說罷告辭。先生說。慢在(待)了。往外廳走。先生送至月亮門。西門慶來到上房。見了月娘。將孝哥書念得好了。先生叫入場考試的話說了一遍。月娘甚喜。說。既如此。看個好日子就叫他考去。若能得中。豈不是家門有幸。

但他從無出過遠門。必須着的當人跟去才好。官人應允。說。交給我。叫玳安。你同王經預備行李。雇下頭口。後日是黃道上吉。又宜出行。收拾妥當。明日先在本縣教師衙門報了考。會同各處舉子一同上東平府考試。玳安答應去了。這裡月娘收拾鋪蓋。打點衣服。整忙了兩日。諸事已畢。到了這日。月娘五鼓起來。看着裝了箱。整頓了琴劍書箱。備了送行的吃食。佛前燒了香。諸事齊備。孝哥換了行衣。拜了祠堂佛堂。又拜了官人月娘。辭別了春娘。藍姐。屏姐。黃姐。金姐。衆姐妹預備了餞行酒。孝哥連飲了三盅。到了時辰。帶上玳安王經上了馬。衆姐妹送至大門。孝哥先到縣裡。會同了各處舉子。出了南門。上東平府赴考去了。話休饒舌。自孝哥去後倒無事。這日到了八月十四日。月娘與西門慶閒坐。月娘說。明日是中秋節。咱們在那裡擺酒。叫什麼玩藝兒。官人道。還是聚〔景〕堂寬敞。就是你們供月兒。花園裡也好。又是你的生日。大辦

一辦。叫下南十番。四個唱的。天不冷就罷。天若涼。叫他們把隔扇上上。屋裡多掛幾對燈。殺一個豬。一個羊。今日送節禮。我已叫他們把好南鮮荷。鮮蜜瓜。連節藕都辦妥了。有訂做的桂圓月餅。山楂月餅。八寶月餅。夾沙月餅。各樣自來紅。自來白。園裡葡萄架的葡萄也熟了。燕喜堂山子後我那幾棵白棗兒。叫丫頭打些。餘下的還給我留着。各處送的瓜菓月餅留着賞人。只少月光馬繞字的盤香。也不用七碟子八碗。叫廚子做全豬全羊菜。拿豬羊湯打滷下麵。再蒸些百壽大桃。一事兩勾當。倒有趣。月娘說。很好。不是大節下。生日都過俗了。就這樣辦罷。分派已畢。官人往春娘樓上來。春娘一見。說。貴人不踏賤地。錯走了門了。官人笑說。小油嘴。是雞托生的。生來的尖嘴子。春娘說。我是小油嘴。別叫大油嘴聽見不依。我打量你們三口子粘住了。又來我們這裡作什麼。官人道。不爲別事。明日是團圓節。我與大娘都辦妥了。叫你們商量着

供月光。咱們大家樂一日。春娘說。供月光倒是正事。團圓節我們過不着。有你們金子奶奶。珍珠姑娘。我們蹲在地下糊險道神。還差着一丈多遠呢。官人說。不是我要去。是他們請我。無奈何歇了幾夜。春娘冷笑了一聲。說。原來是無奈何。也有不的。若有了奈河。早把我們打入裡面。叫銅蛇鐵狗吃了。官人說。少取笑。說正經話罷。春娘也笑了。叫楚雲看茶。西門慶說。不喝茶。喝酒罷。春娘說。罷了。賞他點酒兒喝罷。玉香放了桌子。擺上酒菜。楚雲斟上酒。說。爹不嫌我的手髒麼。官人說。你也來了。楚雲說。我不過是潮銀子搭個戥兒。往那裡來。春娘大悅。說。這才是我的小肉兒。別饒他。問他個底兒掉。楚雲說。問爹一件事。官人說。什麼事。楚雲說。袁碧蓮爲什麼捱打。官人說。我知道爲他指着貓罵了六娘。故此打他。楚雲又問。眞是爲貓麼。把西門慶問得閉口無言。半晌說。小孩子管什麼閒事。楚雲說。不是管閒事。人家破板子打肉。裡外受傷。心裡

也忍得。弄得害了一場大病。還未好呢。看起這個來。我們也得小心着。官人說。這小肉兒也長了嘴了。說着。飲了幾杯酒。點上燈。春娘說。還不家去麼。官人說。這就是家。往那裡去。楚雲說。這個家怎比得上那個家。我們又不會白日關門。把西門慶說得急了。說。你們是無事拉着賣糖的哭。不容分說。把二人拉到屋中。說。有話躺下說。別央及我。說着。上了床。三個人鳳友鸞交。劉阮入天臺。才說和了。一宿晚景不提。次日。官人早起。梳洗已畢。叫進祿備上馬。帶着進福往衙門裡去了。辦了一天事。至晚回家。到聚景堂大捲棚過節。衆姐妹都來了。官人上坐。月娘。春娘。藍姐。屏姐。黃姐。金姐。按次坐下。上了全豬全羊的席面。把酒來斟。閤堂歡樂。吃團圓餅。衆姐妹與月娘拿了酒。丫鬟僕婦都來與主母叩壽。下邊南十番奏動。笙管笛簫。洋琴雲鑼。十分幽雅。還有四個唱的。是李桂姐。吳銀兒。郁大姐。申二姐。琵琶絲弦。唱小曲西調兒。正在熱鬧中間。薛

姑子王姑子趕了來。說。阿彌陀佛。今日是團圓節。衆親友未必能來。我們出家人無事。才送完了疏頭。趕了來與大娘拜壽。衆人一齊站起。說。先看茶。少時擺素菓再敬酒。二人坐下。這裡上了燒燎烤肉。百壽大桃。衆人擊鼓傳花。飲夠多時。點上宮燈。設上明燈。見月亮上來了。月娘說。還不上供麼。小丫頭天香。玉香。素蘭。紫燕。袁碧蓮。如意兒。一齊動手。端盤端碗。擺上西瓜。月餅。桃李。蘋菓。沙菓。葡萄。棗子。鮮藕。毛豆。供上月光馬。香蠟。阡張。元寶。擺好了。月娘拈香。衆姐妹行了禮。那邊南十番打起萬羊歡將軍令來。只聽得鞭炮連聲。好不熱鬧。只見衆僕婦大小丫鬟跪了一地。也隨着磕了頭。衆姐妹回到聚景堂。仍歸舊位。擺了二十個菓碟。重斟美酒。復飲瓊漿。下邊四個家樂唱了幾摺小曲。又唱了幾隻崑腔。只見皓月當空。照如白晝。乘着那花陰竹影。燈燭輝煌。十分可愛。月娘說。丫頭們。別唱了。你們跑竹馬。跳百戲耍子。比唱曲子有趣。小玉。

楚雲。秋桂。珍珠兒。一齊答應。打扮了。拿了一根大繩拉開。小丫頭跑竹馬。大丫頭跳百戲。跑跳起來。似蝴蝶兒一般。滿堂歡笑。直至二鼓。天氣涼了。吃了月餅。又聽着兩個姑子唱佛曲兒。講了回因果方散。衆姐妹各自歸房。西門慶在月娘房中歇了。玳安不在家。小玉也在上房睡。接了衣服。遞茶遞水。打發官人歇下。不免舊情勾起。翻來覆去。只睡不着。暗想道。小玉模樣兒甚好。可惜配了玳安。李瓶兒死後。看他秉性純良。我原要補他的缺。誰知他無這段造化。想到此處。不由得心癢難撓。見月娘睡熟了。四更天就起來。叫起小玉來。說。我兒。想殺我了。自從你配了玳安。你們在外邊住。無處下手。今日他不在家。天賜良緣。咱們可自在自在。說罷。將小玉帶到倒紮裡。二人顛鸞倒鳳。盡興雲雨。怎見得。有詩爲證。

天上碧桃和露種。　日邊紅杏倚雲栽。

家中巨富人趨奉。　手內錢多任意來。

他二人萍水相逢。如漆似膠。小玉渴想官人。百般迎奉。把西門慶喜了個事不有餘。自半夜狂至攢點。才雲收霧散。官人出到外間屋內。大聲叫小玉點燈。又要喝雨前茶。月娘睡醒了。說。官人起得太早了。西門慶說。睡至五更。被貓捕耗子混醒了。再睡不着。只得起來。無故的坐了半夜。月娘道。喝了茶了麼。官人說。渴得我了不得。叫起小玉來。泡了盞雨前茶喝了。月娘說。既你喝了。小玉。把泡的茶拿一盅我喝。把淨面湯也拿了來。月娘與官人梳洗已畢。西門慶說。我到前邊走走。院子裡也得察看察看。將至書房。春鴻迎出來說。謝爹與常爹在屋內坐着呢。官人道。很好。我說這幾日他們無來。還要請他們去。說着。二人出迎。敍禮已畢。讓入房中。三個人坐下。文珮遞上茶來。謝希大道。聽見說小官兒考試去了。官人說。去了十數日了。先生說叫先闖一闖。萬一碰着了。豈不

是好事。常峙節道。也無得送送行。中定了。小官兒聰明好。再者。哥忘了李鐵嘴說哥八月裡見喜。不是這個喜是什麼。一句話把官人提醒了。說。你倒記得。叫春鴻擺酒。文珮搭過桌子來。拿了個攢盒。把酒來斟。說。今日還是節呢。把我訂做的月餅切了來。菓子倒罷了。咱們多吃幾杯。叫春鴻文珮唱幾個曲子下酒。三人飲了一回。春鴻文珮唱了幾摺。二人連聲喝采。一連告了幾個乾。只喜得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官人說。再唱兩個。希大道。我們不能久坐。老孫祝痲子還等着說話呢。說罷站起。與官人道了擾。告辭出門。不提。畢竟此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荒言莫敍。

話言這日西門慶在上房坐着。與月娘閒談。說起。天要冷了。咱們這各屋裡的窗戶也得糊糊。棚也都舊了。花園各處掉了油漆的也得粘補。東西兩座樓房還得勾抹。若不修理。日久了工程就大了。就是略粘補粘補也得好少的錢呢。月娘道。也是無法的事。誰家少得了歲修。官人叫小玉。你把進福兒叫了來。我告訴他話。小玉答應。去不多時。進福兒來了。官人說。你把瓦匠。木匠。油匠。棚匠叫來。我要裱糊各房。粘補花園。叫他們搭看了。用多少紙箚。顏料。石灰。釘鐵。磚瓦。木料。擇日動工。進福兒說。是包工。還是做卯子。官人說。都叫他包了去。進福兒答應去了。這裡擺上飯。春娘。藍姐。屏姐。黃姐。金姐都來了。大家坐了一桌子。丫鬟斟

上酒。西門慶對春娘說。方才我與大娘商量要糊各屋的棚。粘補花園。已是叫匠人去了。春娘道。早就該修理。舊得看不得了。匠人來了。叫他看看我那樓上截段板子。夏天熱得很。叫他安八扇紗廚子。裡間屋裡冬天太冷。叫他倒紮內再套一個暖閣。都要加工細做。五彩雕刻。藍姐道。打牆也是動土。動土也是打牆。我那屋裡也叫他看看。裡屋裡我要安一個暗樓子。有東西無處裝。南窗上要安一面扉窗。夏天好支窗戶。官人說。不難。叫他們看了收拾就是了。西門慶又問。別人還有收拾的無有。月娘。屏姐。黃姐。金姐。一齊說道。我們屋裡都好呢。無有可修理的。說着。拿上飯來。按次又斟了酒。上了許多的嗄飯。大家吃了。漱了口。丫鬟遞上茶來。官人說。我要喝珠蘭茶。放上幾朶茉莉花。悶好了拿來。如意兒答應。往藍姐屋裡取了茶葉。放上茉莉花。在茶房裡泡了。拿到上房悶了一回。遞與官人。西門慶說。衆娘們都遞一杯。大家品品。丫鬟們

每人遞了一盅。藍如玉道。此茶品格最高。那一日我作了一首詩。不知好不好。官人道。既有詩。何不念一念大家聽聽。藍姐道。信口胡謅。不過湊個趣兒。說道。

見説珠蘭價最昂。　既(慨)然惠我我何當。
因憐纖嫩頻頻閲。　爲愛清奇細細嘗。
鄭氏聲名應泯滅。　蒙山品格亦荒唐。
莫言腸胃多寬闊。　口角於今尚有香。

藍姐吟罷。官人雖不甚懂。也略知一二。連說。今日此茶不枉白喝了。衆姐妹亦都喝采。正在消飲中。忽見進祿兒跑進來說。報喜的來了。小官人中了第三名文童。官人說。果然麼。進祿說。現在報喜的要槳子貼報條呢。月娘衆姐妹喜之不盡。都與官人道了喜。西門慶也喜出望外。說。這可是家門有幸。祖上的福蔭。叫丫鬟忙排香案。答謝天地。官人拈了

香。又到祖先堂佛堂行了禮。衆丫鬟僕婦與官人磕了喜頭。進祿拿出𣘦子去貼了報條。正亂着。只見孝哥帶着玳安王經從南來了。進祿兒又跑進來說。小官人來了。喜得西門慶同月娘衆姐妹一齊迎至儀門。見孝哥下了馬。八個鼓手吹吹打打。擺列兩傍引路。孝哥頭戴儒巾。身穿藍衫。兩朶金花。十字披紅。步行走來。玳安先跑來。與官人月娘衆姐妹磕了磕。(頭)隨後孝哥也到了。忙與父母姨母等行了禮。又拜了揖。說。孩兒托父母之德。中了文童。夢想不到。官人說。一路平安。孝哥說。托爹爹福庇。諸事平順。月娘道。你中的是第三名麼。孝哥說。村(才)疏學淺。中得低了。官人說。話長呢。裡面再敍罷。說着。進入裡面。先拜了祠堂。又拜了佛堂。到學房來拜聖人。把師傅聶雨湖喜得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同孝哥過來與官人道喜。西門慶說。全賴老師之功。下官感之不盡。先生道。都是老爹的福田。小官人才能入學。說罷辭去。官人復入中堂。

看着孝哥。眉歡眼笑。說。我兒頭場得中。實爲徼幸。月娘道。少年登科。天榜有名了。孝哥說。還得念書。入了會試場就好了。正說着。吳二舅來了。與官人月娘道了喜。將坐下。喬大戶。謝希大。常峙節也來了。西門慶讓至書房。見了喜禮。春鴻文珮遞了茶。玳安拿進張二官李知縣的帖。說。二位老爺有公事。今日不得來。差衙役具帖與爹道喜。官人說。知道了。原帖代拜。玳安答應。才出來。又有賁弟付。韓夥計。孫天化。祝實念。白賚光齊來賀喜。官人也讓至書房。將見了禮。坐下敍了幾句話。王經又拿進帖來說。吳巡檢出差去了。門公聽見。差人具帖與老爹叩喜。官人說。他官府不在家。何必又多禮。王經說。給他道乏就是了。官人這才敍坐。都遞了茶。喬大戶道。親家。這個喜可同不得尋常之喜。我們大家要賀一賀。官人道。雖是喜事。怎敢動勞衆位光臨。正說着。吳道官和尚道堅來了。西門慶出迎。正遇見張團練劉學官也來了。一齊讓入裡面。道了

喜。敍禮坐下。喬大戶道。這不是又來了四位。我們才說着要與小大官賀喜。想來你們四位也無辭。我那裡也無別的。東平府新來了一班女戲。名曰對子戲。都是兩口子一對。共二十對。唱的是崑弋兩腔。梆子亂彈。前日才到這裡。我正要叫來唱兩日。可巧遇見小大官大喜。明日我送了來。一來賀喜。二來大家聽聽。咱們在地無閒柱。我都替面請了。官人說。多承美意。不敢推辭。我這裡預備就是了。衆人說。如此甚好。我們也不坐了。客去主人安。明日早來。吃定了喜酒了。一齊站起。辭別而去。西門慶來至上房。說。衆人明日來賀喜。喬親家送了一臺女戲。孝哥別歇着。帶上玳安王經原來的鼓手。到左鄰右舍衆親友家登門叩拜。一家漏不得。又名誇官。趁早兒就去罷。孝哥答應。寫了新科文童西門孝頓首拜的帖。騎上馬。帶了玳安王經誇官去了。這裡官人叫進福兒叫了搭綵匠。在大廳前搭了一個大戲臺。叫廚子預備菓酒筵席。大廳上

結彩懸花。滿堂掛了燈。正亂着。進祿兒回說。戲房裡進戲箱來了。官人說。叫他們拿進來。只見一箱一箱都是硃紅油皮包邊的。裡面裝的是圓領靠子衫裙等類。長箱裡裝的是刀鎗把子。圓籠裡裝的是頭腦玉帶。還有鑼鼓。喇叭。號角。笙笛。嗩吶。大鐃。大鈸。雲鑼等物。都擡進來。又見各處送來的禮物不少。不過是豬羊雞鵝。南酒白酒等類。也有送碗菜饅首的。西門慶都叫春鴻寫了謝帖。整忙了一日。等孝哥回來。官人衆姐妹都在上房吃了飯。孝哥坐在椅子上就睡了。官人說。明日你們姐妹都要起早。喬親家送來的女戲。大家見見不好麼。春娘道。這裡也有了女戲了。我們倒要瞧瞧。說。我也不能早睡。回去還得發銀子。派家人行檔呢。說罷。一齊起身回房去了。孝哥仍跟着月娘。官人在屏姐房中歇了一宿。不提。到了次日早晨。吳二舅。謝希大。常峙節先來張羅。後是喬大戶。賁弟付。孫寡嘴。祝麻子。白賚光。聶先生來了。西門慶安了坐。王

經回道。堂客們來了。只見大戶娘子。應二娘子。大妗子。二妗子。薛姑子。王姑子都來了。衆姐妹讓入廂房。放下堂簾來。又有李桂姐。吳銀兒。鄭愛香。鄭愛月也來賀喜。末後是張二官。李知縣。劉學官。張團練一齊到來。西門慶讓至大廳上席坐下。還未斟酒。吳道官和尚道堅來了。一齊與官人拿了酒。孝哥行了禮。衆客都安了位。上了南北碗菜。僧家另有素席。把酒來斟。只聽得鑼鼓齊鳴。戲臺上撩起了大紅繡花臺帳。調開了繡緯。開了大戲。頭齣唱的是宮花報喜。果然齊整。行頭也新。唱得響亮。齊聲喝采。引動了兩廊的女客。從堂簾內往外觀看。見角色出衆。連聲誇獎。月娘說。太太們入了席。飲着酒看罷。衆人說。再等一等。忙什麼。春娘道。無人來了。上菜罷。只見登時擺了幾桌。裡外一樣筵席。斟上酒。衆女客也回敬了。按位坐下。飲酒看戲。只見頭齣唱完了。第二齣是狀元及第。三齣是五代恩榮。唱完了三個帽兒。兩個小旦下了臺。拿着笏

板戲單到席前。說。請衆位老爹與堂客太太們隨意點戲。好扮了唱。衆人都不肯點。謙讓多時。張二官點了一齣賣胭脂。劉學官點了一齣藏舟。喬大戶點了一齣楊妃醉酒。聶先生點了一齣春香鬧學。又讓別位。都不點了。兩個小旦又到兩廂裡。掀開堂簾。衆姐妹與親眷擡頭一看。見兩個人都有二十上下年紀。下了臺更顯出面上紅白。大戶娘子道。你二人叫什麼名字。一個應道。我叫鳳兒。一個應道。我叫玉兒。說。你們都是一對一對的麼。二人答道。都是夫妻。說罷。看了笏板戲單。彼此謙讓了一回。大戶娘子點了一齣漁家樂。二姈子點了一摺鐵弓緣。再往下讓。都不點了。於是兩個小旦回了後臺。先扮上賣胭脂。這一對男女。扮生的叫芳官。唱旦的叫美姐。都不過二十年紀。芳官不過中平。這個美姐眞有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但見他烏雲巧挽。雲鬢堆鴉。面似芙蓉出水。目如秋水凝眸。上穿月白繡衫。下罩百摺白裙。桃紅膝

褲。襯着二寸半的金蓮。千嬌百媚。做出那一片風情。慢說官客。連女客們都看獃了。別人猶可。把個西門慶樂得眉歡眼笑。連聲喝采。列公。優娼隸卒專會迎奉。見大官人歡喜。唱至情濃處。賣弄輕狂。臨下場。斜瞟了官人一眼。又一笑。才下臺去了。西門慶只覺得心癢難撓。坐不住了。瞅空子溜下席來。到書房叫春鴻。到後臺去問老板。這一個唱旦的叫什麼名字。我在這裡等。帶了來。有話問他。春鴻答應。去不多時。把美姐帶進書房。官人說。你叫什麼。戲子磕頭說。小旦叫美姐。又問。多少歲了。答應道。十九歲了。又問。你男的叫什麼。多少歲了。美姐道。叫芳官。二十歲了。又問。你會多少戲。美姐說。大小戲會二十多齣。官人說。你們都是那裡人氏。答應道。都是蘇杭二州人。又問。唱了幾年了。美姐說。我唱了六年了。官人說。你坐下。美姐摀着嘴笑說。當着老爹。怎敢坐呢。西門慶說。但坐無妨。我是疼人的人。美姐着眼一瞟。說。巴不得老爹疼呢。官人

見他身無四兩。妖妖媚媚。不由得春心蕩漾。說。你過來。把他抱在懷中坐下。美姐撒嬌撒癡。官人與他臉挨臉。拉着手。說。別忘了。我有心要留下你。礙着怕誤了扮戲。無話說話。纏綿了良久。怕有人來。無奈何。說。你唱去罷。自有重賞。美姐答應。捏了官人一下。又瞅了一眼。回後臺去了。西門慶來到席前。說。一陣肚子疼。失照了。衆客說。長官尊便。說着。點的小戲唱完。出來了一個穿紅袍戴紗帽的文官。戴着個鬼臉。拿着笏板。滿臺上亂跳。跳了半日。桌上拿起一個茶盤。盤內盛着一頂紗帽。一個紙卷。又跳了一回。盤內放下一條紅紙。上寫加官進祿四個大字。衆人一見。叫從人搭上桌子來。只見一擡一擡都是整桌的銀封。整桌的串錢。搭上臺去。戲子叩了賞。進去。就開了軸子。唱的是全本平齡會。都是金臉套頭。三頭六背(臂)各洞群仙。滿臺的把子。騰雲駕霧。十分熱鬧。先上菓酒。飲夠多時。上了割刀點心。拿上飯來。又是羹湯熱炒。你佈我

讓。大家吃了上了茶。平齡會直唱至日落歸宮。才煞了臺。衆親友溜的溜了。散的散了。只有大妗子二妗子兩個姑子未去。同到上房。點上紗燈羊角燈。又擺上菓酒。大家坐下。衆姐妹斟了盅。四個唱的說。該我們了。一齊拿了傢伙。琵琶三弦。輕搖玉腕。慢吐嬌音。唱了幾摺。下邊四個家樂也陪了幾摺。清音彈唱。另一番幽雅。大妗子說。今日這個戲倒熱鬧。月娘說。比咱們本地的好多了。又飲了一回。西門慶進來說。唱戲倒罷了。就是累得慌。大妗子二妗子與兩個姑子忙進裡間屋裡去。官人說。怎的都散了。月娘衆姐妹說。我們正要散呢。天不早了。都乏了。官人說。既如此。大家歇了罷。言罷。衆姐妹各自歸房。官人扶着秋桂同藍姐回房。奶子接去衣裳。遞了茶。藍姐說。喝酒不喝。官人說。不喝了。咱們睡罷。說罷。二人攜手上床。秋桂掩上帳子安歇。不提。這一來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閒詩不錄。

却說過了幾日。西門慶在書房坐着。與春鴻文珮閒談。說。前日那班女戲。那個唱旦的美姐兒十分可愛。我要給你們兩個認親。春鴻說。認什麼親。官人說。那日在這裡。我問他來着。我說你認得這小優兒麼。他說他是我的兒子。怎麼不認得。春鴻笑成一堆。說。爹買我的便宜。我無這個養漢的媽媽。官人說。不是你的媽。就是文珮的媽媽了。文珮說。他今年才十九歲。我倒十八歲。他一歲就嫁了我爹。兩歲就會養孩子麼。說得官人大笑不止。正在熱鬧中間。進福兒進來回話說。瓦匠。木匠。棚匠。油匠都來了。請爹略估了好動工。官人說。很好。叫他們頭兒跟我瞧去。於是出了書房見了。匠人磕了頭。跟着大官人到裡邊各房並兩座樓

房看了。又帶至花園各處。都細細的看了一遍。用五尺丈量了。開了單子。要了算盤。各行算自己的。木匠合銀十五兩。瓦匠合銀二十兩。裱糊匠合銀二十兩。油漆匠比他們多。合銀卅五兩。共合銀九十兩整。官人說。太多了。共給你們六十兩就是了。匠人搖頭說。辦不下來。管家往我們講的是連工帶料。老爹想。淨工錢得多少。小人們還能賠上麼。官人說。既你們只是說。再添上十兩銀子。還不夠麼。匠人說。就是的。官人說。銀子不少給你們。活計要做得好好的。匠人答應說。老爹萬安。活計那裡錯了。情願包賠。官人說。明日就是好日子。你們就來做罷。匠人答應。運材料去了。且不言興工之事。再說小玉自從賀喜喝了一天。又搭着連日辛苦。着了風。存了食。一連三日。無吃什麼。完了事。回到自己廂房。一頭拾在竹床上。再爬不起來。要茶要水。玳安只無好氣。原想一路辛苦。完了差與小玉睡兩夜。不想到家就未得出來。及至回了家。見他病

了個扶頭不起。好難打熬。賭氣出了房。要上街找人散悶。事有湊巧。將走至夾道裡。就遇見如意兒。說。叔叔那裡去。玳安說。家裡有病人。要上街走走。如意兒道。巧了。昨日六嫂子與你接風。今日我備了點酒兒請你坐坐。走罷。玳安說。又叫嫂子費心。既費了事。我先道擾。說着。二人來到房中。如意兒讓玳安上坐。放了桌子。擺上八碟酒菜。把酒來斟。說。叔叔一路辛苦。未能舒〔舒〕服服的喝盅酒。今日你可任意舒舒服服的喝一口罷。愚嫂與你解乏。玳安接來。忙又回敬了。如意兒說。我自己斟罷。叔叔你歇手。一連飲了三杯。又只是佈菜。玳安很過不去。說。嫂嫂太多禮了。如意兒說。你去了多少日子。玳安道。走了二十多天。如意兒說。這就難爲叔叔。從無出過遠門子。乍乍的起早睡晚。難爲你不想家麼。我替你受不得。說着。又斟上酒。不住的含情巧笑。原來如意兒久曠之人。常與玳安打牙訕嘴。總未得手。今日借此爲由。要勾搭於他。玳安

也明白了八九。滿心裡歡喜。說道。官差不由自身。受不得也得受。這院子裡除了嫂子。誰還疼我。如意兒笑成一團。說。哎喲。你是爹的什麼人。倒往我說這個話。瞅着你的下把(巴)頦的不知有多少呢。玳安說。你與我開了頑了。我就要說了。如意兒說。你說什麼。玳安道。說了不許急。如意兒說。臉急就別頑。玳安道。你還記得當奶子的時候。滿園的菓子就顯誰紅。婦人唾了一口。說。大睁着眼睛嚷瞎話。玳安說。你這個人是臘鴨子煮在鍋裡。身子爛了嘴還硬。也罷了。如今你不常與爹在一處。如何肯認賬。你既說我是爹的人。我就作得替身。如意笑了個拍手打掌。說。小猴子。越發好了。什麼叫作替身。玳安說。你與爹常在一處。怎麼就不與我在一處。如意兒打了他一下。說。有膽子。你過來。當家的知道了。剝不了你的皮。玳安說。不是你請我。是要剝我的皮。倒要試試。如意兒說。你不試。算你平常。玳安見婦人眉來眼去。又搭着久曠。未得到家。

那裡按納得住。說。我就過來。怕你咬了我的球。於是把門關上。情投意合。把婦人按倒。殢雨尤雲。任意張狂。玳安說。以後你叫我親叔叔。我叫你乾兒子。如意兒說。你這小子沒良心。好意往你親近。你倒往我上頭上臉。玳安笑了說。幾年愛你。未得到手。今日天賜姻緣。我要本利還家。如意兒朦朧杏眼。二人夢赴陽臺。須臾事畢。霧散雲收。玳安說。怨不得爹愛你。原來你眞有本事。如意兒說。乖乖的。若胡說。明日我告訴爹打你。玳安說。我再不敢了。好姨娘。饒了我罷。說得如意兒無言可對。說。別說了。看人聽見。你我都是爹的人。倒不替我瞞着。你若如此說。我就不與你好了。說着。穿好衣服。玳安不敢久留。看無人。出門去了。將走至書房。可巧西門慶從裡出來。說。你來得正好。明日花園動工。收拾房子。你無在家。叫進福兒講的。他一個人照應不來。你幫着他。大家觀工。催着早些完了。還有事呢。玳安答應。官人說。你跟我來。西門慶復入書房。在

磁墩上坐下。說。我問你一件事兒。玳安說。什麼事。官人說。你知道前者那班女戲在那裡下着。玳安說。知道。他們就在獅子街西頭小胡同。進了南口往西拐。有一個小廟兒。過了廟往南。便是大公館。有三座店。他在路東第二座店賃了房子。作了下處。門口還貼着個紅帖。寫着蘇杭新到對子戲班寓此十個大字。西門慶說。你既認得。着你打聽打聽。他那裡賣唱不賣唱。若是賣唱。我要到那裡走走。玳安說。不難。打聽了告訴爹就是了。說罷。出門去訖。官人往春娘樓上來。上了樓。楚雲說。爹來了。春娘迎入房中。官人說。明日動工。價錢說對了。你兌七十兩銀子交與玳安。你們得將就幾日。先在那屋裡住兩天。他們好來收拾。春娘說。都搬過去了。就剩下桌椅帳床。明日現搬罷。官人說。既如此。不用我操心了。你弄口酒我喝。還有事呢。春娘叫玉香放桌子。官人說。不用。只要一壺酒。三個虫兒。拿一碟瓜子兒。叫楚雲小肉兒嗑了。咱們下酒。楚雲

答應。果然拿了一碟瓜子兒。放在個茶几兒上。三人一順兒坐下。西門慶在當中。玉香斟了酒。遞與官人。西門慶喝了一口。遞與春梅。春娘也喝了一口。又遞與官人。西門慶又喝了一口。遞與楚雲。楚雲喝了一口。遞與官人。正是。

妻妾傳盅情意美。　滿杯紅印口脂香。

酒過三巡。楚雲嗑了一把瓜子仁。一半餵了西門慶。一半餵了春梅。官人說。小肉兒。你也吃幾個。楚雲說。吃了許多了。把官人喜得眉歡眼笑。說。你過來。那邊夠不着。於是把楚雲攬在懷裡。說。你嗑一個。我吃一個。春娘說。酸殺我了。也不犯疼得這麼着。官人說。不是我疼他。你看這小樣兒太撩人。見了他。不由得叫我難受。春娘大笑說。你倒不藏性。有一句說一句。正說着。玳安來了。說。外頭請爹說話。官人會意。隨他同到書房。玳安說。我到了那裡打聽了。老板說請爹安。說若是別人可不賣唱。

爹是本城的領袖。求爹照應還不能。別說是聽唱。愛怎麼喜歡。求之不得。西門慶大喜。說。到底是你。別人如何能。我明日去看看如何。說罷。出了書房。往黃姐房裡來。將進門。只見藍姐從裡出來。芙蓉兒抱着二姐兒。見了官人。笑嘻嘻說。爹來了。官人說。怎不坐了。藍姐說。我們抱着娃子串門子。丫頭睏了。回去打發他睡覺。說罷。藍姐回房去了。官人才要進屋子。只聽得外面一片聲喊叫。急回來趕上藍姐。問。芙蓉兒。你聽聽是那裡嚷。芙蓉兒說。像是大門上。西門慶連忙走至儀門。原來是劉包喝醉了。與進福打架。王經胡秀解勸。見劉包躺在地下。說。先生的不如後下的。我是老輩子人。你是什麼東西。仗着老婆當差。亘古以來。所有工程。那裡無我的分。你充什麼管事的。裁了我的。連老安還讓我一綑。你打量我是新來的。好秫秫小子。太爺得時時候。你還賣水煙呢。好個王八大蛋。撈毛的兎子。我不打出你的白來。也不認得祖宗是誰。官人

也不言語。只見進福氣得跺腳。說。別拉着我。倒要試試這狗娘養的。萬人過的雜種。你說你是老輩子人。就不該出去。先進廟爲師兄。後進廟是師弟。工程是有數的。銀子你要抽頭也使得。張嘴定要十兩。少一分不依。這就不是理。還滿嘴裡混浸嚼毛。他們家養漢慣了。說人仗着老婆當差。官人聽到這一句。心中大怒。連聲喊叫。說。把他們帶過來。王經胡秀吃了一驚。才看見官人來了。連忙答應。把二人帶到面前。一齊跪倒。官人說。你們要反了。誰敢在這裡大呼小叫。滿嘴混浸嚼毛。你們的話我都聽見了。明是劉包的不是。進福說的是。三人擡不過理字去。院內工程是我派的。你又不管事。與你何干。怎麼該給你銀子。還張嘴罵人。別的話猶可。你那裡看見他老婆養漢來。劉包說。因他瞧不起奴才。我才往他訛銀子。罵他是有的。並無說他老婆養漢。西門慶大怒。叫拿板子來。無人答應。官人指出王經來。怎敢怠慢。不一時。取了大板來。玳

安進祿都來了。官人叫重打卅板。劉包說。不敢了。官人那裡肯依。叫王經進祿把他按倒。玳安動手。五板一呼。十板一喝。一連打了卅大板。把劉包的酒也打醒了。打得皮開肉綻。放聲大哭。不住的磕頭。說。奴才醉了。該死。老爹饒命。官人見他害怕。賠不是。才無了氣。說。往後小心看仔細。再如此。活活打死。劉包磕頭。諾諾而退。官人復回五房。黃姐說。爹才來了。怎麼又出去了。官人說。你還不知。適才走至門首。聽見外邊喊叫。走去一看。原來進福與劉包打架呢。打了他一頓。發放了才進來。黃姐說。下人不和。居家常事。咱們喝酒罷。叫素蘭放桌子。擺了幾碟可口的酒菜。斟上酒。二人對飲。官人說。我着了氣。你要好好的哄哄我。黃姐說。人家打架。與我腿事。我早聽見了。護着進福。把人家打苦了。到底是有老婆的便宜。官人說。小油嘴。不許胡說。聖人云。既往不究。寡酒難當。我要叫你唱個曲兒。可使得。黃姐笑了。說。好曲兒還無聽夠。我唱的怕入

不了耳。官人說。那裡的閒話。於是黃姐彈着琵琶。唱了個瑞蘭降香。有吃着碗裡看着鍋之句。官人說。又胡說了。又唱了個一輪明月。有脫了繡鞋打幾下之句。官人樂了。說。願意你打。越打越舒服。樂極情濃。二人入房。魚水和諧。巫山歡會。不必細說。次日。官人才起來。玳安回話說。張二官來了。西門慶說。恁早。有什麼事。先讓至書房。冠帶了就見。忙梳洗出迎。二人見禮。分賓坐下。春鴻文珮遞了茶。二官說。不然也不早來。特有一事相求。官人說。不知何事。張二官道。下官岳父是淮安府人氏。當時聘禮賠了鹽船數隻。每年取租。不意今歲差人去了半年。渺無音信。昨日有船頭來供說。下官的差人說我的話。將船隻盡賣。拐了銀兩。不知去向。這件事若在本省亦好查拿。淮上截着幾省。難道白丟了不成。無法。特求長官討個主意。若肯與下官找回。恩有重報。原來張二官說的半眞半假。此船原有四隻。因李嬌兒盜來的銀兩。還有賣法贓銀。要

再添買四隻鹽船取租。差新挑的節級辦理。此人姓吳。行二。號叫吳二鬼。又嫖又賭。是個奸詐人。領了盤費。一路花盡。把辦船的銀子也使了。到淮上起了不良之心。假揑虛詞。說船主不要船租。將四隻都辦(變)賣了。得銀二千兩。拐向他方。不知去向。張二官不肯實言。設法巧辯。官人聞聽。說。豈有此理。這等人若不拿究。不成世界了。長官放心。我這裡差人上南京求藍內相。雖截省。一封書打到淮安府。與他要人。遲早務要拿獲重辦。二官大喜。說。事完再來叩謝。言罷。告辭回衙。西門慶立刻把進祿叫了來。修書一封。說。派你上南京太監府下書。緊要之事。務要辦妥。急去快來。進祿答應說。我知道。給了路費上臨安。不提。官人吃了飯。來到金寶樓上。正遇他宿酒未醒。與珍珠兒擺手。只見他在芙蓉帳內。穿着銀紅短褂。青紬膝褲。大紅繡鞋。綠錦兜肚。杏黃汗巾。散着褲腿。亂挽烏雲。斜別一枝金釵。戴一朵大菊花。四個響鐲。兩腮紅暈。杏眼雙

合。斜倚繡枕。酣睡正濃。官人那裡受得。暗暗與他鬆了鈕扣。解了汗巾。剝了個精光。婦人尚在夢中。官人坐在椅上。遠遠觀看。芙蓉帳內。雪白一個春睡。珍珠兒看呆。憋不住一笑。婦人驚醒。見渾身精光。才要翻身。不防官人上床。脫得乾乾淨淨。說。咱們一搭裡睡。婦人躲之不及。已入陽臺楚夢。金寶也笑了。將機就計。殢雨尤雲。狂了個不亦樂乎。這一來畢竟如何。再看下部分解。



AUTORISATION DE PUBLICATION

Je soussigné, Michel CARTIER, responsable de l'URA 1067 ("Etud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chinoises") du CNR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FRANCE-, déclare autoriser, Taiwa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Books Co., LTD, à publier la collection de romans érotiques des Ming et des Qing (cinquante titres), dont le travail de compilation et le travail d'édition ont été réalisés par M. CHAN Hing-ho, chercheur au CNRS, et membre de l'URA.

S'agissant des conditions d'édition, elles seront définies par contrat.

Michel CARTIER Res
A Paris, le 19 Seprembre 1994

授權書

本人以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l'URA1067--C.N.R.S.)負責人名義，授權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由本研究組成員，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陳慶浩先生所主持編纂之《明清豔情小說叢書》(計五十種)。出版問題，依合約規定辦理。

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
(l'URA 1067-C.N.R.S.)
負責人
賈永吉
1994年9月19日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三續金瓶梅 八卷四十回／（清）訥音居士編.--
初版.--臺北市：臺灣大英百科，1995［民84］
冊；　公分.--(思無邪滙寶；34-35)
ISBN 957-8592-46-9(上冊：精裝). --ISBN
957-8592-47-7（下冊：精裝）

857.48　　84011432

思無邪滙寶〔叁拾肆〕

三續金瓶梅(上)

發 行 人／葉貴英
總 經 理／葉松田
主　　編／陳慶浩・王秋桂
執行編輯／陳益源
編　　輯／吳秀梅・羅文翠
美　　編／孫秀琴
校　　對／李美黛・薛淑敏
封面製作／里安工作室
編輯製作／成易圖書公司
出版發行／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巨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復興北路 2 號A棟 14 F
電　　話／(02)7730868
傳　　眞／(02)7764299
排　　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印匠企劃設計有限公司
裝　　訂／偉仁裝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羅明通律師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41 號
初　　版／1996 年 1 月

全套定價：41200 元
ISBN957-8592-12-4(一套；精裝)
ISBN957-8592-46-9(單册；精裝)

思無邪滙寶。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
中國文史研究組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